

二十九

叫珍妮的原因只是維斯達得了小兒突發症，這種小兒突發症既來臨和結果誰都不能在兩小時之前預料到。僅在幾小時之前維斯達害了嚴重的膜質格魯喉布膜炎，而且發展得十分迅速以致這位貧窮的瑞典老太太幾乎要嚇死了，所以急忙派了一個隣人去說維斯達病得很厲害，叫凱恩太太立刻來，送消息的人底唯一目的是出以很慌張的態度使她回來。這個消息引起了珍妮對於維斯達之死的碎心的恐懼，使她神色驚慌失措而冒了萊斯特發現她底秘密的危險。她焦急地匆忙地往前走，她唯一的念頭是在死神底胳膊把她孩子攬走之前到達她孩子跟前，無數的恐懼也壓抑着她底心。倘若她到那兒已經太晚了可怎麼好呢；倘若維斯達已經沒有了可怎麼好呢。她本能地加速了步伐，當燭燈在朦朧中忽來忽去的時候，她忘記了萊斯特底話的一切的刺痛，忘記了她也許被趕出門外，一個人孤伶伶地帶着個小孩在稠大城市裏流離；她只記得一件事情——她底維斯達病得很重，也許要死，她是這個孩子死的直接原因；也許只因維斯達需要她底照顧，今夜倘若有了她底照顧，維斯達也許就好了。

「但願我能够到那兒。」她不斷地自言自語。然後用本能推動的母親底主要特質底狂亂不合理的口吻說：「我可以知道爲了我底不慈愛的行爲，上帝要懲罰我了。我可以知道——我可

以知道。」

她到了門口時候，斷然加速了這個小小的出行，進了房子。維斯達在裏面躺著，面色蒼白，她安靜，軟弱；但是相當博學了。幾個瑞典人與一個中年醫生在那兒照拂。當她撲到孩子底牀邊時候，他們都奇異地看著她，跟她說話。

珍妮下定決心了。她對她底女兒犯了罪惡，而且犯了殘忍的罪惡。但是現在她要盡可能地矯正了。萊斯特對她很珍愛，但是她不打算對他再做任何欺騙了，縱然他拋棄她——她感覺到一種痛苦的刺傷，一種想起來就覺到的痛苦——她仍須做這件唯一的對的事情。維斯達不能再是一個被遺棄者。她底母親必須給她一個家。珍妮在哪兒，維斯達也必須在哪兒。

珍妮坐在這個鄰國的瑞典人小舍裏的牀邊，她發現她底欺騙毫無收穫。她底欺騙創造了她家裏的煩惱與痛苦。她底欺騙給了她對於萊斯特多少個月的難過，她底欺騙在她身上累積成今夜的煩惱——有什麼收穫呢？無論如何，真象被發現了。她坐在那兒沉思，不知道下一步有什麼事情發生。這時維斯達安靜下來，然後呼呼入睡了。

萊斯特從這個發現底第一次沉重的意味清醒之後，把一些十分自然的問題向自己提出來；誰是這個孩子底父親呢？他多大年紀呢？這個孩子怎麼碰巧會在支加哥呢？誰在照顧這個孩子呢？他能問自己，但是不能答覆；他絕對地什麼也不知道。

現在，當他思索的時候，他在卜萊斯布里治夫人家裏，和珍妮的第一次見面回到他底腦海裏。那時她身上有什麼東西吸引了他呢？經過幾小時觀察之後，什麼使他認為他可以引誘她而且達到他底目的呢？那是什麼——道德的廢弛呢？道德的微弱呢？還是別的呢？在這件慢事裏一定有種藝術，一種欺騙的實際的藝術，她在欺騙像他這樣易於信人的性格的人時候，她所做的甚而超過了實際的欺騙——她忘恩負義。

現在，忘恩負義的品質對於萊斯特是個很可反對的東西——墮落的品質底最後最可厭的特徵。他能在珍妮身上發現這種特徵底痕跡是很煩惱的。從前她確實沒有表露一點兒這樣的痕跡——所表露的與此完全相反——但是現在他看見了這種痕跡底強烈的證明，於是他對她感骨痛心。她對於他怎能採取這樣罪惡的行動呢？說起來，他不是把地從赤貧裏捉出來而且跟她作朋友麼？

他從這個寂靜的屋子裏的椅子上站起來，開始慢慢地來回走。這個問題底重量使他把他底決定力發揮到極度。他認為她犯了能够加以責備的罪過。原來的罪過就是邪惡的；後來繼續的欺騙更是邪惡的。最後他想到她底愛情終究是分裂的，一部份歸於他，一部份歸於她底孩子，這個發現，像他那樣地位的男子，誰都不能心平氣和地思索的。他想到這個便氣憤地走動起來，衣袋裏的手直接觸，在地毯上來回地走。

傑萊斯特這樣氣質的一個男子認為自己被珍妮欺騙了——這種欺騙只是她隱瞞了一個孩子底存在，而這個孩子底存在就是由於後來她委身於他所造成的同樣反常的行為產生的，這是負起保持別人榮譽責任的人心所難於弄清的判斷底曲解底例子，這種例子，似乎永遠免不了。萊斯特地開他自己底個人行為（因為男子把自己個人的行為，拿出來加以公平評斷的時候太少了），懷有這樣一種信念：一個女人應該向她所愛的男子把自己暴露無餘；而珍妮所做的對於他是種苦痛。他曾有一次試探地問起她底過去。她祈求他不要追問她。那是她應該說出她底孩子的時候。現在——

他搖頭。

他思索完了這件事之後，他底第一個動機是出去把她一個人丟下。同時他又願意聽到結果如何。他戴上了帽子，穿了大衣，但是，走出去，在第一個方便的酒店停下來喝了一回酒。他僱了一輛車，到了俱樂部，在不同的房間裏漫步，跟他遇到的幾個人閒談。他不安而且激動；最後，經過了三小時的思索，他僱了一輛單馬車回到寓所。

心緒紛亂的珍妮坐在入睡的她底孩子旁邊，最後她從孩子底平靜的呼吸發覺一切危險已經過去了。再沒有她能給維斯達做的事了。現在她扔開的那個家底要求浮上她底心頭；她對萊斯特的約言和她忠於她底義務到底的需要。萊斯特也許在等候她。也許在他跟她完全絕裂之前顯

意聽她未完的故事。她想他一定拋棄她。雖然她被這種確定性所苦惱所驚吓，她仍然覺得這是她應受的——對於她一切罪惡的公正的懲罰。

珍到了寓所時候已經過了十一點，廳堂裏的燈已經滅了。她先試着開門，然後把鑰匙入進去。但是沒一個人驚動，她開了門進來，預料萊斯特要嚴厲地迎住她。但是他沒有在。依然燃着的煤氣燈只是萊斯特方面的疏忽。她向周圍迅速看了一下，但是只看見空空的屋子，她立刻得到了另一個結論——他已經擯棄了她。於是她站在那兒，一個沉思的無依無靠的人兒。

「走了！」她想。

這時他底脚步在樓梯上響了起來。他進來了，頭上的圓頂高帽向他寬大的前額拉得很低，都接近他底沙色的眉毛了，大衣緊緊扣到脖子。他沒有看珍妮，把大衣脫下來掛在衣架上。然後不慌不忙地摘下帽子來，也掛上去。他辦完了這些事時候，他轉向她驚訝地看着他的地方。

「現在我想把這件事情從頭到尾都知道知道。」他開始說。「那是誰的孩子？」
好像一個人要去冒險似的，珍妮躊躇片刻，然後不自然地張開嘴唇，坦白承認：

「那是布蘭德參議員的。」

「布蘭德參議員！」萊斯特立即反映。這個已死而依然著名的政治家底熟習的名字在他底耳朵裏用震動而意外的力量響着。「你怎樣認識他的？」

「我們從前常給他洗衣服，」她率直地回答。——「我母親和我。

萊斯特中止下來，這樣露骨的談話是出於她底莊重的，和甚至他底悽悽的心情。「布蘭德參議員底孩子，」他暗自在想。那麼那個老百姓利益底偉大的代表是敗壞地——一個自己懺悔的洗滌婦底女兒——德性的人。這完全是賤賤生活底一齣精采的悲劇。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他詢問，他底臉是一幅表現黯然心情的圖畫。
「到現在差不多六年了。」她回答。

他計算自從他認識她以來所過去的時間，然後繼續說：

「這個孩子幾歲了？」

「她五歲多一點兒。」

萊斯特有點兒感動。嚴重思考的需要使他底聲調更急迫而不太苛刻了。

「你始終在什麼地方養育她呢？」

「在你春天到辛辛納提之前她在家裏。春天我到家裏把她帶來了。」

「我到克里夫蘭她也在那兒麼？」

「她在，」珍妮說。「但是我不叫她出來到你能看見她的地方。」

「我想你說過你告訴你家裏的人你跟我結婚了，」他大聲說。他不知道這個孩子對她家庭

的這種關係怎樣能個整呢。

「我說過，」她回答。「但是我不願意把她告訴你。他們總以為我打算告訴你。」

「那麼你爲什麼沒有告訴我？」

「因爲我怕！」

「怕什麼？」

「我不知道我跟你走了時候，萊斯特，將來我底結果怎樣。我只要有一分辦法，我不願意叫她受到一點兒損害。後來，我害羞；當你說你不喜歡小孩子時候，我怕——」

「怕我拋棄你麼？」

「是的。」

他停止住，她底答覆底坦率消除了一部份原來壓在他心上的對於這舉人爲的欺騙的疑恨。這根究底，此中並沒有許多欺騙，只是環境底惡劣和道德底怯弱。她必須有個什麼樣的家底呀！他們必須具有何等古怪的道德範圍以外的特性來容忍這種事件底糞合呀！

「你不知道日子一長她要被發現的麼？」他最後問道。「真的，你可以看得出你不能那樣養育她。你爲什麼不一開始就告訴我呢？那時我不會有什麼別的思想的。」

「我知道，我想保護她。」她說。

「現在她在哪兒？」他問。

珍妮說明了。

她站在那兒，這些問題和他態度相反的方向甚至使她自己都困惑了。他試着過個時候再說明那些，但是萊斯特所能得到的印象是她全然沒有任何詭計，只是盲目地做了錯誤——這是個十分顯明的情況，倘若他不是處於他所處的地位，他要憐憫她。事實是關於布蘭德的沙露籠罩了他，最後他返回到布蘭德的事。

「你說你母親常給他洗衣服。你是怎樣跟他有來往的？」

珍妮直到現在是以堅固的痛苦忍受他底問題的，她對於這個問題退縮。現在他侵入她一生裏最悲慘的記憶的時期。剛才他所問的似乎是要把她把一切都弄明白。

「那時我是還麼年青，萊斯特。」她辯述。「那時我只十八歲。我不懂。我常到他下榻的飯店去取他要洗的衣服，到了週末我把洗好的衣服送還他。」

她中止下來，他坐在一把椅子裏，現出儼如希冀聽完全故事的样子。她繼續說：「我們這裏窮。他常給我錢，叫我給我母親。我不懂。」

她又中止下來，簡直不能往下說了。他看出來倘若不加提醒讓她說下去是不可能的，他又提出他底問題——漸漸地誘出全部的悲哀的故事，布蘭德打算娶她。他給她寫過信，但是在他

能跟她結婚之前他死了。

這篇自白是完全了。其後五分鐘的工夫萊斯特一句話也沒有說；他把腦子放在壁爐板上，凝視着牆；珍妮等待着，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不願意做單獨的辯解。鐘底啾啾之聲可以聽見。萊斯特底臉色不洩露思想或情感的徵象。他現在十分鎮靜十分嚴肅，他不知道該做什麼。在他面前的珍妮好似法庭前邊的一個罪犯。他，正直的，道德的，心地純潔的坐在法官席裏。現在要判決她——他心裏決定應該採取什麼行動的路線。

真的，還是個令人厭惡的糾纏——像他那樣地位和富有的男子不該稍涉瓜葛的事情。這個孩子，這個孩子底真實性在這全部事件上邊放了一個幾乎不能忍受的面貌——可是他還沒有十分準備妥當來說話。過了一陣，他轉動身體，壁爐板上的法國鐘鏗聲的叮噠響了三下，使他知道了珍妮這時候仍然像先前一樣站着，她臉色蒼白，猶疑不定。

「最好睡覺去。」他最後說。然後又迴想起這個難題。

但是珍妮繼續站在那兒，睜大眼睛，懷着希冀，準備隨時聽取他對於她底命運的決定。但是她白等了。他過了一個長時的默想之後，轉身走到門跟前的衣架去。

「最好睡覺去。」他漠然地說。「我要出去。」

她也本能地轉過身去，她覺得甚至在這樣危機時候，還有一些她可以做的小小的服侍，但

是他沒有看她的。他走出去了，沒有跟她說話。

她在後邊看着他，當他底脚步在樓梯上響的時候，她覺得彷彿她已被判決了，只得聽喪鐘了。她做了什麼呢？他現在要做什么呢？她站在那兒，感覺到一種不諱調的沮喪。當下面的門作響的時候，她底手從壓抑的絕望的痛苦中移了出來。

「走了！」她想。「走了！」

在晨曦裏，她仍站在那兒沉思，她底境况太危急，她連眼淚都沒工夫流了。

三十

怨憤的，明達的萊斯特對於他底未來行動的途徑並不像他表面上的那麼堅決。他底性情是嚴厲的，但是他終究沒有確實看出他怨憤的根據。而且這個孩子底存在把事情弄得相當麻煩了。他不喜歡看見珍妮從前的罪過以人類的形狀走來走去；但是事實上他自己承認，很久以前倘若他熱切地追求她說出她底歷史，她是可以說出的。他知道她不至於說謊的。在一開始時候他可以問詢她過去的經歷。他沒有這樣做；那麼現在太晚了，有一件事情在他心裏確定了；再想娶她是無益的了。這是不能做的，像他底地位的人是不能做的。最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是給珍妮做下合理的安排，然後甩掉她。他懷着決心走到他的飯店裏，但是他沒有確實地對自己說他要立刻就做。

在這樣一種形勢裏，一個男子製造理論，同時行動又和理論十分遠是件容易的事。我們底舒適，食慾，和情慾越利用越增長。珍妮不但是他底舒適，而且是他底食慾。幾近四年的不斷的結合把關於她和他自己的一切教訓了他許多，以致他不能輕易而爽快地把她扔掉。那是太大的別離的痛苦。白天他可以想着一個大公司底忙碌的工作，但是夜來到的時候，那就是另一件事情了。他也能孤單地逗着，但是他一孤單起來，他發現孤單太多了，他驚訝，他煩惱。

在這種形勢裏使他感覺興趣的一件事情是珍妮的理論——維斯達插入他和她底這種新關係裏要傷害這個孩子。他想知道她到底怎樣發生了這種感覺呢？他在社會上的地位比她好，但是過了一個時候他才曉得她底觀點也許有點道理。她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他怎樣對待她。他也許不久就把她忘掉。因為她無法確定，所以她要保護她底嬰兒。這並不算壞。那麼，還有，他願意知道這個孩子是個什麼樣子。像布蘭德參議員這樣的男子底女兒總會是像個人物的嬰兒。布蘭德和珍妮是才子佳人。他想這個，同時這又激動他，又引起他底好奇心。他應該回去看看這個孩子——他確實有資格看一看她——但是因為開始時候他自己底態度，他猶疑。他覺得他確實應該離去。現在他正跟自己商談。

事實是他不能離去。這些年他和珍妮的同居使他熱烈地倚賴着她。從前誰會跟他這樣親近過呢？他母親愛他，但是她對他的態度只是野心，而與真正的愛情沒多大關係。他父親——噢，他父親是個男人；像他一樣。他底姊妹們都顯然在照顧她們自己底事情；羅勃特跟他性情不相投。同珍妮在一起，他確實是幸福的，他當真是過了生活。對於他，她是必要的；他離開她越久，他越想要她。他最後決定跟她做個澈底的談判，求得某種諒解。她必須瞭解最後也許要離去。她應該預先感覺雖然立時的分裂不會發生。但是一個明確的變化可能有的。同日晚上他出來到了寓所。珍妮聽見他進來了，她底心亂跳起來。然後她鼓起全部勇氣出去迎接他。

「就我所能看到的，現在只有一件事情要做。」萊斯特用特殊的坦白口吻開始說。「把孩子弄到這兒來，你可以照顧她。把她扔在陌生人家手裏是沒有好處的。」

「我要把她弄來，」珍妮瀟灑地說。「我總想把她弄來的。」

「很好，那麼你最好立刻就辦。」他從衣袋裏取出一份晚報，信步走向一個前窗；然後轉向她。「珍妮，你跟我最好要互相瞭解。」他繼續說。「我能明白這事情是怎樣產生的。我從前沒有問你和沒有要你告訴我，這是我底一件愚蠢的行為。你隱瞞這個事件，而且你甚至不願意叫這個孩子底生活跟我底生活接合起來，這是你底不智。你也許認為那是沒法辦到的。不過現在，那沒有什麼要緊。我想指出的事情是一個人保持像我們這樣的關係而沒有信任是不能生活的。我想你和我就是這樣生活的。我看不清楚我永遠保持超乎這種基礎之上跟你的一種試行關係的路子。這個事情糾纏太多了。引人誹謗的因素太多了。」

「我知道。」珍妮說。

「現在我不提議要急忙做什麼事情。在我這方面，我看不出來為什麼事情不能照舊繼續下去——當然是說暫時的——但是我讓你正視事實。」

珍妮嘆息。「我知道，萊斯特，」她說。「我知道。」

他走到窗戶跟前，向外呆視。院子裏有幾顆樹，暮色已在降臨。他不知道將來實際的結果

怎樣，因為他喜歡一個家庭的空氣，她應該離開寓所到俱樂部去麼？

「你最好吃飯去。」他提議。過了一陣，他激動地轉身向她；但是他底感覺並不像他底樣子那麼迅速。沒有能够把生活適宜地組織起來是個恥辱。他漫步回到他底大長椅上，珍妮做她的事。她在想維斯達，她在想她對萊斯特的忘恩負義的態度，她在想他永不和她結婚的最後的決定。這就是一個美夢如何被愚蠢給毀滅了。

她舖開桌子，燃起美麗的銀燭，做他愛吃的小麵包，放了「一隻羊羔小腿到爐子裏烤，洗些莖莖葉葉做生菜食品。有個時期她是個研究一本食譜的用功的學生，她還跟她母親學會許多烹飪的事。她始終在憶記着這個形勢底結果。他最後要攬棄她——這是沒有疑問的。他要離去，跟別人結婚。

「啊，是的，」最後她想。「他並不立刻攬棄我——這裏是有道理的。而且我能把維斯達帶到這兒來。」她把東西往桌子上拿的時候，嘆息着。但願這一生裏她能有她底萊斯特和維斯達在一起——然而這個希望已經過去了。

三十一

這場風波之後，暫時是不帶無事。珍妮第二天把維斯達帶來了。母子重聚的快樂抵償了許多別的憂愁。「現在我可以對地做我應該做的事了，」她想；白天她發現自己有三四次在哼唱一隻小曲子。

起初萊斯特只偶爾來。他在試圖使自己相信他應該做點什麼來改良他底生活——漸漸實行他主張的他和珍妮最後的分離。他不喜歡想一個孩子在他底寓所裏——特別是那個特別的孩子。他奮力通過了一個預先計劃的不加理睬的時期，然後開始更經常地返回寓所了。這個寓所雖有若干妨礙，它仍是個平靜的很可覺到的個人舒適的地方。

在萊斯特回來的最初幾天裏，珍妮很難把事情調節好，使這個好玩的，神經質的，幾乎不能控制的孩子不要攪擾這個莊重的，積極的，商業意識的男子。在萊斯特打電話說他要來的第一個晚上，珍妮給了維斯達一次嚴厲的談話，告訴她說他是個不喜歡小孩子的，脾氣很壞的男人，又說她千萬不可以走近他。她說：「你不可說話。你不可提問題。讓媽媽問你要什麼。永遠不要亂動。」

維斯達鄭重地同意了，但是她底孩提的心很難把握這個警告底充份意義。

七點鐘萊斯特來了。珍妮煞費苦心地把維斯達打扮得儘可能地悅人，珍妮進了臥室完成最後一點的修飾，她以為維斯達是在廚房裏。事實上維斯達跟新她母親到了客廳門口，那兒她可以顯然地被人看見。萊斯特把帽子和大衣掛起來，然後轉過身去，他第一次瞥見維斯達。這個孩子底樣子很甜美——他一瞥之下就承認了這個。她穿著一件藍點的白法藍絨衣服，小軟捲領兒和捲袖頭。這套衣服配着白長統襪和鞋，顯得十分完美。玉蜀黍色的捲髮優美地垂在她底臉旁。藍眼睛，紅嘴唇，紅面頰完成了她的畫像。萊斯特呆視着，幾乎想說什麼，但是又約束住自己，維斯達羞怯地躲開了。

珍妮出來時候，他評論維斯達到過的這件事。「樣子還很體面的孩子，」他說。「你是不是費了很多麻煩才使她聽話的！」

「沒費很多麻煩。」她回答。

珍妮到餐廳去了，萊斯特聽她們一段零碎的談話。

「他是誰呀？」維斯達問。

「噯！那是你底萊斯特叔叔。我不是告訴過你不許說話麼？」

「他也是您底叔叔麼？」

「不是，親愛的。現在不要說話了，跑到廚房去罷。」

「他只是我底叔叔麼？」

「是的。現在跑着玩去罷。」

「好罷。」

萊斯特情不自禁地微笑起來。

倘若這個孩子是粗陋的，古怪的，或乖戾的，或這二樣俱備的，後來怎樣，幾乎不能預測。倘若珍妮稍欠機敏——甚至在開始的時候——他就許得到不愉快的印象。事實上是孩子底天生的美麗，加以母親使她不露面的溫雅的策略給了他總是愉快的天真與幼年的機速的一瞥。他想到這些年珍妮作這孩子底母親；他想到有個時期他和她底孩子成月地分離過；他想到她甚至從未暗示過維斯達底存在，可是她對於維斯達的慈愛顯然是大的。他想到這些，他感動。

「奇怪，」他說。「她是個奇女子。」

有天早晨萊斯特坐在談話室裏看報，那時他想他聽見了某種激動的東西。他轉過臉，他驚異地看見了一隻大鸚鵡眼睛經由隣近的一個門縫裏釘視他——影響是最令他心煩的。那不像一隻在這種困惑的環境之下立即退却的一隻平常的眼睛；它用泰然自若的勇敢保持着它底位置。他莊重地翻過他底報，又看。眼睛在那兒。他又把報翻過。眼睛仍在那兒。他疊起腿來又看報。現在眼睛走了。

這個小小的插話本身沒有什麼要緊，可是表示了儲存的喜劇底美質——萊斯特格外易予反響的東西。他雖然絲毫沒有打算減輕他底疏遠態度，但是他發現他底心已經被這個神祕的出現給微微弄得喜悅了；他底嘴想笑。他沒有表現這種情感，專心看他底報，但是這個意外的事仍然清楚地留在他的心裏。這個幼小的旅客在他的心裏留下第一個真正重要的印象。

此後不久，有天早晨萊斯特坐下吃早飯時候，他正在安靜地吃排骨和細讀報紙的時候，他受到了另一個意外事件的驚動——這次不是十分簡單的。珍妮原來把早飯給了維斯達吃，而且叫她獨自玩到萊斯特出去時候。珍妮坐在桌子旁邊往杯裏倒咖啡，這時維斯達突然出現了。很認真的樣子在屋裏走。萊斯特抬起頭來，珍妮臉都紅了，站了起來。

「維斯達，怎麼回事？」她追問，她跟維斯達。

但是這時維斯達到了廚房，拿起一把小掃帚，回來了，臉上浮着一種滑稽可笑的堅決的表
情。

「我要我底小掃帚，」她大聲說，泰然地走了過去。維斯達這種神祕的表露又抽動了他底
內心，這次他允許了他嘴角露出一個最輕的微笑的暗示。

這個來往底最後的影響是漸漸地打破了萊斯特厭惡這個孩子的情感，而且建立起把她的作
為一個人類加以寬大的承認的可能性。

後來六個月的發展是再度減輕依然存在萊斯特心裏的反對的緊張情緒。他雖然沒有完全屈服於他居住其中有點兒感染性的氣氛，可是他發覺他在這種氣氛裏非常舒適以致他不相信自己能放棄這種氣氛。這種氣氛太像一床鵝毛褥子了。珍妮太可敬了。就他一切舊的社會關係來說，無拘無束的情形，配以家庭裏的安靜，率真和恩愛，這太誘人了。他捨不開，他開始認為也許就這樣子下去也是好的。

在一個期間裏，他和小維斯達的友好關係不知不覺地加強了。他發現維斯達底行為果然有種幽默的趣味，於是他開始觀察這種趣味底發展。她總是做些有趣的事，雖然珍妮用一種萊斯特覺得本身就是暴露的謹慎來監視維斯達，維斯達仍舊設法逃避了各種壓制她的努力而且把她的話頭中要害地照直說出來。例如有一次她用一把大的刀子切開她底大盤子裏的一小塊肉，那時萊斯特對珍妮說應該給她弄一套小的早餐餐具。

「她簡直不能使用這些刀子。」

「是呀，」維斯達立刻說。「我需要一把小刀子。我底手還小得很呢。」

她把大的刀子舉起來。永遠不知道跟着要發生什麼後果的珍妮到了她跟前，把她底刀子放下，這時萊斯特很難抑制他底笑的慾望。

不久之後，又有一個早晨，她看着珍妮把糖塊放進萊斯特底杯子裏，那時她插嘴說。「媽

罐，我要兩塊放進我底杯子裏。」

「不，親愛的。」珍妮回答。「你底杯子裏一點兒都不需要。你有奶喝。」

「萊斯特叔叔有兩塊。」她抗辯。

「是的，」珍妮回答；「但是你才是個小女孩。再者，在飯桌旁邊不許說那種話。那是不雅氣的。」

「萊斯特叔叔吃糖太多。」她立刻這樣回答。萊斯特這位優良的美食家寬寬地裂開嘴微笑起來。

「我不知道，」他插嘴說。這是他第一次肯直接答覆她。「我覺得它像對葡萄那樣香呢。」維斯達用微笑回答他，現在開口了，從此以後她毫無拘束地談笑了。她談完一件事又一件事，最後萊斯特彷彿覺得這個小女孩有點兒是屬於他的了。他甚至願意讓她自己受他底地位和財富所能提供的一切機會——當然此中假定的條件是他和珍妮還在一起，而且他們做出不使他和世人絕望地失掉聯繫的安排，因為他跟他世人的聯繫是他底骨背，而且他必須不斷地把它記在心上。

三十一

第二年春天，貨物陳列室和棧房竣工了。蘭斯特把辦公室遷入新房子裏。以前他底一切公事都在大太平洋飯店和俱樂部裏處理。從此以後，他覺得自己固定地在芝加哥住下來了，彷彿這兒要成爲他未來的家。許多瑣碎事情放到他身上，——一個相當大的辦公室人員的管理各種重要事務的處理。他底旅行的需要被取消了，這個責任移到阿蜜底丈夫身上，而由羅勃特指導。羅勃特正盡力推進他自己個人底私慾，不但通過他加諸妹妹們的影響，而且通過他對於工廠的改組。萊斯特個人所喜歡的幾個人已有被肅清的危險。但是萊斯特還沒有聽到這個，老凱恩先生有心叫羅勃特隨意去做。年紀在他身上發生着影響。他喜歡看見有人拿出強硬的政策並且負起責任來。萊斯特似乎不大在乎。他跟羅勃特的關係顯然是空前地好。

倘若不是因爲萊斯特和珍妮的私生活並非能夠永久保持秘密的事，事情也許十分順利地下去了。有時在社交和商業場合認識他的人們看見他和珍妮一塊兒坐車。他厚着脸皮表示他是單身漢，他可以隨便跟他喜歡的任何人交往，珍妮可以說是他感興趣的任何一個良家少女。他打算儘可能地不把她向任何人介紹，而且他總是盡力把自己做成一個匆忙的旅人，爲的是別人不至於攔住他跟他談話。在戲院裏——前邊已經說過，她只是「戈哈特小姐。」

麻煩在於他底許多朋友也是生活底敏銳的觀察家。他們並不是挑剔萊斯特底行為跟他故意爲難。只是過去他們曾看見他和這同一個女人在別的城市逗留。她一定是他非正式地贍養的一個人。但是那有什麼呢。財富和青春的血氣必須有恣放的時候。風聲傳到羅勃特底耳朵裏，但是羅勃特守著秘密。倘若萊斯特願意做這種事，那好極了。但是大暴露時期一定要來的。

這個大暴露是在萊斯特和珍妮於北側區寓所住了大約一年半之後以某種形式，生了。它是這樣發生的：在秋季一個氣候不良的時期，萊斯特受了輕微的流行性感胃。當他覺到最初的徵候時候，他認爲他底不適是個短時期的事情，試着用個熱水浴和隨便一些奎寧來克服這種流行性感胃，但是出乎他底預料，病勢更壞了。第二天早晨，他倒在牀上，渾身發高熱，頭疼得要裂了。

他和珍妮長期的結合使他粗心大意了。他應該到他底寓所裏一個人去養病。實際他很喜欢同她在家裏。他往辦公室打電話說他身體不適，大概一兩天之內不能到辦公室；然後他舒舒服服地享受她底耐心的侍奉了。

珍妮當然高興萊斯特跟她在一起，無論他有病也好，沒病也好。她勸他找醫生看看，叫醫生開個藥方。她給他弄來檸檬劑，用冷水把他底臉和手洗了又洗。後來，他逐漸復元了，她給他做了開胃的牛茶或粥。

就在他害病時候，第一個現實的不測事變發生了。萊斯特底妹妹魯伊思到聖路易城看朋友，她會寫信給他說她要順便到支加哥停留一下看他，但是她又決定了比她原來計劃更早點兒回去，當萊斯特在寓所裏臥病時候，她到了支加哥。她往辦公室打電話，發現他沒有在那兒，而且有幾天不去辦公，她打聽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我想他是在大太平洋飯店他底房間裏。」一個粗率的駭客說。「他身體不舒適。」魯伊思有點兒心煩了，她往大太平洋飯店打電話，大太平洋飯店告訴她說凱恩先生沒在飯店已經好幾天了——事實上一个星期他只在他的房間裏逗一兩天。她生氣了，她往他的俱樂部打電話。

碰巧俱樂部裏有個管電話的僕役會為萊斯特向寓所叫過許多次電話。這個僕役並沒有受過囑咐不要把他底地址告訴人——事實上從來沒有別人問過。當魯伊思說她是萊斯特底妹妹而且急於找到他的時候，這個僕役回答說：「我想他是住在席勒府街十九號的。」

「你說的那個住地是誰的？」一個從旁走過的職員問。

「啊，不要把人底住址洩漏出去。你還不懂得這個麼？」

這個僕役道歉，但是魯伊思已經把耳機掛上，走了。

魯伊思對於哥哥這個第三個住所很好奇，大約一小時之後她便到了席勒府衙。她走上台階——這是個兩家的住宅——看見了通到二層樓的門上有凱恩底名字。她按了門鈴，珍妮開了門看見了她，珍妮見到這樣裝飾時髦的一個少女，覺得驚異。

「我想這是凱恩先生底寓所罷。」魯伊思往裏看珍妮身後開着的門，開始謙卑地說。魯伊思碰見這樣一位少女，有點兒驚異，但是她底猜疑還只是模糊的。

「是的。」珍妮回答。

「我想他病了。我是他底妹妹。我可以進來麼？」

珍妮倘若有時閒思想的話，她要試着找點兒口實遲延她。但是魯伊思因爲自己底出身和地位，總是胆大妄爲的，她不等珍妮說出一個字來，已經從珍妮眼前竄進來了。魯伊思一進來之下就用查詢的神氣東看西看。她到了客廳裏，客廳通往萊斯特躺着的臥室。碰巧維斯達正在臥室底一角裏玩耍，她站起來注視這個新來的人。這個開着門的臥室顯示出萊斯特分明地躺在牀上，他方邊有個窗戶，他底眼睛閉着。

「啊，你在這兒，好傢伙！」魯伊思大聲說。「你怎麼病了？」她跑上前去。

萊斯特聽見她底聲音就睜開了眼睛，他立刻發覺了當時的情況。他用一個臂肘支起身子，但是說不出話來。

「哎呀，喂，魯伊思，」他最後強迫自己說。「你從哪兒來呢？」

「從聖保羅來。我回來出乎我預料的那麼快。」她無力地回答，一種不適宜的感覺激動着她。「我找你也費了好大的事呢。你底……是誰呢？」她要說「美麗的管家婆」，但是發現珍妮在隣室裏慌亂地整理什麼東西，而且神氣非常張惶失措的。

萊斯特絕望地噁喉嚨。

他底妹妹用觀察的眼光掃視這個地方。這兒有家庭的氣氛，又悅人又誘人的家庭氣氛。有珍妮底一件衣服很隨便地橫放在一把椅子上，於是凱恩小姐不敢任意趾高氣揚的了。她注視她底哥哥——哥哥底眼裏有種很奇怪的表情。他似乎有點兒狼狽的樣子，但是冷冰冰的，無禮的。「你不應該到這兒來。」最後萊斯特說。他在魯伊思能夠提出她底浮上心頭的問題之前這樣說了。

「爲什麼我不應該呢？」她大聲說，她對於他這種厚臉皮的自白憤怒。「你是我底哥哥，是不是？你爲什麼要有我不能來的地方呢。噢，我願意來——我想來。」

「啊，魯伊思，你聽着。」萊斯特繼續說，他用一個臂肘更把身子支持起來。「你對於生活知道的跟我一樣多。我們不必爭論。我沒有知道你來，不然，我可以另有安排了。」

「另有安排，真的！」他譏諷。「我也應該多想一想。好主意！」

她想到她陷入了這場詭計，她很激憤；這確實是萊斯特底恥辱。

「我倒不是桀傲不遜。」他宣佈。他底臉紅了。「我現在不是因為我底行爲而向你道歉。我在說我要另有安排，這個意思絕不是求你原恕。倘若你不願意講禮貌，那就不必講。」

「什麼，凱恩·萊斯特！」她大聲說，她底兩頰氣紅了。「我對於你已經再三想過了，我真誠地再三想過了。我想你安然住在這兒，你自己應該害羞。」她中止住，沒有用個太難爲情的字兒——「而且全城到處有我們底朋友。我以為你有更多的端莊感和致慮。」

「端莊，沒有什麼。」他突然怒了起來。「我告訴你我不是在向 you 道歉。倘若你不喜歡這樣，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罷。」

「哎呀！」她大聲說。「這是我親哥哥嘴裏說出來的話！而且是爲了那個東西！那個孩子是誰的？」她兇暴地，還好奇地追問。

「你放心罷，那不是我的。倘若是我的，那也沒關係。我希望你不必忙着管我底事情。」珍妮在客廳那邊的餐廳裏走來走去做事。她聽見了譏刺的涉及她的話。她痛苦地畏避着。

「你別自己誇自己了。這已足够了。」魯伊思反斥他。「但是我覺得你絕不能做這樣的事的——跟一個顯然比你卑下的女人。噢，我想她是……」她又添說「你底管家婆，」但是

萊斯特打斷了她底話，萊斯特憤怒得到了野蠻的程度了。

「你不用管你以為她是什麼，」他咆哮地說。「她比那種所謂思想優越的人好。我知道你心裏怎樣想法。我告訴你，你底想法毫無關係。我做這種事，我就不怕你怎樣想法。我必須負其咎。你不用操我的心。」

「好罷，我担保我不操你的心，」她氣憤地往後退。「十分顯然，你沒有把家裏的人看在我眼裏。但是，凱恩·萊斯特，倘若你有點兒端莊感，你絕不能把你底妹妹欺哄到這樣一個地方。我嘔心，這就完了，別人聽見的時候也要嘔心的。」

魯伊思急速轉身，帶着詭笑的表情走出去了。而且給珍妮留下了令她坐立不安的惡說，因為那時珍妮正不幸走過了餐廳底門口。維斯達已經不見了。過了一會兒珍妮進了屋裏，把門關上。她不知道該說什麼。萊斯特濃密的頭髮從他底有力的面孔推向腦後。他鬱鬱地背部靠着枕頭。「真倒楣，」他心裏想。現在她要回家去把這件事告訴家裏的人。他父親要知道，他母親也要知道的。羅伯特，伊摩金，阿密——都要聽到。他沒有法子辯解——魯伊思已經看見了。他沉思地呆視着牆。

這時候做着她自己的事情的珍妮也找到了思索的資料。這就是她在別的女人眼裏的真正地位。現在她可以看見世人對她如何想法了。這個家庭彷彿是在另一個行星上仰地離她那麼遠。

他底姊妹，他底兄弟，和他底父母覺得她是個壞女人，是個在社會上比他低很多的一個女人，在心智和道德上也比他低很多的一個女人——一個野婦。她會希望無論如何要在世人底眼裏建立起她底地位。但是現在毫無所獲。在魯伊恩底眼裏，在世人底眼裏她果真是卑賤邪惡的，在萊斯特底眼裏她根本也是這樣的。怎樣能不如此呢？她沉默地走來走去，但是失敗和侮辱底痛苦壓倒了一切。啊，但願她能找到什麼方法使世人正眼看她，使她能體面地生活着，能當個貞潔的女子。這個怎樣才能做到呢？她知道這是應該做到的。但是怎樣做到呢？

三十三

魯伊思覺得她底門庭受了污辱，急忙返回辛辛納提。到了辛辛納提她把她發現的故事，加了許多渲染說出來。據她說，她在門口遇到一個開門的「樣子愚笨的面無血色的女人。」這個女人甚至在她宣佈了她底名字時候都沒有客客氣氣地請她進去，却只站在那兒「裝像一個犯了罪的人。」萊斯特底行動也是可恥的，他厚着脸皮當着我底面毫不知道羞恥。當她打聽小孩子是誰的時候，他不告訴她。他只說「那不是我的。」

「噯呀，噯呀，」凱恩夫人呼叫，她是第一個聽到這個故事的，「我底兒子，我底萊斯特！他怎麼會做了這種事情呢！」

「而且是跟這樣一個東西！」魯伊思加重地大聲說，儼如需要反覆述說的話來顯出一些現實底形象。

「我到那兒去只是因為我想我可以幫助他，」魯伊思繼續說。「我聽說他不舒服時候，我想他也許病得很厲害。我哪兒知道他那種事呢？」

「可憐的萊斯特！」她母親呼叫。「你們想想他怎麼會做出那種事呢！」

凱恩夫人在心裏迴思這個難題，她沒有估計這個問題的經驗，她打電話叫老阿奇巴德。老

阿奇巴德從工廠出來，在他坐著討論這個問題時候，始終帶著嚴肅的面容。萊斯特居然公開和他們從未聽說過的一個女人同居。萊斯特底性格是個強的，所以對於他們底意見也是輕視而且冷淡的。父母的威權底立場是行不通的。萊斯特本人就是個集中的威權，所以對他要做任何改變他底行爲的建議時候，必須很靈巧地執行。

凱恩·阿奇巴德厭煩地回到了工廠，但是他認定應該想點兒辦法。他和羅勃特商議了一陣，羅勃特坦白地說他曾不時聽到激動的流言，但是他不願意說出來。凱恩夫人提議叫羅勃特到支加哥跟萊斯特談一談。

「他應該知道這種事情倘若繼續下去，他要受到無法補救的損害。」老凱恩先生說。「他不能夠希望這種事情可以安然無事地做下去。誰都不能夠。他應該娶她，或者甩掉她。我要你把這個話告訴他。」

「那倒頂好，」羅勃特說。「但是誰去說服他呢？我相信我是不稱職的。」

「我希望你稱職，」老阿奇巴德說。「反正最好你去試一試。那不會有什麼害處的。他也許能夠醒悟。」

「我不相信，」羅勃特回答。「他是個個強的人。您看過我們在這兒多少次談話的情形了。但是倘若我去就能使您心緒輕鬆一點兒，我仍是要去的。母親也要我去。」

「對了，對了，」他父親惶惑地說。「最好是去。」

於是羅勃特去了。他沒心預測他這個冒險能做到什麼特別的成功程度，他自信地回憶着道德與正義底力量都在他這方面了。他愉快地坐着車進了支加哥。

羅勃特到了支加哥時候，魯伊思和萊斯特會見第三天之後的早晨——他到了貨物陳列室，但是萊斯特沒在那兒。然後他打電話到他底寓所，而且巧妙地約了一個見面的時間。萊斯特仍在病着，但是他舉頭到辦公室來。他到了辦公室。他以愉快的漫不經心的態度接見羅勃特。他們兩人談了一陣公事，跟着是一陣意味深長的沉默。

「噢，我想你會知道我是爲了什麼事才到這兒來的。」羅勃特開始試探地說。

「我想我能够猜得中。」萊斯特回答。

「他們都很憂慮你病了這件事情——特別是母親。你不會有任何復發的危險了罷，是不是？」

「我想不會的。」

「魯伊思說她到了這兒看見這兒有種特別的眷屬。你沒有結婚罷，是不是？」

「沒有。」

「魯伊思看見的少女只是……」羅勃特意味深長地揮動他底手。

萊斯特點頭。

「萊斯特，我不想問東問西的。我來不是爲了這個。我到這兒只是因爲家裏的人覺得我應該來這兒。母親非常發愁，爲了她，我不能不來看你……」他中止下來。羅勃特態度底公正和親切感動了萊斯特，所以萊斯特覺得只這感覺至少可使某些解釋成爲正當的了。

「我不知道我所能說的話是否很有濟於事。」他深思地回答。「實際上沒有什麼說的。我有了這個女人。家庭反對。這個事情主要的難關似乎在於被人發現了這項背運。」

他停止下來，羅勃特思量着這個世俗道理底實質。萊斯特對於這件事泰然處之。他似乎仍照常是最明確地清醒的。

「你沒有考慮要她麼？考慮沒有？」羅勃特猶豫地問。

「我還沒到做這種考慮的時候呢。」萊斯特淡然地回答。

他們彼此沉靜地看了一會兒，然後羅勃特掉轉視線向着這個城市底遠景。

「我想問你是否在鄭重地跟她戀愛也是無用的。」羅勃特胃味地說。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跟你討論那種神聖的靈感。」萊斯特帶着一股可怕的幽默說。「我從來沒有親自經過這種感覺。我所知道的只是我覺得這個女子可愛。」

「好的，萊斯特，那完全是你自己底羈絆和我們家裏底羈絆問題。」羅勃特經過又一次中

止之後繼續說。「無論如何，道德似乎在這件事裏沒有佔着顯要地位——至少你跟我不能一起討論這個問題。你那樣的感情自然只是於你有關係的。但是我認為你個人底關社問題完全是個藉口底根據。家庭底情感和榮譽也是很重要的。父親是種最重觀家庭榮譽的人。當然你跟我一樣是知道這個的。」

「我知道父親對於這件事感覺怎樣。」萊斯特回答。「雖然我不能立刻看出什麼適當的處理辦法，可是全部事情對於我和對於你們之中任何一個人是一樣清楚的。這種事情不是一天長成的，所以也不是一天能夠解決的。少女在這兒。她在這兒我要負相當責任的。我既然不願意詳細地說，那麼這種事情的內幕就比法庭日曆上邊登記的往往更為複雜。」

「當然我不知道你跟她是什麼關係。」羅勃特回覆說。「而且我也不渴望知道。但是那究竟似乎有點兒不正當，你想是不是？——除非你有心娶她。」這最後一句話是作為一種試探而說出來的。

「倘若這樣能有什麼收穫，我也許願意贊同你底意見。」這是萊斯特困惑的答覆。「要點是那個人女人在這兒，和家裏知道了這件事。現在倘若有什麼可做的，我一定做。別人誰都不能在這件事上替我行動。」

萊斯特陷入沉默。羅勃特站起來在地板上漫步，過了一陣走回來說：「你說你一點兒沒有

想過要娶她——或者說你還沒有想到娶她。萊斯特，我不贊同你。我覺得從任何觀點來看，你正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呢。我不願意做滔滔湧論，但是像你底地位的一個男子這樣就損失太大了；你損失不起。撇開家庭的顧慮不談，你這樣，關係太大了。你簡直要斷送你底一生呢……」

他中止下來，他底右手伸在他底眼前，這是他十分熱情時候的習慣動作。萊斯特感覺到這種呼籲坦白和單純。現在羅伯特不是在批評他。羅伯特在向他呼籲，還是有點兒不同的。

但是這個呼籲沒有引起任何評論就過去了，於是羅伯特開始了一個新的策略。這次他描述老阿奇巴德對於萊斯特的寵愛和老阿奇巴德如何總在希望他娶一個富有的辛辛納提的女子，倘若他同意，希望他娶一個天主教徒，但是起碼他要娶一個跟他地位相稱的女子。凱恩夫人也這樣想法：萊斯特確實應該認識這個。

「我清楚他們所有的人對這件事的感覺怎樣，」萊斯特最後插嘴說。「但是我看不出來現在應該立刻做什麼。」

「你底意思是說你認為就在現在拋棄了她，不是你底聰明麼？」

「我底意思是說她對我格外好，在道義上我不能不盡量對她好。我說不上來什麼是盡量對她好。」

「是跟她同居麼？」羅伯特鎮靜地詢問。

「倘若她跟我同居慣了，我當然不能把她的箱子箱籠趕出去。」萊斯特回答。

羅勃特又坐下來，彷彿他認爲他剛才的呼籲是無用的。

「家庭的理由能否動服你跟她的做下種友好的安排而讓她走呢？」

「也不是沒有加以適當的考慮呀；考慮過。」

「你認爲你不能希望把這件事迅速結束麼——這樣可以給我一個合理的口實去減低家裏的人們底痛苦。」

「我倒是十分願意盡力解除這件事情對於家裏的人的刺痛，然而事實是事實，我也看不出來你我之間有什麼說些模稜兩可的話的餘地。我先前說過，這種關係牽連着不能討論的問題——對我不公道，對於那個女人也不公道。除非這種關係的局內人，誰也不能看出來如何處理這種關係，而且甚至局內人也往往不能看出來。倘若我向你保證我要做什麼我盡力能做的以外的事情，那我就該死的小人了。」

萊斯特停止下來，現在羅勃特又站起來在地板上踱步了。但是過了一陣走回來說：「你認爲現在沒有一點兒辦法麼？」

「現在沒有。」

「那麼，好罷。我看我只好走了。我知道別的我們也沒法談了。」

「你不遲下跟我吃午飯麼？我想倘若你遲下，我們可以到飯店裏去吃。」

「不用了，謝謝你。」羅勃特回答。「我相信我可以趕上一點鐘的開往辛辛納提的那次車。無論如何我要去試試。」

現在他們兩個人面對面站着。萊斯特底面色是蒼白的，寧可說是弱軟的；羅勃特底神氣是明智的，強健的，樸實的，狡黠的。一個人可以在這兒看出時間已經給造成的區別。羅勃特成了一個靈敏的有決心的人，萊斯特成了一個猶疑不定的人。羅勃特是個包容了 業精力與剛直的人；萊斯特是個用猶豫的眼睛看着人生的，在商業上自負的人。他個兩個人都露出了顯明的形象，他們底形象最有力地表現着現在他們心裏流動的思潮。

「好了，」過了一陣哥哥說。「我想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會希望你對於這件事情的感覺跟我們一樣，但是，當然你是你這件事情最好的裁判者。倘若你現在看不清楚，我更不能拿話來使你看清楚了。然而這似乎是你打擊我的一個很頑的行動呢。」

萊斯特聽着。一句話也沒說，但是他底臉表現着沒有改變的意向。

羅勃特轉過身取帽子。他們一同走到辦公室門口。

「我要盡力好話多說。」羅勃特說，然後走出去了。

三十四

在我們這個世界裏，動物生活的活動似乎被限制在一個平面或者一個圈子裏；彷彿這是對於必須繞着太陽轉的一個行星的生物固有的必要。例如一條魚若不招致死滅就不可以越出水的圈子；一個鳥兒倘不付重大的犧牲就不可以進入魚底國度裏，從花草上的寄生蟲到森林海澤的怪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牠們行動受着限制的性質——生活把牠們底行動限制到一個範圍的加重的形式；我們也願意觀察牠們不受環境限制的任何努力所引起的滑稽的、不變的注定的結果。

但是在人類的身上，這種限制論底作用還沒被看得十分清楚。管理我們社會生活的法則還沒有十分清楚地被瞭解以至得到一個概括的觀念。但社會的輿論，辯解和法官仍是實際的不可捉摸的界限。當男人或者女人走錯了路子時候——就是出了他們或者她們行動慣了的那個範圍時候——那不像鳥兒闖進水裏或者野獸入了人多的地方。立刻的結果不是滅亡。人們也許只驚訝地豎起眉毛，譏諷地笑一笑，舉起手來表示反對罷了。不過，出了社會活動範圍的那個人底命運注定了，這仍是十分顯明的。一個人生長在如此這般的環境裏實際上是不適於任何其他狀態的。他好像習於某種大氣密度的一隻鳥兒，不能舒適地生活在更高或更低的大氣層裏。

萊斯特底哥哥走了之後，他坐在窗前的安樂椅上，沉思地向外注視着這個欣欣向榮的都市。那邊展在他眼前的是附有生力，希望，順利和快樂的生活底場面；這兒是他忽然受到一陣厄運的風暴底打擊而且暫時吹散了他底前途和志向。他能繼續愉快地走他一向所走的路子麼？這個突然的反對的浪潮——準能影響他和珍嵐的關係麼？按他跟珍嵐長時的馬馬虎虎的關係來說，他自己底這個家現在不是已成爲過去的東西了麼？一切純潔的愛情的氣氛現在都要離開這個家了。他父親眼裏一向存在的那種誠懇的目光豈能有沒有呢？羅勃特，他和工廠的關係，構成他底舊日生活一部份的一切事物都受了魯伊思這場突然闖入底影響。

「不幸」——這是他暗自想到的一切。同時他從他認爲無意義的迴思轉到應該怎樣辦——倘若有什麼可辦的——的考慮。

「我在想明天，或者至遲星期四，到克萊門山旅行一趟，倘若我覺得十分強壯了的話。」他返回寓所之後對珍嵐說。「我還不大舒服。過幾天也許就好了。」他要自己了結這件事，他在想。珍嵐在預定的時間爲他收拾行李，他動身了，但是他懷着一種憂鬱的沉思的心情動身的。

之後一個星期裏，他有充足的時間來澈底思量這件事。他思量底結果是目前不必有決定性的行動。再過幾個星期採取一種什麼行動還是一樣的。羅勃特和家裏的任何一個人都不願意

再找上他跟他談這個事了。他底業務關係當然照常繼續，因為這些關係與工廠底利益相聯繫；壓迫他的企圖確實不會有的。但是他意識到他已經跟他底家庭水火不容的時候，他便感覺到這一個意識底重壓。「糟糕的事情，」他默想——「糟糕的事情。」但是他沒有改變。

整整一年的期間，這種不如意的狀態繼續存在着。萊斯特六個月沒有回家；後來有個重要的業務會議帶他出席，他出席了，而且完全若無其事的样子。他母親深惡地吻他，雖然有點兒傷心；他父親照舊那麼問候他，誠懇地跟他握手；羅勃特，魯伊思，阿齊，伊莫金都一致心照不宜地忽略過這個現實的問題。但是却有隔膜的感覺，而且這種感覺堅持地存在着。從這以來他儘可能地少到辛辛納提去，而且便每次之間的隔離時期盡量延長。

三十五

這期間珍妮經歷着她自己底一個道德危機。在她一生裏第一次使她特別痛苦的是除去家庭
的態度而外，就是她看出了世人對她如何想法。她是纏的——她知道這個。她有兩次向環境底
力量屈服，同時她是可以向環境底力量奮鬥到底的。但願她有更多的勇氣！但願她不老有這
種柔弱的恐懼感！但願她能夠下定決心做對的事情！萊斯特永遠不會娶她的。他爲什麼得娶她
呢？她愛他，但是她能離開他，而且這樣對於他更好。倘若她返回克里夫蘭，她父親也許跟她
生活在一起。他因爲她最後採取了一個貞潔的立場而尊重她。但離開萊斯特的念頭對於她仍然
是個可怕的念頭——他對她太好了。至於她底父親，她不能確信他是否願意接待她。

從魯伊思悲劇的訪問之後，珍妮便開始想到盡量從她的日用費裏節省出一點兒錢。萊斯特
是慷慨的，所以她能够每星期經常寄回家裏十五元錢來維持家裏的人——叫他們很像從前一
不藉外邊的救母來生活。她把二十元錢花在飯菜上，因爲萊斯特要吃一切最好的東西——水
菓，肉，飲料，尾食品，和其他東西。房租是五十五元，衣服和臨時花費另是一筆錢，萊斯特
每星期給她五十元錢，但是不知不覺都花光了。她想她怎樣才能節省，然而這似乎是錯的。倘
若隱去，最好是什麼都不拿就離去——這是她浮上心頭的想法。這是唯一的可以數的適當的事

憤。

自從魯伊思來過之後，她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思量這個事情，她試著把自己激勵到能夠說出或採取行動的態度，萊斯特始終是慷慨的，和善的，但是她有時覺得他也許願意她離開。他是富於思想的，微妙的，自從他和魯伊思吵架之後，她覺得他有點兒不同了。但願她能對他說她不滿意她現在的生活方式，然後離去。但是他親自對她明白表示過從他發現了維斯達之後，她底情感便不能十分劇烈地影響他，因為他認為這個孩子底出現明確地攪擾了他娶她的念頭。因為維斯達底出現，他便移到另一個立足點了。而且他說話是十分有力的，她不能跟他辯論。她斷定倘若她走，最後是寫封信告訴他她為什麼走。然後他也許當他知道她情感怎樣時候，他就饒恕了她，而且不再想這件事情了。

戈哈特家底境況沒有改善。自從珍妮離開家以後，馬爾薩結婚了。她在克里夫蘭公共學校當了幾年教員之後，認識了一個青年建築師，他們訂婚之後不久就結婚了。馬爾薩對於自己底家庭總是有點兒害羞，現在新的生活開始了，她渴望地跟家裏的人保持着盡可能地淺薄的關係。她只把即將到來的結婚的事通知給家裏的人——對於珍妮連通知都沒有——至於參加婚禮，她只邀請了巴斯和喬治。戈哈特，維羅尼佳和威廉抱怨她這種^不禮貌。戈哈特沒有冒然加以批評。他受的挫折太多了。但是維羅尼佳怒氣沖沖。她希望^{生活}能給她一個向她姐姐報復的機

會。威廉當然沒有特別介意。他熱中於成爲一個電氣工程師的可能性，這是他底學校教師指給他底一個誘人的有前途的事業。

馬爾薩結婚完全過了之後，珍妮才聽到。維羅尼佳寫給她一封信把重慶的情形詳細報告了。她從某個觀點來看是高興的，但是她發現她底弟弟妹妹都深離她了。

馬爾薩結婚之後不久，維羅尼佳和威廉到喬治那兒去住了，這是戈哈特底態度造成的一種分裂。因爲自從戈哈特底太太死了和別的兒女們走了之後，他底心情是十分憂鬱的，他不容易高興起來。對於他，生活似乎接近結束了，雖然他僅僅六十五歲。從前他懷有的世俗的野心永遠失去了，他看見麥巴斯申，馬爾薩，和喬治入了社會，實際上有一點兒也不顧他，對於不該從珍妮拿一塊錢的家不給絲毫供給。維羅尼佳和威廉是浮躁的。他們反對退學去工作，他們顯然樂意靠着戈哈特認爲來路不明的錢來生活。現在，戈哈特對於珍妮和萊斯特的真實關係很滿意了。起初他曾相信他們結婚了，但是萊斯特長時期不理珍妮，她向他唯命是從的那種謙卑和她不敢把維斯達告訴他等等，無論如何暗示了一件事情。她沒有在他家裏結婚。戈哈特從未見過她底結婚證書。自從她走了以後，她也許結婚了，但是他不相信。

實際的麻煩是戈哈特底脾氣變得非常乖戾，漸漸弄得年輕的人不能跟他住在一起。維羅尼佳和威廉已經覺到這個。他們恐懼他在馬爾薩離家之後他管理日用的方式。他責備他們在衣服

和娛樂方面花的錢太多了，他堅持弄一所較小的房子。他並且把珍妮寄來的錢扣出一部份來。這部份錢做什麼用他們猜不透。事實上戈哈特在盡力掙錢為的是最後償還給珍妮。他認為這樣繼續下去是罪惡，這是他底微薄的收入之外一個給自己贖罪的方式。倘若別的兒女正當地對待他，他想在他今天的老年時候也不會淪為承受難有其他美德而確實過着不正當生活的人底救濟。於是他們吵起嘴來。

結果是在一個冬天的月份，喬治同意接待他底懷抱怨憤的弟弟和妹妹，條件是他們得弄點事情做。戈哈特有一會兒覺得進退兩難，但是終於請他們把傢俱帶上走他們的罷。這時他底慷慨便他們很難為情；他們甚至試着請他跟他們一起去住，但是他不願意去。他想要求僱他做更夫的那個工廠底工頭給他住在一個偏僻的頂樓裏的特權。工頭喜歡他而且信任他。這樣可以使他節省一點兒錢。

他出於一時的憤怒，這樣做了。人們可以看見一個老頭子在慘淡的季節的夜裏，在這個城市底其他地方正繁華熱鬧而他所在的附近沒有車輛的一片孤寂的時候做他守夜工作的情景。他在離開工廠作坊底一個貨棧底最高的頂屋裏佔有一個極小的角落，白天戈哈特在這兒睡。下午他就做個短時間的散步，向着工商業中心區漫步走去，或者出來沿着庫雅賀佳兩岸，或者湖邊走。他總髮背起手，眉毛鬚起來沈思。他甚至自言自語——偶爾說「啊呀！」或者「原來如

此」表示他底憂鬱的心情。黃昏時候他就回來了。他站在孤寂的大門口，這兒是他底工作崗位。他在附近一個工人的公寓吃飯，他覺得他必須這樣做。

這時這個老日耳曼人回憶底性質是朦朧的，不可捉摸的。這是什麼東西呢——人生麼？經過了鬥爭，憂愁，和悲哀之後它完全變成什麼了呢？它究竟到哪兒去了呢？人們死了；你再聽不見他們了。現在他底太太去世了。她底靈魂跑到哪兒去了呢？

然而他仍舊保持着一些十分教條式的信念。他相信地獄是有的，而且犯了罪惡的人要到那兒去的。戈哈特太太怎樣呢？珍妮怎樣呢？他相信她們兩人都犯了很大的罪惡。他相信正人君子要在天堂裏受到報償。但誰是正人君子呢？戈哈特太太沒有過壞心。珍妮是慷慨的人。想到他底孩子塞巴斯申。塞巴斯申是個好孩子，但是他冷酷，對於他底父親確實漠不關心。想到馬爾薩——她是有野心的，但是顯然自私的。孩子們，除去珍妮之外，似乎都是自我中心的。巴斯結了婚之後就走了，對於任何人再一點兒也不管了。馬爾薩堅持說她自己需用她所掙得的一切。喬治會供給戈哈特一個很短的時期，最後也不供給了。維爾尼佳和威廉心滿意足地靠著珍妮底錢來生活，只要戈哈特允許他們；他們也知道這是不對的。他底生存不就是對於他底兒女們自私的批評麼？他已經這麼老了。他插頭。神祕底神祕。人生真是奇異的，黑暗的，不穩定的。可是他仍然不願去跟他底任何一個孩子住在一起。實際上除去珍妮，他們把他看得毫無價

值了。然而珍妮不好。所以他悲傷。

這種悲哀的境況有個相當時期沒讓珍妮知道。她一向寫信給馬爾薩，但是在馬爾薩走了之後，珍妮便直接寫信給戈哈特。維羅尼佳走了之後，戈哈特給珍妮寫信說不必再寄錢了。維羅尼佳和威廉搬到喬治那兒去住了。他自己在工廠裏有個好地方，他要在那兒。個短期間。他寄回給她他所節省的一筆中常數額的款子一百十五元，他信裏說他不需要這筆錢。

珍妮不明瞭，但是因為別人沒有寫信，她不能確定怎麼辦才好——她父親是這樣地堅決。但是漸漸地一種實際上必須如何的感覺抓住了她——一種有什麼錯誤的感覺，於是她憂愁，她在離開萊斯特和照拂她爸爸去這兩件事之間猶豫，她是扔不開她爸爸呢。他肯來跟她住在一起麼？當然不是在這兒。是的，倘若她結婚了，這是可能的。倘若她是單獨一個人——也許是可能的。但是她若得不到報酬好的工作，她們要過一個困難的生活。這又是老問題了。她該怎麼辦呢？但是她仍決定行動了。倘若她一個星期能掙到五六元錢，她們就能生活了。戈哈特節省出來的這一百十五元也許使她們能度過最困難的難關。

三十一

珍妮底計劃上的麻煩是她底計劃沒有明確地把萊斯特底態度考慮進去。他根本上確實是照顧她，但是他被他生長其中的傳統世界的觀念給圈住了。倘若說他愛她到了海誓山盟的程度——他把她底不正常的地位合法化而且勇敢地向着世人拿出他娶了一個適於他的一個女子做了他底太太這個事實，也許有點兒過甚其詞；但是他確實照顧了她，而且在這個特別的時候他沒心考慮永久和她分別。

萊斯特底生活經驗使他對於欣賞女性的觀念已經確定而且不再發生變化了。直到現在，在跟他同地位同圈子裏的友伴裏，從未遇到像珍妮這樣吸引他的人。她溫存，聰明，美麗，是個適合他一切需要的婦女；他教會了她一點兒禮貌社會的習俗，她成了他喜歡的一個悅人的伴侶。他舒適，他滿意——他為什麼還尋求別的女人呢？

但是珍妮底不安一天比一天厲害。她試著寫出她底觀點，她寫了六次才最後寫出起碼似乎表現了她一部份情感的一封信。這是她底一封長信，信底內容如下：

「萊斯特！親愛的：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不在這兒了，請你先把我的底信看完，你先不要責備我。我帶着維斯達走了，我想這是我應該採取的實際上更好的辦法。萊斯特，我應

該這樣做。你知道你初遇到我的時候，我們是很窮的，我底境况使我不能設想任何正人君子肯要我。當你來了告訴我你愛我的時候，我簡直不知道我該怎麼辦，萊斯特，你使我不由己地愛你。

「你知道我告訴過你，我不應該再做任何錯誤的事情，而且我不好，但是當你接近我時候，我說不上來為什麼我不能做正確的考慮，我也不知道我該怎樣離開你。那時我爸爸在家裏害病，家裏簡直是沒有吃的。我們底日子是十分窮的。我底弟弟喬治沒有過一雙好鞋，媽媽十分發愁。我時常想，萊斯特，倘若媽媽不被迫來發這麼多的愁，她到今天也可以活著。我想倘若你喜歡我，我也真喜歡你——我愛你，萊斯特——這樣對於我也許不會有很大的差別了。你知道你會立刻告訴我你願意幫助我底家庭，我覺得這也許是可以做的對的情事。我們非常地窮。

「萊斯特！親愛的：我這樣離開你，我覺得羞恥；這似乎太卑鄙，但是倘若你知道這些天我底感覺如何，你要饒恕我的。啊，我愛你，萊斯特，我愛你，我真愛你。但是在過去的月份裏——自從你妹妹來過之後——我覺得我正在做着錯事，而且我不應該繼續做下去，因為我知道這是多麼可怕的錯誤。自從我跟布蘭德參議員有了關係，我就錯了——但那時候我是這樣一個女子——我簡直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我第一次遇到你時候我沒有把維斯達告訴你就是我底

錯，雖然在我這樣做的時候我覺得我是對的。那時我老把掩藏起來是我底可怕的錯誤，但是，萊斯特，我恐怕你，那時我恐怕你要說出什麼並且做出什麼來。你底妹妹來的時候，我才完全明白了，而且從那以後，我再不能認為這種事是對的了。這種事不能是對的，但是，萊斯特，我不責備你。我責備我自己。

「萊斯特，我不要求你跟我結婚。我知道你對我的觀感和你對於你底家庭的觀感。我想你跟我結婚是不對的。他們絕不讓你跟我結婚，我若要求你跟我結婚也是不對的。同時我知道我不應該這樣繼續生活下去。維斯達什麼都重了的時候可以自己生活的。她認為你真是她底叔叔。我已經想過很多了。我會想過許多次我試着跟你談談，但是當你嚴重起來時候你令我害怕，我似乎不能把我想跟你說的話說出來。所以我想但願我能把這事寫給你然後走掉，你就可以諒解。你要諒解的，萊斯特，你不諒解麼？你不要跟我動怒罷？我知道這樣對於你我都是最好的。我應該這樣做。請饒恕我，萊斯特，請饒恕我；不要再想念我。我要自己生活。但是我愛你——啊，是的，我愛你——我爲了你給我所做的一切永遠感謝不盡。祝你一切順利。請饒恕我，萊斯特。我愛你，是的，我愛你。我愛你。」

珍妮

附言：我要到克里夫蘭同爸爸生活在一起。他需要我。他孤單地一個人。但是不要來找

我，萊斯特。你最好不要來找我。」

她把這個信放入信套裏，封好了，暫時藏在胸衣袋子裏，等待她能順利動身的時候。

過了幾天她才下定決心執行這個計劃。一天下午萊斯特打電話說他要一兩天不回家來，於是她把自己和維斯達底一些必需的衣物裝在幾個衣箱裏，然後叫一個搬運夫來。她想打電報給她父親說她要來了；但是想到他沒有家，所以一直去找他也好。喬治和維羅尼佳沒把傢俱都拿走，重要的傢俱還存在着——戈哈特信上是這樣說的。她可以拿上這些傢俱裝置一個小家或者一組房子。她已完全準備好了，等待着搬運夫，這時候門開了，萊斯特走進來了。

因為某種沒有預料到的理由，他改變了原來的主意。他絲毫不是想的或直覺的，但是這次他底情感使他做了一個特殊的改變。原來他想同幾個朋友到支加哥邁南的堪加奇沼澤地用一天的工夫獵鴨去，但是最後改變了主意；他甚至決定早點離開辦公室到寓所來。什麼激動了他呢，他自己也說不上來。

他走近寓所房子的時候，他覺得回家這樣早有點兒特殊；然後他看見屋子中間放置的兩個衣箱，他目瞪口呆地站着。什麼意思呢——珍兒穿扮好準備要走麼？維斯達也是穿扮好要走麼？他驚異地呆視着。他底褐色眼睛放著探詢的銳利的目光。

「你要到哪兒去？」他問。

「嗯……」她開始說話，她向後靠。「我要走。」

「到什麼地方？」

「我想到克星夫蘭去。」她回答。

「爲什麼？」

「嗯……我想告訴你，萊斯特，我不應該再這樣在這兒逼下去了。我想這樣是不對的。」

我會想告訴你，但是我沒有能够做到。我給你寫了一封信。」

「一封信。」他驚異地大聲說。「你到底說什麼呢？信在什麼地方？」

「那兒。」她說，不自然地指向一個小圓桌，信顯著地放在那兒一本大書的上邊。

「你果真就留下一封信離開了我麼？珍妮。」萊斯特說，他說話時候他底聲音有點兒變得

無情了。「我對天發誓，你冤枉我。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他把信扯開，看信底開頭部份。「

最好領維斯達到別的屋子去。」他提議。

她遲遲了。然後她回來，站着，臉色蒼白，眼睛睜得很大，她看牆，看衣箱，看他。萊斯

特深思地讀着信。他底位置動了一兩次，然後把信擱在地板上。

「啊，珍妮，我要告訴你。」最後他說，好奇地看着她，他不知道自己要說什麼。這兒又

是他結束這個關係的機會，倘若他願意的話。他看見情勢何等地平靜，他覺他不能結束這個

關係，他們的關係太深，現在分離似乎是很滑稽的。他真愛她——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他仍然不想娶她——不能很好地娶她。她知道這個。她底信裏說得很多了。「你這事情做錯了，」他繼續慢慢地說。「我不知道你有時如何想法，但是你沒把情勢看對。從前我告訴過我不能娶你——無論如何現在是不能的。這裏邊有你毫不瞭解的大事情。我愛你，你是知道的。但是我底家庭必須加以考慮，還有我底事業。你看不見這些事情引起的困難，但是我能够。現在我不願意你離開我。我太關心你了，當然我攔不住你。倘若你願意，你就可以走。但是我想你不該願意走的。你當真不願意，是不是？坐一會兒。」

珍妮本來打算不讓誰看見就離開的，現在完全不知所措。讓他開始一個平靜的辯論是一個懇求。那是傷地底感情的。他，萊斯特，懇求她，所以她要他。

她走到他跟前，他握住她底手。

「啊，你聽着。」他說。「你現在離開我實際上沒有一點兒收據。」「你究竟到哪兒去呢？」

「到克里夫蘭去。」她回答。

「啊，你打算怎樣生活呢？」

我想我帶上我爸爸一起生活，倘若他願意——他現在一個人——而且也許找到什麼工作

做。」

「那麼，珍妮，除去你從前做過的事情而外你能做什麼呢？你不要再想做一個婢女了。是不是？或者再想當個商店的店員麼？」

「我想我可以找個當女管家的地方。」她這樣想。她算計她底機會，這是她想到的最有前途的主意。

「不，不。」他囁囁地說，搖著頭。那是辦不到的。那完全是個空想。是的，在道德上你不會比現在更好。你不能解說過去的一切。反正是一樣的。我現在不能跟你結婚。將來也許能夠，但是我現在不能說定，而且我不願意做任何許諾。雖然我同意，你也不會離開我，倘若你走，我也不讓你回去做你所想到的那樣的工作。我要爲你安排一下。你實際不願意離開我，是不是？珍妮。」

對齊萊斯特堅強的性格和有力的抗議，珍妮自己底結論和決定都粉碎了。只用他底一隻手底壓力就足以推翻她底計劃了。現在她哭起來了。

「不要哭，珍妮。」他說。「這個事情結果也許比你所想的還好。暫時由它去罷。說下你底衣服。你不再離開我了，是不是？」

「不……」她囁囁。

他把她抱到他底膝部上。「就讓事情保持現在的樣子罷。」他繼續說。「這是個奇異的貴界。事情不能在一分鐘裏調整好。事情自然會有結果的。我自己也在忍耐我平常要受不了的一些事情。」

最後他看見她比較安穩了，她帶着淚很悽然微笑。

「現在你把這些東西拿開罷，」他指着箱子親切地說。「還有我要你聽我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珍妮問。

「不再隱瞞任何事情，聽見了沒有？別再自己亂打主意，別再一點兒不讓我知道就採取行動。倘若你心上鬧着什麼事情，我要你把它說出來。我不會吃你！什麼使你麻煩，你就跟我說。我幫助你解決，或者倘若我不能幫助你解決，我們之間起碼也不能有任何隱瞞。」

「我知道了，萊斯特。」她懇切地說，一直注視着他底眼睛。「我決不再隱瞞任何事情——真的，我決不再隱瞞任何事情。從前我害怕，但是現在我不怕了。你能信賴我。」

「你應該照你這些話做。」他回答。「我知道你要這樣做的。」他放開她。

幾天之後，由於這個協定，戈哈特底未來被提出討論了。珍妮爲戈哈特已經發愁好幾天了；現在她想起來這是應該和萊斯特商談的事情。於是一天晚上吃飯時候她述說在克里夫蘭她底家庭的變故。「我知道他一個人在那兒是很不愉快的，」她說。「我不喜歡想這件事。倘若

我回到克里夫蘭，我要勸慰他。現在我不知道怎麼辦。」

「你爲什麼不給他寄點錢呢？」他詢問。

「他不再要我一個錢，萊斯特。」她解釋。「他認爲我不好——行爲不正。他不相信我結婚了。」

「他有很好的理由，是不是？」萊斯特沉着地說。

「我不喜歡想起他住在一個工廠裏。他太老太孤單了。」

「你們克里夫蘭家裏別的人怎樣了？他們一點兒都不幫他麼？奈底哥哥巴斯哪兒去了？」

「我想也許他們不要他，他脾氣太壞。」她坦白地說。

「我簡直不知道該出什麼主意。」萊斯特癡笑，「這位老先生不該這樣乖戾呀。」

「我知道，」她說。「但是現在他老了，而且他有過這麼多的痛苦。」

萊斯特沉思了一會，玩弄着他的叉子。「珍妮，我要告訴你我在想什麼。」最後他說。「倘若我們繼續堅持着這樣生活下去，也是沒有好處的。我早就在想我們可以在海德公園弄一所房子。那裏離我底辦公室大約有一程路，但是我不大喜歡這種公寓的生活了。有個院子，你跟維斯達身心會更好起來。那樣你就可以叫你父親來跟我們住在一起了。他腳腫地走來走去是沒有好處的；真的，他說可以幫助照料事情呢。」

「噢，倘若父親肯來，那對於他是正合適的。」她回答。「他是喜歡修補工作的，他寧願幹草和看管鍋爐。但是他若不確定我是結了婚的，他是不肯來的。」

「除非你能把一張結婚證書給這個老先生看，否則我不知道怎麼辦。他似乎要一種不能很好地製造出來的東西。他寧願在一所鄉下房子裏有個看管鍋爐的固定的工作。」他沉思地添說。

珍妮沒有注意這個談話底嚴肅。她太忙於思索她把自己底生活弄得何等麻煩呀。縱然他們現在有所好房子跟戈哈特居住在一起，他也不肯來。然而戈哈特又可以跟維斯達在一起了。她可以使他快樂。

她仍然陷在一種悽涼的出神裏。直到萊斯特追尋到她底思潮的方向時候，他說：「我不知道這怎麼能辦。空白結婚證書是不易弄到的。我相信偽造一份是個犯罪行為——這是真的工作。我不願意攪進那種事情裏。」

「噢，我不是叫你做那種事情，萊斯特。我感覺遺憾的只是爸爸太執拗，他要有了一個念頭，你就不能改變他。」

「我想我們等到遷移之後定居下來的時候。」他提議。「那時你可以到克里夫蘭去親自跟他談。你也許能夠勸服他。」喜歡她對她父親的態度。萊斯特很願意自己能夠幫助她實現她底

計劃，還是十分適當的，萊斯特固然覺得戈哈特沒多大興趣，但不是討厭的。倘若這個老頭兒願意在個大地方做點兒零星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呢？

三十七

在海德公園找個住所的計劃不久就具體化了。過了幾個星期和情形又安穩下來之後，萊斯特便邀請珍妮跟他到南海德公園去找一所房子。他們第一次去找到了似乎十分合適的房子——一所十一大間屋子的房子，坐落在足有二百平方英尺的草地中間，當支加哥這個城市還年幼的時候種下的樹現在遮蔽着這所房子。房子是華美的，安適的，平靜的。雖然珍妮回到她不是在正當的庇護之下進入她底新家，她也被這種寬敞和田野風味給迷住了。她曾經囑咐地希望過在她計劃走的時候她要實現萊斯特可以迎接她而且跟她結婚的形勢。現在這一切都成爲過去了。她許諾在這兒逗下，而且她要盡善盡美地利用它。她想他們不知道怎樣利用這麼多的屋子，但是他把她這種想法推翻了。「我們很可以時常請客人來。」他說。「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用傢俱把它裝設起來，然後看着它成個什麼樣子。」他讓房屋經理人給訂了一個五年租約，期滿之後可以續租，而且可以立刻動工修飾。

房子漆飾了，草地也整理好了，一切都做得使這個地方呈現一個整齊滿意的面貌。有個大的書齋和客廳，一個大的餐廳，一個漂亮的接待室，一個談話室，一個大的廚房，一個待役室。實際上底層的一切是一個舒適家庭必備的東西。第二層是臥室，浴室，和侍女室。都很

舒適協調。珍妮在整理的時候覺得無阻得寬和愉快。

他們搬進來之後，珍妮得到了萊斯特底許可，立刻給她父親寫信請他到這兒來。他沒有說她已經結婚了，但是留給他去揣想。她詳細描述這個房子附近的美景，院子的寬大，和多種的便利。「它太好了，」她讚說。「爸爸，您要喜歡它的。維斯達在這兒，每天上學。您不來跟我們住在一起麼？這兒比住在一個工廠裏好多了。而且我十分願意跟我們在一起。」

戈哈特用敷衍的表情讀了這封信。這果然是真的麼？倘若他們沒有永久結合，他們能租一所大房子麼？而且是過了這些年，說了這般謊話。難道是他錯了麼？啊，這已是機會成熟的時候——但是他應該去麼？他單獨住了這麼久了——他應該到支加哥去和珍妮住在一塊兒麼？她底懇求感動了他，但是他終於決定拒絕她。承認戈哈特和珍妮兩方面都有過錯——這算是個太寬宏大量的承認。

珍妮對於戈哈特底拒絕感覺失望。她和萊斯特談論，決定她到克里夫蘭去看他。於是她到了克里夫蘭，尋找那個工廠，那是在這個城市一個最貧窮的區域裏的一家機器轉動的大傢俱公司，她到辦公室打聽她底父親。一個職員領她到了一個遙遠的棧房，告訴戈哈特有位太太想見他。他從他底鄙陋的小屋裏慢慢走出，下了樓，他奇怪有誰來看他呢。當珍妮看見他穿著蓋滿塵土的廉價的衣服，他底灰白頭髮，蓬鬆的毛屑，從暗黑的門出來時候，一種敏銳的憐憫的

感覺又打動了她。「可憐的爸爸！」他向她走來，他意識到促使她來看他的那種孝心，他底問詢的眼睛有點兒潮濕了。「你幹麼來呢？」他慎重地問。

「爸爸，我要您同我回家去。」她渴望地懇求說。「我不再讓您住在這兒了。我決不讓您再一個人孤獨地生活了。」

「噢，」他覺得進退兩難。「你來就是因為這個麼？」

「是的。」她回答。「您不同我回家麼？別在這兒逗下去了。」

「我在這兒有隻好牀呢。」他爲自己底景况自辯解。

「我知道。」她回答。「但是現在我們有一所好房子，而且維斯達也在那兒。您不來麼？萊斯特要您去。」

「告訴我一件事情。」他要求。「你結婚了麼？」

「結婚了。」她回答，她在絕望地說謊。「我結婚很久了。您來了之後您可以問萊斯特。」她簡直不敢正視他，但是她努力鎮靜。他也相信了她。

「啊，」他說。「現在是時候了。」

「爸爸，您不來麼？」她懇求。

他用他專有的特殊姿勢伸出兩隻手。她懇求底迫切打動了他底內心。「噢，我來。」他

說，他掉轉身；但是她從他底肩頭看見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哭了。

「啊，爸爸，怎麼了？」她懇求。

他底答覆是走回黝黑的棧房取他底東西去了。

三十八

戈哈特成了海德公園這個家庭底一個同住人之後立刻奮發地開始起他本能地覺得是他底勞作。他管理鍋爐和院子。他想到倘若他什麼都不幹，好錢就讓外人掙去了的時候，他就辭意。他向珍妮宣佈這些樹的情況太壞了。倘若萊斯特給他弄把修樹刀和一個鋸，到春天他就可以修理這些樹了。在德國，人們懂得怎樣照顧樹，但是美國人對於樹太一籌莫展了。後來他要了工具和釘子，不久架子和壁櫥都整修好了。他在差不多兩英里之外的地方找到了一個路得教堂，他說這個路得教堂比克里夫蘭的那個好。當然牧師是個天遺的紳士。所以他一定要維斯達跟他一同按期到這個教堂去。珍妮和萊斯特懷着一些憂懼在這個新的生活秩序裏定居下來；某些難題一定要發生。在北側居住的時候，珍妮容易避開隣人，不跟他們交談。現在他們佔着一所有些炫耀的房子；他們底近隣要覺得拜訪是他們底義務，於是珍妮必須扮演一個老練的主婦角色。她和萊斯特討論了這個形勢。他說這兒的人也許同樣把他們瞭解成夫婦。維斯達就作為珍妮第一次結婚留下的女兒告訴別人，珍妮底前夫斯托威先生（斯托威是她母親作姑娘時的名字）在這個孩子剛生下來之後就死了。當然萊斯特是繼父。這個特殊的地方離芝加哥底時髦中心非常遠，萊斯特預料他可以遇不到他底許多朋友。他向珍妮解說日常社交的禮儀，好讓她能在第一

個訪問者來到的時候能應付裕如地接待。渡到兩個星期，這位第一訪問者來了，她就是斯丹達爾太太，這個特別區域裏一個相當重要的女人。她住在離珍妮第五個門——這兒每家房子都在寬闊的草地中間，她有天下午到街上買了東西坐車回來時候拜訪珍妮。

「凱恩太太在家麼？」她問新來的婢女茹耐特。

「我想在家，太太。」茹耐特說。「您賞我一張名片好麼？」

她把名片給了茹耐特，茹耐特拿給珍妮，珍妮奇異地看著這個名片。

當珍妮進了談話室時候，斯丹達爾太太，這個又高又黑，帶着刺探的日光的女人最熱誠地問候她。

「我想我突然來打攪你，實在冒昧。」她最嬌媚地說。「我是你底一個隣居。我住在街那面，離你們幾個門。也許你已經看見過我底房子——就是有白石門柱的那個房子。」

「噢，真的麼，」珍妮說。「我很熟悉那個房子呢。凱恩先生跟我第一天來到這兒時候就賞那個房子呢。」

「我知道您底丈夫，當然是由於他底名望囉。我底丈夫，是在威爾克斯轉盤器公司作事的。」

珍妮點頭。她從斯丹達爾太太談到這個公司的神色知道這個公司一定是個重要而獲利的公

HJ

「我們在這兒住了許多年了，所以知道你一個十足的陌生人到了這個城市底新的區域來一定是什麼感覺。我希望您能在哪天下午找點兒工夫到舍下來。我一定高興極了。我經常招待客人的日子是星期四。」

「我一定要去的，」珍妮有點個促不安地說，因為這個試練是個嚴酷的試練。「我對您願駕來訪的盛情實在感謝。通常凱思先生是很忙的，但是當他在家時候，我相信他一定十分高興跟您和惠底丈夫見面。」

「您們倆一定要在哪天晚上來。」斯丹達爾太太回答。「我們過着很安靜的生活。我丈夫不大喜歡社交性的聚會。但是我們很欣賞我們鄰居的朋友。」

珍妮對於她底善意底保證表示微笑。她把斯丹達爾夫人送到門口，和她握手告別。「我看見你這樣悅人，我高興極了。」斯丹達爾太太坦率地說。

「啊，謝謝你。」珍妮有點兒臉紅了。「我相信您實在過獎了。」

「啊，我希望您哪天下午來。再見。」於是她溫雅地揮手告別。

「她倒不壞呢。」珍妮看着斯丹達爾太太坐車走了時候這樣想。「我想她很好，我要告訴萊斯特。」

其他的訪問者有以克夫婦，費爾德太太，巴林傑太太——她們都留下了名片，或者逗留開談幾分鐘。珍妮發覺自己被十分鄭重地看似一個重要的女人，於是她也盡力保持她應有的地位。而且她果然做得格外好。她是最周到最優渥的。她有一種和平的微笑與完全自然的態度；她能做到一個最有利的印象。她向她底客人解釋她一向住在北側區，「她底丈夫」凱恩先生早就想在海德公園有個家，她底父親和女兒也住在這兒，萊斯特是這個孩子底繼父。她說她希望回報這一切慇懃的關照。她希望自己能為一個好隣人。

晚上萊斯特聽說這些人底訪問，他不願意會晤這些人。珍妮開始用溫和的態度享受這種訪問。她喜歡結識新的朋友，她希望某種能使萊斯特把她看作良妻和理想的伴侶的條件從這裏產生出來。也許有一天他果真想跟她結婚。

珍妮不久就發現第一次印象不一定是永久的印象。隣人們接納她也許有點兒太倉促，現在流言蜚語起了。一個名叫索姆維爾的太太訪問珍妮底一個近隣克萊格太太，她說她知道萊斯特是誰。「啊，真的。你知道麼，哎呀。」她繼續說。「他底名譽有點兒……」她同時抬起她底眉毛和手。

「你別那麼說！」她底朋友奇異地批評。「他底樣子像個很端莊保守的人。」

「啊，他確實有點兒怪。」索姆維爾太太繼續說。「他底家庭是最好的家庭。他和一個少

女同屏着——我丈夫這樣告訴我。我不知道是否就是這個女人，但是當他們儼如夫婦地一同住在北側區時候，她被人介紹時候說是個戈哈德小姐或者類似的一個名字。」

「咄！咄！咄！」克萊格太太對於這個驚人的消息咄舌。「你不必告訴我了！想想罷，那一定就是那個女人。她父親底名字叫戈哈特。」

「戈哈特！」索姆維爾太太大聲說。「是的，就是那個名字。我記得彷彿關於她還有一種更早的謠言——至少是她有一小孩。後來他是否跟她結了婚，我就知道了。無論如何，我知道他底家庭不會跟她發生任何關係的。」

「多麼有趣呀！」克萊格大聲說。「你想想倘若他真願意，他後來是要娶了她的。我相信這年頭兒你不清楚你在跟什麼人開始發生接觸，是不是？」

「這倒是千真萬確的。生活有時很糟地混雜起來。她像個嫵媚的女人。」

「有趣極了！」克萊格太太大聲說。「十分天真。我真喜愛她呢。」

「啊，也許是有趣極了，」她底客人繼續說。「這個也許不是那個女人。也許我弄錯了。」

「啊，我簡直不能這樣想法。戈哈特！她告訴我他們以前住在北側區。」

「那麼我相信她就是那個女人了。你談地談得多麼奇怪呀！」

「是呀，真的。」克萊格太太繼續說，她在想她將來應該對珍妮採取什麼態度。

別的流言從別方面出來了。有人看見過珍妮和萊斯特在北側區坐車出門，有人被介紹給她時候說她是戈哈特小姐，有人知道凱恩家庭底體感如何。當然她現在的地位，漂亮的房子，萊斯特底富有，維斯達底美麗——這一切東西都有助於局面底擊殺。她顯然是個太周到的賢妻良母了，她太溫善使人無法跟她動氣；然而她有個曖昧的歷史，而且這個歷史必須加以考慮。即將到來的赫風雨底第一聲霹靂有一天落到珍妮身上，那天維斯達下學回來時候突然問道：「媽媽，誰是我底爸爸？」

「他底名字叫斯托威，親愛的。」她母親回答。她想到也許有了什麼批評，立刻吃了一驚。她想一定有人說了什麼。「你爲什麼問呢？」

「我在哪兒生的？」維斯達不理母親底詢問，渴望弄清她自己底身份。

「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城，寶貝兒。怎麼回事？」

「巴林傑·安尼達說我沒有過爸爸，又說有了我的時候就壓根兒沒結婚。她說我完全不是個出身正經的女孩子——不過是個私生子。她把我氣瘋了，我批她底臉。」

珍妮底臉變得嚴肅了。她坐着，眼睛發直。巴林傑太太來拜訪過，珍妮也想到她說顯靈幫忙時候那種特別的誠懇和親切，但是現在她底小女兒向維斯達說這種話。這個孩子從哪兒聽到

的呢？

「你不用把這底話放在心上，我底寶貝。」最後珍妮說。「她不知道。你底爸爸是斯托威先生，你是在哥倫布城生的。你不要和別的女孩子吵架。當然她們吵架時候一定說些不好的事情——有時她們實際上也不清楚她們所說的意思。不用理她，不要再接近她。那樣她就不會對你說什麼了。」

這是個有缺點的解釋，但是也使維斯達暫時滿意了。「她若要批我底臉，我就批她底臉。」維斯達堅持着。

「你不要走近她，寶貝兒，你聽見了沒有？那樣她就沒法批你底臉了。」她母親回答。「你只好好好地念書罷，不要理她。倘若你不讓她跟你吵架，她就沒法跟你吵架。」

維斯達走開了，留下珍妮一個人回思維斯達底話。隣人們在談論。她底歷史成了普遍的閒談資料。她們怎樣發現的呢？

培養了一個單獨的刺戳，這是開始；其後便是刺傷不時被利刃給挑開。有一天珍妮拜訪隔壁隣人費爾德太太時候，遇見了一位貝克爾太太正在那兒喝茶。貝克爾太太知道凱恩家世，知道珍妮在北側區的歷史，和凱恩家庭底態度。她是個纖瘦，活潑，聰明的，有點兒像卜萊斯布里治夫人似的那種女人，她對於社會的接觸很謹慎。她一向認為費爾德太太也是個謹慎慎行的

女人，所以當她看見珍妮到那兒拜訪時候，外表安靜，內心却是激動的。「貝克爾太太，這是凱恩太太。」費爾德帶着微笑的面容給她底客人介紹。貝克爾太太不祥地注視珍妮。

「凱恩·萊斯特太太麼？」她追問。

「是的。」費爾德太太回答。

「啊，真的，」她冷冰冰地繼續說。「我對於凱恩·萊斯特太太久仰了，」——她加重說「太太」這個字——「凱恩·萊斯特太太。」

她轉向費爾德太太，完全不理珍妮，她開始了一個親切談話，珍妮簡直無法插嘴。珍妮無助地站在那兒，不能想出足以應付這個難堪局面的辦法。過了一會兒，貝克爾太太宣佈她要走了，雖然她會打算逗留得時候更長些。「我不能再這一分鐘了，」她說：「我許賠了民間太太，我今天要停一下去看她。我相信我已經把你打攪得够受的了。」

她走到門前，直到快出了屋子時候才看了珍妮一眼。那時她朝珍妮方向看去，向珍妮冷淡地點了點頭。

「我們常碰到這種奇怪的人，」她鬼鬼祟祟走去時候，最後對女主人這樣說。

費爾德太太覺得自己不能袒護珍妮，因為她自己沒有處於頗堪注目的社會地位，她像每個中產階級婦女似地努力維持和謹。她無意觸犯在社會上比珍妮重要許多的貝克爾太太。她回來

到了珍妮坐著的地方，微笑暗示道歉的意思，但是她有點兒狠狠。當然珍妮很難為情。一會兒她就托故回家了。這種侮慢給了她很深的刺激，她覺得費爾德太太發現自己接待她是個錯誤，以後不會再有互相拜訪的事了——她知道這個。她底人生是個失敗——這個舊的絕望的感覺又到了她心上。這是不能改正的，縱然能夠，也不會改正的。萊斯特沒意裝她使她成爲正式太太。

時日推移，情況如舊。看濟配有平滑的草地和長得很好的樹的大房子，看濟葛藤纏繞着廊柱子而且交織成一層透光的綠幕的大房子；看濟戈哈特在院子裏往返躑躅；看濟維斯達從學校裏回家，看濟萊斯特每天早晨坐了時髦的輕便馬車離家——人們要說這個房子裏有的是和平與富裕，沒有不幸的蔭影籠罩着這個美麗的家庭。

而且萊斯特和珍妮的生活真也順利地進行着。隣人確實不再來拜訪了，縱然有，也是很稀少的，所以他們底社交談不到的；但是這種刺毒幾乎注意不出來；因爲這個家庭生活裏可喜和可感興趣的事物太多了。維斯達在學習彈鋼琴，而且彈得滿好了。她對於音樂有良好的聽力，珍妮辦理家事時候穿着藍色的，淡紫色的和橄欖色的家常長袍成了一個嬌美的人物，她縫紉，打掃，安排維斯達上學，監督一般事物做好。戈哈特自己忙於種類繁多的事情，因爲除非他親自接觸了這個家庭一切節省之道時候，否則他不能心滿意足的。他自己負起的一次任務是在萊

斯特或僕役們睡下之後，到處走走，把偶然未被扭滅的煤氣燈或電燈扭滅。他覺得這是一種罪惡的奢侈。

再者，萊斯特穿了幾個月之後隨便一掃的豪華的衣服對於這個節儉的日耳曼人是個憂愁的根源。還有，他對於因為皮革上有了些皺兒或者鞋底或後跟磨壞了一點就動了的華美的鞋也不勝悲歎。戈哈特要把這些鞋修補起來，但是萊斯特對於這個老頭兒底不滿的「這些鞋有什麼毛病呢」的詢問的答覆是穿起它們來再也不合適了。

「這樣的奢侈！」戈哈特向珍妮抱怨。「這樣的浪費！這樣不能得到什麼好處。那要把人弄窮的。」

「他由不得要那樣，爸爸，」珍妮原諒他說。「他就是這樣養大的。」

「哎呀。好養育的方法。這些美國人，他們一點也不懂得節儉。他們應該在德國住個時候。然後他們就知道一塊錢能辦些什麼事了。」

萊斯特通過珍妮聽到了一點兒這類的話，但是他只微笑。他覺得戈哈特是有趣的。

戈哈特另一個憂愁是萊斯特浪費火柴。他有一種擦燃火柴的習慣——擦燃了，手裏拿着，談着話，不點雪茄烟，然後把它扔掉。有時他在點一支雪茄烟之前兩三分鐘就把火柴一摸又一摸地擦燃之後扔掉。他在春季或夏季的晚上喜歡開坐的遊廊一角底外邊的一個地方吸烟，那

拋掉燃了一半的火柴。珍妮陪他坐著，他要燃燃許許多多的火柴扔到草地上。有一次戈哈特刺草時候，發現了鐮刀刀片下邊的不是一撮却是整盒的未用而腐壞的火柴，他大吃一驚。最低限度他是沮喪的。他把這個可詛咒的證據搜集起來用一張報紙包好，帶回到珍妮正在做縫紉工作的客廳裏。

「你看，我發現的是什麼！」他要求。「你看著這個！這個人，他沒有絲毫節儉意識，簡直儉個………儉個………」他沒找到一個適當的名詞。「他坐著吸煙，還是他用火柴的方法。火柴五分錢一盒——五分錢。我倒想知道一個人這樣子怎麼會有好起來和過日子的希望。你看著這個。」

珍妮看過，搖了搖頭。「萊斯特浪費。」她說。

戈哈特把這些火柴拿到地下室。這些火柴起碼應該在鍋爐裏燒。他要用它們點自己底爐，放在火上燃取火焰——只有舊報比這個更好——他有成堆的舊報——這是他底主人底又一種悲慘的浪費者脾氣底證據。這是他工作其中的一個悲慘的世界。他覺得幾乎一切事物都不如意。然而他仍舊勇敢地盡力向浪費和無恥的奢侈鬥爭。他有幾年的工夫每星期日穿舊用萊斯特若干年前一件豪華的衣服改做的黑衣服。萊斯特底鞋稍微加點想像力就修整得似乎適用了，戈哈特便穿這種鞋。萊斯特底舊領帶——黑色的，他也帶起來，他覺得這是好的。只要他能改做

萊斯特底襯衣，他就改做；他曾藉助於鬍子底針改做襯衣。萊斯特底襪子當然是沒有毛病的。所以戈哈特底衣服沒有耗費過一個錢。

至於萊斯特拋棄剩餘的衣服，如鞋，襯衣，硬領，衣褲，領帶等等，他要積存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然後懷着悽愴陰鬱的心情叫來一個成衣匠或者一個收買舊鞋的人，或者一個收買破衣碎布的人來用他能作到的最好的價錢賣掉。他後來曉得了一切估衣商都是鬍子；對於破衣碎布販賣商或收買舊鞋的人底辯駁絲毫不可置信。他們都說謊。他們都聲稱他們很窮。其實他們都富得很。戈哈特曾調查過，他暗中跟踪看看他們如何處理他賣給他們的東西。

「無賴！」他斷然說。「他們出一角錢買我一雙鞋，可是後來我看見那些鞋掛在他們鬍子前邊標價兩塊錢。這簡直是搶呢！哎呀！他們出得起一塊錢一雙。」

珍妮微笑了。他只有向她傾訴這些不滿，因為他不能得到萊斯特底同情。至於他底小小的積蓄，大部份化在心愛的教堂上，他在教堂裏被看作一個守禮，誠實，和虔敬底樞紐——事實上他是這一切美德底具形體。

因為社會上的惡言惡語開始散播起來，珍妮現在過起夢幻的歲月。萊斯特受着對於自己事業底智慧的懷疑底攻擊，但仍和善而且周到，他似乎仍在欣賞他底家庭生活。

「一切都好罷？」她在他晚間回來時候要這樣問。

「都好！」他要這樣回答，總她底下巴或臉頰。

她要跟在他後邊，這時候耐耐總是機警地接取他底大衣和帽子。冬天時候他們坐在野寒裏大柵爐前邊。在春天，冬天或秋天萊斯特喜歡出來到走廊上散步，從走廊底一個角落可以寬暢地觀看草地和遠處的街道，這時他燃起他底飯前的雪茄煙。珍妮就坐在他底椅子旁邊，撫摩他底頭。「你底頭髮這一點不少呢，你不高興麼？」她要這樣說；或者，「啊，看你底眉毛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你千萬別這樣。哎呀，今天早晨你沒有換領帶。你爲什麼沒有換呢？我爲你拿出了一條呢。」

「啊，我忘了，」他要這樣回答，或者他把眉頭的皺紋消掉，或者笑着預測說他不久就要禿頂了，倘若不是現在禿頂的話。

在書齋或客廳裏，在維斯達和戈哈特面前，她雖然更加謹慎一點，但依然是悅人的。她喜歡奇怪的耐人思索的玩意兒如「肥豬」、「蜘蛛網」，小兒拾球等等。萊斯特也參加這些簡單的娛樂。必要時他肯思索一小時的工夫來猜透一個難猜的謎。珍妮在解決這些機械的問題上很聰明。她有時不得不教給他猜斷底正確的方法，然後她自己覺得無限地愉快。還有時候她要站在他後邊看，她底下巴放在他底肩膀上，她底胳膊環着他底脖子。他似乎沒有注意——真的，他在她底豐富的愛裏是幸福的。她底聰明，她底溫雅，她底機敏創造了極端令人愉快的氣氛：首先

是她底年青貌美吸引着，使他覺得自己年青。倘若有些萊斯特反對的事物，那就是人的老態。以至於進入茫然的老年這種思想了。「我願意保持住年青，不然就在年青時候死去。」——這是最喜歡說的一句話，珍妮也漸漸明白了他這話底意思。她高興地現在爲了他而這樣年青。

他們家庭生活另一愉快的方面是萊斯特對於維斯達持續增加的疼愛。晚上這個孩子坐在書齋大桌子旁邊細讀她底書的時候，珍妮就做縫紉工作，戈哈特就讀德國路德報紙上的無盡無休的人名錄。沒有叫維斯達到一個德國路德教堂學校去上學這件事使這個老頭子受傷，但是萊斯特不聽取他這類的話。「我們不要任何愚蠢的德國訓練。」當珍妮提到戈哈特如何抱怨時候萊斯特這樣說。「公共學校對於一切孩子都足夠好的了。你告訴他不必管他。」

這四個人之間確實有些愉快的時刻。萊斯特喜歡把這個七歲的小女學生放在兩膝之間擁抱。他喜歡聽倒所謂生活底事實，提出關於生的怪論看着孩子底萌芽的心靈怎樣接受這些東西。例如他問「水是什麼，」她就告訴他說「就是我們喝的那種東西。」他驚奇地說「是麼，然而那是什麼呢？他們沒有教給你更好的解釋麼？」

「啊，就是我們喝的東西，不是麼？」維斯達堅持着。

「我們喝它是個事實，這個事實沒有解釋它是什麼。」他反駁。「你問你底老師水是什麼？」然後他把這個令人激動的問題留給她來預備她底幼小的心靈。

食物，瓷器，維斯達底衣服等等，都是易於回潮到它們化學成份的東西，他要把東西底表面形象後邊其他東西的難解的提示留給她叫她掙扎去，直到她果然畏懼他的時候。在早晨上學以前她要叫他看看她底樣子多麼漂亮——這是因為他對於維斯達底外形不斷批評所引起的一個習慣。他要她樣子時髦，他堅持給她頭髮束一根大的弓形藍色髮帶，他要求把她底矮跟鞋換成靴子來適應季節底變換的性質，她底衣服要按照適於她底面容和氣質的顏色計劃來更換。

「那個孩子底氣質是活潑愉快的。不要把任何陰鬱的東西放在她身上。」有一次他說。

珍妮看出來這種事情必須徵詢他底意見，所以她要說：「跑到你爸爸跟前去讓他看看你底樣子好不好。」

維斯達就來到萊斯特跟前活潑輕快地轉動着說：「看。」

「啊，很好。去罷。」

她就走了。

他漸漸把她十分引以自豪，每個星期日或者某些週日在他們坐車出去時候，他時常把她放在他們兩人中間。他堅決地叫珍妮送她入跳舞學校，戈哈特因為這件事又生氣又憂傷得要瘋了。「這樣地違背宗教！」他向珍妮抱怨。「這樣的鬼玩意兒。現在她去學跳舞了。有什麼用？把她弄成一個壞人——一個可恥的動物麼？」

「啊，不是，爸爸。」珍妮回答。「不是那麼壞。這個學校好極了。萊斯特說必須去。」

「萊斯特，萊斯特；那個人！對於一個孩子什麼是好，他知道的真多呀。一個玩紙牌的，一個喝威士忌酒的！」

「啊，爸爸，您別說了：我不願意您說這種話。」珍妮竭誠地回答。「您也知道，他是個好人。」

「是的，是的，一個好人。在某些事情上也許是，在這件事情上，不是。」

他嘆着氣走開了。萊斯特來近時候，他什麼也不說了。而且維斯達要他怎樣他就怎樣。

「啊，你，」維斯達說，拉他底腦子或者攪他底灰色的面頰。維斯達一這樣時候，戈哈特便不再開口角了。這時候不能控制自己了——有什麼東西湧上塞住了他底喉嚨。「啊，我知道怎麼樣。」他要大聲說。

維斯達就捏他底耳朵。

「別捏啦！」他說。「足够了。」

但是顯然也非得到了她願意不想的時候總是不停止的。戈哈特寵愛這個孩子，她可以隨便支配他；他總是她底忠實的僕役。

三十九

在這個期間，凱恩家庭對於萊斯特這種不正常的的生活習慣的不滿越發強烈了。萊斯特底這種生活不能不變成一種公開的羞辱，而且因為時日推移，這個羞辱對於凱恩家庭的人十分明顯了。到處人言嘖嘖。人們雖然沒有直接地說，但是似乎用了一種證明的方式弄清楚了。老凱恩簡直想不通他兒子受了什麼迷惑居然這樣背棄傳統。倘若那個女人是個什麼名貴的女子——什麼名伶，或者文藝界的名人，萊斯特底行為縱使無法補救，也是可以解釋的。但是萊斯特揀了如魯伊思的描寫的這樣一個才幹很平庸的東西，光面無血色的小人物，他就無法瞭解了。

萊斯特是他底兒子，他的寵愛的兒子；萊斯特沒有按照普通的方式成家是太糟糕了。看看認識他並且喜歡他的辛辛納提女子。例如裴斯·萊蒂麗。從常識上講，他為什麼不娶她呢？她生得好，富於同情心，有天才。老先生十分傷心，後來漸漸地心硬起來。萊斯特這樣對待他似乎是個恥辱。這是違背人情的，或者是不可辯解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凱恩·阿奇巴德思索這件事，最後他覺得應該實行某些變動，但究竟是什麼變動，他也說不出來。萊斯特自己是老闆。萊斯特要怨憤對於他底行動的任何批評。顯然地什麼變動也辦不到。

某些變化促進了即將到來的收場。魯伊思到支加哥做了那次很尷尬的訪問回來之後沒幾個

且就結婚了，萊斯特雖然被邀，但也沒有去參加婚禮。還有一件事，凱恩夫人去世了，於是家庭的調整就成爲必要了。這時萊斯特回家來了，他想到他看見他母親這樣晚而且這樣地少——想到他給了她很多的痛苦——他悲傷，但是他沒有解釋。他父親跟他談話時候想到那件事，但是因爲他底顯明的憂鬱就擱延下來了。他回到了支加哥，又是幾個月的沉靜。

凱恩夫人去世和魯伊思出嫁之後，父親便去跟羅勃特住在一起了，因爲他底三個孫兒能給他老年時期的最大的快樂。至於公司，除去在他死後才發生的最後的調整之外，已在羅勃特手裏。羅勃特竭力向他底姐妹及她們底丈夫和他底父親取得協調，爲的是能得到他所希望的對於公司最後的控制。他絕不是個詭辯者，却是一個譎詐冷靜的商人，超過他弟弟對他所信賴的譎詐。他已經比別的孩子任何兩個加在一起還奮了，但是他偏不露出痕跡而且裝出不大有錢的樣子。他看到嫉妒底危險，於是他採取了克苦的生活方式，把一切重點放在不惹人注目但很現成而堅固的觀線上邊。當萊斯特在游蕩不定的時候，羅勃特在工作——時時刻刻在工作。

羅勃特把萊斯特對於公司的控制中消滅出去的計劃實際上不是很必要的，因爲他父親經過長時間思索了支加哥的形勢之後得到了一個明確的結論——他底財產底任何大的部份不可給予萊斯特。萊斯特顯然不是他從前所想像的那麼堅強的男子。這兄弟二人，在智慧和同情方面，萊斯特也許比較大——在審美和交際方面沒人比得上萊斯特，但是羅勃特以沉默有效的作

獲得了商業的成果。倘若萊斯特在這個競賽階段不振作起來，他該什麼時候振作起來呢？
他底財產交給願意照顧這項財產的人。凱恩·阿奇巴德鄭重地考慮過叫他底律師把他底遺
正說明除非萊斯特改善自己，否則只給他一個名義上的收入就沒他的事了。但是他決定再
斯特一個機會——實際上是提出一個呼籲，告訴他應該放棄他底錯誤的生活方式，把自己
世人面前的一個健全的基礎上。現在還不太晚。他委實有個偉大的前途。他肯堅決地拋掉
活方式麼？老阿奇巴德給萊斯特寫信說他覺得便跟他談談。渡過三十六個小時，萊斯
「即便辛辛苦苦納提了。」

「我想再跟你談一次，萊斯特，談一個我很難提出的問題，」老凱恩開始說。「你知道我
麼麼？」
「心，我知道。」萊斯特鎮靜地回答。

「從前常想，那是我還很年青的時候，我兒子底婚姻冒險不要使我操心，但是我稍微再
歲時候，我對這事的觀點就變了。從我底商業關係中我開始看到一種正確的婚姻對於一
有多大的幫助，後來我就渴盼我底兒子們能有良好的婚姻。我從前時常為你發愁，萊斯
在我還是為你發愁。你近來建立的那個關係給了我無限的苦惱。使你母親憂愁一直到她
時候。那是她底一個大的憂愁。你不以為你所做的已經够受的了麼？外間的閒言碎語已經

這兒。在支加哥怎麼樣，我就知道了，然而那是守不住秘密的。那對於那兒的公司不能幫助。對於你也一定沒有什麼幫助。整個事情拖得太久，你底前途完全受了損害。可繼續下去，你爲什麼繼續下去呢？」

我想是因爲我愛她。」萊斯特回答。

「對於那件事不能鄭重處理。」他又親說。「倘若你愛上了她，你就應該首先跟她結實不該掉了這麼一個女人而且跟她同居了若干年，污辱了她和你自己，現在你還說你也許對她有種色慾，但那不是愛情。」

您怎麼知道我沒有跟她結婚呢？」萊斯特鎮定地詢問。他想知道他父親如何應付這個關「你不鄭重！」老先生用腳子支撐起他底身體，看着他。

「不鄭重，我不鄭重。」萊斯特回答。「但是我可以鄭重。我可以跟她結婚。」

「辦不到！」他父親盛氣地大聲說。「我不能相信。萊斯特，我不能相信像你這樣智慧的男人肯做那樣的事情。你底判斷力哪兒去了？什麼，你跟地公然姦宿了若干年，現在你又跟她結婚了。啊，蒼天在上，倘若你打算跟她結婚，你爲什麼不一開始就辦呢？污辱了你父親，傷了你母親底心，損害了事業，弄下滿城風雨的閒話，然後你再跟那個禍根結婚麼？」

我不相信。」

老阿奇巴德站了起來。

「不要着急，父親，」萊斯特倉促地說，「我們絕不是要那樣做的。我說我可以娶她。她不是個壞女人，我希望您不要像您所想的那樣談論她。您從來沒有見過她。您一點兒都不知道她。」

「我知道的足够了。」老阿奇巴德堅決地斷定說。「我知道好女人的行爲不會是那個樣子的。啊，她在追求你底錢。她還要別的東西麼？這就儼如你臉上的鼻子那麼一目了然。」

「父親，」萊斯特說，他底聲音不祥地低沉下來。「您爲什麼說這樣的話呢？您從來沒有見過那個女人。您不要信賴道聽途說。魯伊恩回到這兒給了一個聾人聽聞的報告，你們也就不加思索完全置信了。她並非您所想像的那樣壞，倘若我是您，我就不會用您那類話來談論她。您在對於一個好女人給予不公道的批評，而且因爲某種理由，您不願意公正。」

「公正！公正！」阿奇巴德捕嘴說。「談起公正不公正來了。聽了一個野妓跟誰同居起來，對於我，對於你底家庭，對於你去世的母親是公正麼？是……」

「別說了，父親，」萊斯特大聲說，舉起他底一隻手。「我警告您。我不願意那樣談論。您批評正在跟我同居的——可以跟我結婚的那個女人。我愛您，但是我不願意您說些沒影兒的

事。她不是個野妓。您什麼都知道，當然您也知道我不會跟中一個野妓的。我們必須心平氣和地討論這件事，否則我就不在這兒。我抱歉。我抱歉極了。但是我不願聽一句這樣批評的話。」

老阿奇巴德使自己安靜下來。他雖然反對他兒子底觀點，但是他仍尊重他兒子底觀點。他坐回他底椅子裏，注視着地板。「他怎樣處理這件事情呢？」他暗中間自己。

「你還住在原來的地方麼？」最後他問道。

「不，我們遷到海德公園了。我在那兒租了一所房子。」

「我聽說有個小孩。那是你底麼？」

「不是。」

「你自己有孩子了麼？」

「沒有。」

「啊，那真叨天之福了。」

萊斯特只搔下巴。

「那麼你堅持要跟趙結婚麼？」阿奇巴德繼續問下去。

「我沒有說堅持跟她結婚呀。」他底兒子回答，「我說我可以跟她結婚。」

「可以！可以！」她父親大聲說，他底惡氣又湧起。『一個何等的悲劇！你同你底前途！你底前程！你想想我怎能鄭重地考慮把我財產底一部份付託給一個毫不重視世人認為正當的事物的男子呢？啊，萊斯特，這個遺囑事業，你底家庭，你個人的名譽對於你似乎無足輕重。我不能明瞭你個人的光榮受到了什麼影響。你好像懷着一種荒誕的不能實現的幻想。』

「那是很難解釋的，父親，而且我不能解釋得很好。我只知道我現在攪入這場麻煩，我不得不把這場麻煩看個究竟。結局也許滿好。我也許不跟她結婚——也許。現在我還沒有決定說我要怎樣做。您必須等待。我要盡力往好的方面做。」

老阿奇巴德只是搖頭表示不以為然。

「你把這個事情弄得一團糟，萊斯特。」他最後說。「你確實弄得一團糟。但是我想你已決心一意孤行了。我說的話似乎絲毫沒有感動你。」

「現在沒有感動，父親，我對不住您。」

「那便，我警告你，你對於你家庭底尊嚴和你地位底光榮若不表示若干考慮，我底遺囑就要修訂。我不能暗中贊助這種事情，也不能在精神上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參加這種事情。我不願意。你或者拋棄她，或者跟她結婚。你應該在這二者之中選擇其一。倘若你拋棄她，一切事情都好了。你喜歡怎樣給她安排你就可以怎樣給她安排。我不反對。你同意給她多少錢，我情願

拿出來。你可以照我底已定計劃跟別的孩子們分別繼承我底財產。倘若你跟誰結婚，那就不能這樣了。現在隨你的便罷。但是不要責備我。我愛你。我是你底父親，我在做我認爲份所當然的事。現在你把事情想想然後告訴我。」

萊斯特嘆息。他看出了這場辯論何等拙劣。他希望。他覺得他父親大概說明了他底意向，但是他怎能丟開珍妮而且自己對自己底良心說得過去呢？他父親果真要取消他底繼承權麼？確實沒有這個意思。甚至現在這位老先生還愛他，他能看出來。萊斯特覺得爲難而且痛苦；這個強迫企圖刺激了他。他，凱恩·萊斯特，想到被迫來做這樣一件事——拋棄珍妮。他凝視地板。

老阿奇巴德看出來他發出了一顆有效的彈丸。

「啊，我們現在再往下談是沒有用處的——這是當然的，是不是？」最後萊斯特說。「我說不上來我將來怎麼辦。我必須拿出時間來想想。我不能立刻決定。」

兩人互相看。因爲世人對於這件事的態度和他父親對於這件事敏銳的感傷，所以萊斯特抱歉。老凱恩因爲他底兒子而覺得惋惜，但是他決心要弄清楚這件事。他不確實知道他是否使萊斯特感傷了，但是他覺得是有希望的。也許萊斯特要回頭的。

「再見，父親，」萊斯特說，伸出手來。「我想我要試試看，我要趕剛點十分鐘的火車回芝加哥去。您再沒有別的話跟我說了罷？」

「沒有了。」

這個老人在萊斯特走了之後坐在那兒深思。一個何等曲折的道路呀！這不是斷送偉大的機會麼？這個對於邪惡與錯誤的何等勇無謀的堅持呀！他搖頭。羅勃特是更聰明的。他是可以控制商業的一個人。他冷靜而且保守。但願萊斯特能這個樣子。他想了又想。過了一個長的時間之後他激動起來。但是在他底內心裏，他底觀看錯誤的兒子依然是引動他的。

四十

萊斯特回到了芝加哥。他發現他嚴重地觸怒了海底父親，嚴重到什麼程度，他說不上來。在他和老阿奇巴德的一切個人關係中，他從未見過他這樣地激奮。但是甚至現在萊斯特都沒有覺得這個裂痕是不可補救的。他幾乎還沒看出來他若希望保持他父親底慈愛和信任，他必須堅決地行動。至於一般人們，他們多少人談論或者他們談論什麼，那有什麼關係呢。他已經長得足能獨立了。但是他能獨立麼？人們十分迅速地說騙騙點點或者窮點底陰影。離開失敗——甚至僅僅失敗底猜疑——似乎是一般男人和女人底下意識的感覺；我們都避免不成功，彷彿我們害怕不成功就像能夠傳染一樣。萊斯特不久就發現了這個成見底力量。

有一天萊斯特碰巧遇見了道濟公司底百萬之富的百腦道濟·柏里，道濟公司在紡織界的地位就與凱恩公司在造車界的地位一樣。道濟是萊斯特底一個最好的朋友。他熟識他就像他熟識克里夫蘭的卜萊斯布里治和辛辛納提的諸爾斯那樣密切。他到過北岸路的他底漂亮的住宅，他們也曾因為商業和社交關係不斷會面。但是自從萊斯特遷出來到了海德公園以後，這種舊有的親密漸漸衰落了。現在他們在凱恩住宅附近的密西干街面對面碰到了。

「啊，萊斯特，又看到了你，我真高興呢。」道濟說，他伸出一隻合禮的手，但是似乎有

點兒冷淡。「自從上次見過你以後，我聽說你走了，而且結婚了。」

「沒有，沒有的事。」萊斯特從容地說。他帶著希望從世俗方面來瞭解他的那樣一個人處神氣。

「倘若你結了婚，幹麼這樣秘密呢？」道濟問，他含笑，但是嘴角稍微歪扭了一下。他試著要做得令人高興而且適當地通過一個困難的局面。「我們這幫人對於那種事情總是大驚小怪的。你應該讓你底朋友知道呀。」

「噢，」萊斯特說，他覺得社會的刀刃正刺入他底心裏，「我想我要用一種新的方式。反正我對於那種事不大興奮。」

「那是種口味問題了，是不是？」道濟有點兒茫然地說。「當然，你是住在市內罷？」

「住在海德公園。」

「那是個愉快的地方，別的方面近來也好罷？」他伶俐地改換了話題，然後敷衍了事地揮手告別了。

萊斯特對於像道濟這樣一個男子——倘若他果真相信萊斯特已經結婚——提出的詢問沒有立刻弄明白。若在通常情況之下，萊斯特底朋友們要知道許多關於新夫人底事，要有生活在同等社會地位的人們常見的小小的親密的接觸。道濟要邀請萊斯特偕同太太到他家去，他要明

確地約定去拜訪新夫人。然而這類事情一點兒也沒有，萊斯特注意到這是有意思的省略。

莫爾夫婦，阿德里克夫婦，和其餘二十幾個他同樣認識的人也是這樣。顯然地他們都認為他已成家立戶了。他們很願意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他們還有意跟他開玩笑說他對於那件事爲什麼這樣祕密呢，但是他們不願意談起賴恩太太。他開始看到他這件事顯然要對他發生壞的影響了。

最壞的一刺——因爲它不算是有意的，所以成了最殘忍的一刺——是他在聯合俱樂部受到的他底一個舊相識惠特尼底一刺。有天晚上萊斯特在那兒吃飯，當他從存衣室經過大閱覽室到紙燭閣子去的時候，惠特尼在大閱覽室裏遇見他。惠特尼是個典型的社交人物，細高的身材，光滑的面孔，毫無瑕疵的衣著，有點兒喜愛譁論，而且今天晚上有點兒喝醉了。「喂，萊斯特，」他招呼。「關於海德公園的你底家眷的風言風語是怎麼回事呀？喂，你要……你結了婚時候，你怎樣對你太太解釋呢？」

「我不必解釋，」萊斯特憤激地說。「你爲什麼應該對於我底事情這樣感覺興趣呢？你並沒有同我住在一所房子裏，你管得着麼？」

「喂，哈！哈！哈！現在很好了，是不是？你沒有娶那個常同你在北側區乘車出遊的小美人麼？娶了沒有？啊，哈！哈！哈！哈！我敢起誓。你娶了！那麼，你娶了沒有？沒有麼？」

「惠特尼，住嘴。」萊斯特粗暴地說。「你胡說八道。」

「請饒恕，萊斯特，」惠特尼茫然而清醒地說。「我請你饒恕。記住，我有點兒醉了。在那邊一個屋子裏我一連氣兒喝了八瓶威士忌。饒恕，我酒醒以後，我要找個時間跟你談談。看，萊斯特麼？啊，哈！哈！哈！我有點兒放肆，只是有點兒放肆。啊，再見，哈！哈！哈！」

萊斯特受不了「哈！哈！哈！」那種古怪的聲音。它刺痛他，縱然它是出於一個醉漢底嘴裏。「那個常同你在北側區乘車出遊的小美人。你沒有娶她麼？娶了沒有？」他習慣地重述惠特尼底鹵莽的話句。天啊！但是還有點兒粗野！他從前絕沒受過這類的話句——他，顧恩·萊斯特，這種話使他思索。因為他要溫善地對待珍妮，他確實在付昂貴重的代價。

四十一

但是更壞的還在後邊呢。美國人民喜歡閱讀有名的人物，劉恩世家是富有的，在社會上也是顯赫的。據說劉恩世家底主要繼承人之一萊斯特娶了一個婢女。他，一個百萬豪富底繼承人！這件事可能麼？對於報紙這是一項多麼新奇的材料呀！不久新聞報道開始出現了。一個名叫「南側窰報」的社會新聞小報不指名地把他描述作「辛辛苦納提馳名富有的造車商之子，」然後簡要地畫出它所知道的故事。「至於××太太」，它聰明地繼續登着，「她不大知名，只知道她曾在克里夫蘭一個出名的家庭裏當過女婢，以前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城當過女工。經過高等社會中這樣一場畫兒似的桃色事件之後，誰能說這段浪漫史不引人入勝呢？」

萊斯特看見了這段新聞。他沒有把報帶回來，但是某個善心人故意把那段新聞劃出來，然後把那張報寄給他。他頗感激憤，因為他立刻猜疑這是個向他敲詐的計劃。但是他不知道確實應該怎麼辦。當然他願意使這類批評停止下來，但是他又想到倘若他做任何努力使這類批評停止下來，他也許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於是他置之不理。當然「南側窰報」上的那段新聞引起了別的報紙底注意。它很像個良好的新聞故事，有個比其他的編輯更富於企業精神的星期編者把這段浪漫史集寫起來。舊版的星期新聞故事都是這段浪漫史，還有彗星的標題「不愛黃金愛女

婢，——還有萊斯特，珍妮，他們海德公園住宅，辛辛納提凱恩公司和米西干街貨棧底照片——這樣一個展覽當然要造成一個騷動。凱恩公司沒在任何一家日報或星期報登廣告。所以各報不見萊斯特一點兒情份。倘若萊斯特事前得有警告，他可以向那家報館登廣告或者向那個報底發行人懇訴一番就把這個事情完全按下去了。但是他事前不知道，所以他沒有力量防止刊佈出來。那位編者把這個故事做了一個從頭到尾的調查。辛辛納提，克里夫蘭，和哥倫布城的當地新聞記者都受到指示用電報告訴他關於珍妮在這些城市裏的歷史底種種。克里夫蘭記者訪問卜萊斯布里治家庭珍妮是否曾在那兒工作。從哥倫布城得到了竄改過的戈哈特家庭歷史。珍妮在北側的住所——在她被人假想的結婚之前幾年的住所也被發現了，於是整個故事便很好地排湊起來了。報館編著底居心並非狠毒或者醜評，而且甯可說是恭維的。一切譏刺的事物，如維斯達底私生，萊斯特和珍妮夫妻似的同居底淫穢，他底家庭關於這項匹偶的著名的反對底實際根據等等，都加以忽略了。新聞底中心概念是構成一個羅米歐與朱麗葉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裏萊斯特是個熱誠的自我犧牲的情人，珍妮是個貧窮的可愛的女工，她底百萬之富的情人把她提擡到很高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地位上。一個特殊的報紙藝術家作了一套生活景色描述這個浪漫史底各個不同的階段，於是全篇故事都用最可稱贊的黃色新聞體裁處理了。其中有張出了報酬從萊斯特底辛辛納提照相師那兒弄來的萊斯特照片；珍妮底相片是在她出去走路時候被一個報館底

藝術家用快鏡暗中拍照的。

所以顯然地，這個故事出現在清朗的天空裏——充溢着很恭維的甜膩的語句，但是在背後却浮現起陰暗的悽愴的事實。珍妮起初沒有看見這個新聞，萊斯特偶然碰見了這張報紙，但是把它撕了。他煩惱憤怒得難以言喻。「想想，該死的報紙對於一個沉靜地只顧自己底事情過着私生活的公民做出這種樣子！」他自己想。他走出房子，最好還是隱藏着他內心深處的憂鬱。他避開比較人多地方，特別是市內的繁華區，他坐着車走得很遠，經過農舍叢路到了廣闊的大牧場。電車轉彎走過時候，他想到他底朋友在如何想法呢——道濟，莫爾，阿德里克，和別的人們。這真是個巨大的衝擊。他能做到最好的辦法是對這個新聞硬着臉皮什麼也不說，或者以漠然的動作用手把它揮開，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他要防止再有類似的批評。他比較沉靜地返回住宅，他恢復了心身的均衡，但是他急待星期一到來，那時他可以找他底律師華特生先生去。但是當他見了華特生先生時候，他們一會兒就商妥採取法律行動是愚蠢的。聰明的辦法是不理這回事。

「但是再有這類的事，我可絕對不能忍受了。」萊斯特結論說。

「你不用管了。」律師慰藉地說。

萊斯特站了起來。

「奇怪——我們這個該死的國家！」萊斯特大聲說。「一個有小錢的男子除了偉大的公共事業以外不能有一點兒隱居生活。」

「一個有小錢的男人，」華特生先生說，「正像脖子上拴了一個鈴兒的貓。每個老鼠都確實知道它在什麼地方和它在幹什麼。」

「這是個合適的比喻，」萊斯特心酸地表示同意。

有好幾天珍妮絲毫不知道這個報紙上的新聞。萊斯特覺得他不能跟她談這回事。戈哈特從來不看邪惡的星期日報紙。最後有珍妮鄰居的一個比較不大圓滑的朋友告訴珍妮說她在報紙上看見了她底照片。

珍妮起初不明白。「關於我底一個新聞麼？」她驚奇地大聲說。

「是的，關於你和凱恩先生的。」她底客人回答。「你底戀愛故事。」

珍妮倏然臉紅了。

「什麼，我沒有看見呢。」珍妮說。「你看清楚確實是關於我們的麼？」

「啊，當然是。」斯丹達爾夫人笑了。「我怎麼能弄錯呢？報就在我家裏呢。我回去時候叫瑪麗給你送過來。你在照片裏樣子很讚美呢。」

珍弄向後退縮。

「我希望慈瑪麗把報送過來。」她微弱地說。

她奇怪他們從哪兒弄到她底相片呢，那個新聞說了些什麼呢。首先是她想到這個新聞對於萊斯特的影響，她倉惶失措。他看見了這個新聞麼？他為什麼沒有對她談起呢？

隣人底女兒把報送來了，珍妮瞥見標題頁時候心裏還是安靜的。再一看，那都是——直接而倔強地呈現在她底眼前。標題顯著得可怕——「百萬富豪戀婢女」排在左面是萊斯特右面是珍妮底相片底中間。還有一個附帶的說明解釋著名的辛辛納提造車世家底子弟萊斯特如何爲了娶上他底心愛的人兒而犧牲了巨大的社會上的機會和榮譽。下面散印着許多其他照片——萊斯特在下萊斯布里治夫人宅第裏向珍妮求婚，萊斯特同她站在一個莊嚴的傳統神氣的牧師面前，萊斯特同她坐在一輛漂亮的四輪馬車裏，珍妮站在一座龐大的宅第底窗戶旁邊（事實上是個用華麗的懸掛物裝飾起來的一所大房子）注視遙遠的一個很樸素的工人底小舍。珍妮覺得自己彷彿必須爲了這個恥辱而死掉。這回事對於她有什麼意義，她倒不大放在心上，但是萊斯特，萊斯特，他一定做何感想呢？他底家庭做何感想呢？現在他們又有了一根棍子用以打擊他和她了。她對這回事試着保持鎮靜，竭力控制感情，但是眼淚依然又湧了上來，只有這次它們是反抗失敗的眼淚。她不願意這樣被窮追極迫。她想留下自己一個人。她試着現在就做，爲什麼世人偏來千方百計地往倒推她而不來幫助她呢？

四十二

萊斯特看見了，關於他們的新聞這件事情在那天晚上完全告訴珍妮了，因為他把那張報帶到家裏，他是經過了熟思之後決定把那張報帶到家裏的。他曾告訴他們倆人之間不可以有任何隱瞞。兇猛地來到了足以擾亂他們安寧的這件事情依然是個適切的例子。他決定告訴她一點兒都不要想這件事——這件事沒有什麼，雖然使他在世人眼裏發生許多變化。這個令人沮喪的歷史底影響是永遠不能消除的，聰明的人們能够看清楚他在怎樣生活着。陪襯着圖片的那篇文章說明了他如何從克里夫蘭到芝加哥追求珍妮，她是如何地羞怯而逃避，和他如何必須經過長時的求愛才得到了她允諾。這是解釋他們在北側區的同居情形的。萊斯特發覺這是在真實的故事上邊加蓋糖衣的愚笨的企圖，他由不得忿怒。但是他仍然願意這樣處理這個故事，而不願意用某種更兇暴的格調發表出來。他到了家時候從衣袋裏掏出這張報來，把它攤在書齋的桌子上。站在緊旁的珍妮看着他，因為她知道什麼事情來了。

「珍妮，這兒有點兒令你發生興趣的東西。」他乏味地說，指向整列的圖片和說明。

「我已經看見了，萊斯特。」她疲倦地說。「斯丹達爾太太今天下午拿給我看了。那時我不知道你看見了沒有呢。」

「這是對於我底態度的有點兒誇大的描寫，是不是？我還不知道我是這樣一個熱誠的編米歐呢。」

「萊斯特，我非常對不住你，」珍妮說，她在乏味的幽默的面孔下邊看到了這件事情對於他的嚴重的意義。她早就知道萊斯特不表現真實的感情，他底大的不幸就是說出來。他對於不可避免的事物，殘酷的事物，喜歡開個玩笑然後輕鬆地撇開。這個輕微的批評只意味著「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的，所以我們要善自處之。」

「啊，不要難過，」他禮讓說。「那絕不是現在能處理的事情。它也許含着滿好的意味呢。我們碰巧處於衆目睽睽的地方。」

「我明白。」珍妮說，探身到他跟前。「無論如何是我對不住你。」

過了一瞬，飯預備好了。這個意外事件結束了。

但是萊斯特丟不開事情積下去了這個思想。上次他跟父親晤談時候他父親相當明白地給他指示出來，現在這個報紙的惡作劇又在頂點上加了一個帽子。他可以放棄他跟舊社會的假裝的親密。舊社會不要他，或者起碼是更守舊的那個部份不要他。少數的未婚男子，少數的愉快的已婚男子，一些醜陋的已婚未婚的女子看穿了舊的社會而依然喜歡他，但是他們不跟他維持社交關係。實際上他成了一個被逐棄者；除去改良他自己底道路而外，什麼也不能挽救他；換句

話說，他必須一下子永久放棄珍妮。

但是他不願意這樣做。這個念頭對於他是痛苦的——在任何方面都是討厭的。珍妮底心智越長越聰穎。她開始像他一樣清楚地觀察事物了。她不是個卑賤的，野心勃勃的，趨媚附勢的人。她是個偉大的女人，也是個好的女人。把她拋掉是個恥辱。而且她生得好。他四十六歲，她才二十九歲；而且看去像個二十四五歲的。在別人身上尋找年青，貌美，情投，聰穎和你底觀點——溫柔化的和在情緒上美化的觀點——是一件特殊的事情。正如他父親所說的，他做了他底牀。他只好躺上去。

這們令人討厭的新聞事件發生之後不久，萊斯特就說他父親病得很重而且十分衰弱了；也許隨時有到辛辛納提去的必要。他父親去世的消息來到時候，他底工作正壓得他喘不過氣來。當然萊斯特大為驚訝悲慟，他懷著追憶和悲傷的心情回到辛辛納提。對於他，他父親是個偉大的人物——完全撇開他們父子關係來說，他仍是個良好的有趣的老先生。他記得他兒時父親如何把他放在膝蓋撫養，父親如何把他在愛爾蘭早年的生活和後來稍微年長時候的商業奮鬥的故事講給他聽，到他長大成人時候，父親如何把他底商業生涯的規模和商業智巧印在他底心上。老阿奇巴德是極端誠實的。他認為萊斯特底口直心快是承襲了他底天性。「永遠不要說謊話」是老阿奇巴德不斷重述的中告。「必須表裏如一。這是生命底呼吸——真實，這是真正價

徹底基礎，商業成功底基礎，誰要堅守它，它就使誰成爲著名的人物。」萊斯特相信這個。因爲父親嚴格地堅守真實，他非常尊敬父親。現在父親去世了，他覺得惋惜。他希望他能得到饒恕而和父親妥協起來。他半信半疑地想老阿奇巴德倘若瞭解了珍妮呢，他就會喜歡珍妮的。雖然他依舊覺得阿奇巴德愛喜歡珍妮的，但是他沒有想到他是有過機會把事情矯正起來的。

他到了辛辛納提時候正在下雪——狂風大雪。雪片濃厚迅速地飄落下來。車輛發出抑悶的聲音。他從火車走下來時候，阿密在迎候他，她雖然過去跟他意見不和，但仍高興來接他。在姊妹之中阿密是最能忍耐的。萊斯特擁抱她，吻她。

「阿密，你這樣來接我，彷彿我是在早年見到你似的。」他說。「家裏的人好麼？我想他們都在這兒罷。啊，可憐的父親，他底日子來到了。但是他仍然活著看見了他想看的一切。我想他對於他努力底結果是很滿意的。」

「是的，」阿密回答，「而且自從母親去世以來，他很孤寂。」

他們坐着車懷着親切的良好情緒談着往事和陳跡，他們到了家門口。近支的本人和遠近親戚都聚在老宅子裏。萊斯特和人們道過了習慣的悼唁，他這時發現了他父親活得足夠長久的了。他有了一個成功的生活，而且他的死好像個成熟了的蘋果從樹上落下來一樣。萊斯特到了他艱難的談話裏裏看他的，他躺在黑棺材裏，一陣往昔的慈愛淹沒了他。他看着父親洗刷整潔

的，堅決的，正大的面孔，他微笑了。

「這位老先生從頭到尾是個大人物，」他向在場的羅勃特說。「我們眼下還找不到一個能換更好的人呢。」

「我們找不到。」他哥哥嚴肅地說。

葬儀完了之後，決定立刻宣讀遺囑。魯伊思丈夫急於返回布法羅城；萊斯特也必須回芝加哥去。葬儀完了的第二天，家裏的人便被召集起來在已故的車輛製造家庭法律顧問耐特，吉特萊，和奧布連三位先生的辦公室集會。

當萊斯特坐著車來參加集會時候，他覺得他父親絲毫不會採取傷害他底利益的行動。自從他們上次晤談以來，時間過得並不太長；他曾使用時間來思索事情，他父親也把這種時間給了他。他覺得除了因為他跟珍瑪的結合而外，什麼事情都是跟老先生意見一致，他底商業的判斷對於公司是寶貴的。他想父親對他有不利的是成兒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他們到了法律事務所的辦公室時候，奧布連先生，一個雖然相貌悅人但是坐立不安的矮子，向凱恩家所有的人和各種繼承人與受讓人問候並且熱烈地握手。他當凱恩·阿奇巴德底個人法律顧問有二十年了。他知道他底怪想和怪癖。他認為他担當一個父親的遺囑監視人是綽有餘裕的。他喜歡凱恩家所有的孩子，特別是萊斯特。

「我想現在我們都到了。」最後他說，他從衣袋裏掏出一付大的角質的閱讀眼鏡，敏捷地向周圍看了一下。「好極了，我們可以開始了。我一直讀這個遺囑，不必要什麼開頭語了。」

他轉向他底辦公桌，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一項文件，消除喉嚨，然後開始了。

在某些方面，這是個奇特的文件，因為它從一切小的遺贈開始；首先是給予老的僱員，僕役，和朋友们小額款子。其次是對於宗教慈善事業的遺贈，最後輪到近支的家屬，而且先從女孩子們開始。伊莫金作爲一個忠實可愛的女兒應得公司股份六分之一和死者其他財產底四分之一（地產沒有她底份兒），共約八十萬元。阿密和魯伊思也得到確切同等的遺產。孫兒們到了成年時候可以因爲他們品行優良分得小數的紅利。然後就說到羅勃特和萊斯特了。

遺囑開始寫着：

「茲因余子萊斯特事件所引起之糾紛，余認爲確定若干條件以控制余其餘財產之分配乃余之責任。即：凱恩製造公司股份四分之一及余各項財產如動產，不動產，金錢，股票，證券等四分之一與余愛子羅勃特以示承誼彼之忠誠服務，另有余各項財產如動產，不動產，金錢，股票，證券等四分之一由彼代爲其弟萊斯特保管，待萊斯特行爲符合下文所列之條件，時得停止保管。余切盼凡吾兒女皆須贊同羅勃特對凱恩製造公司及付託羅勃特其他權益之指導直至彼自

「消除此種控制或提出更善之辦法時為止。」

萊斯特低聲宣誓。他底臉變色了，但是他沒有動。他不願意裝樣子。這兒他甚至似乎沒有個別地被說到。

「但是下文所列」的條件很充份地說到了他，雖然那時沒有當衆朗讀出來。奧布連先生說這是依照他們父親底意願的。後來萊斯特立刻知道了他將來每年拿一萬元，為期三年，在這三年的時間裏有兩件事情叫他任擇其一：第一，倘若他還沒有跟珍妮結婚，他要甩掉她，這樣使他底生活在道德上跟他父親底願望符合了。倘若如此，萊斯特應分的財產可以立刻接收過來。第二，倘若他還沒有跟珍妮結婚，他可以自行決定跟她結婚，倘若如此，這特別撥付給他的為期三年的每年一萬元要繼續到他死的時候——但是只繼續到他死的時候。他死之後，對於珍妮分文不付。這每年一萬元是二百股 L·S·和 M·S·股票底年息，這項股票也由羅勃特代為保管直到萊斯特做了決定之後才對這項股票實行最後的處理。萊斯特死了之後，這項股票就按照比例分給當時在世的家人。倘若有任何違犯這個遺囑的繼承人或受讓人，他或她底分受權利就完全取消。

萊斯特看到他父親何等澆灌地考慮他底事件，覺得驚異。你讀到這些條件時候，有點兒懷疑他底哥哥參預了這些條件底擬製，但是當然他未能斷定。羅勃特沒有給他任何敵視底直接證

據。

「『預遺囑是誰擬的？』後來一會兒他問奧布連。

「啊，我們都參預了一份兒。」奧布連有點兒忸怩地回答。「這是個很難草擬的文件。凱恩先生，你知道什麼都不能打動你父親的。他是塊金剛石。可是在這些條款之中，關於某些條款，他自己幾乎取消了他的願望。你知道，當然我們毫不干預遺囑底精神的。那是你和他之間的事。我很討厭干預遺囑底精神。」

「噢，我完全明白了！」萊斯特說。「你不要擔心了。」

奧布連先生很感謝。

在宜讀遺囑時候，萊斯特像個牛似地呆坐著。

過了一陣，他隨着別人站了起來，做出不以為意的樣子。羅勃特，阿密，魯伊思，和伊莫金都覺得震驚，然而不是確切的無限制的惋惜。萊斯特底行為當然很壞。他給了他父親很大的觸犯。

「我想老先生在遺上邊有點兒粗暴，」坐在萊斯特旁邊的羅勃特說。「我實在沒有想到他做得如此之甚。倘若是我，別的一些辦法可以令人滿意的。」

萊斯特嚴肅地微笑。「沒關係。」他說。

伊莫金，阿密，和魯伊思急欲安慰他，但是，不知道該說什麼。「我想爸爸做法不十分對，萊斯特。」阿密爾然說。但是萊斯特有點兒粗暴地揮手叫她走開了。

「我忍受得了。」他說。

萊斯特站在那兒算計着倘若他不迎合他父親底願望，他底收入有多少。L·S·和M·S·股票二百股在公開市場裏每種值一千元多一點。利息五六釐，有時比這多點，有時比這少一點。按照這個利率，他一年可以有一萬元，不會再多的。

這個家庭集會散了，各奔各的路，萊斯特回到他妹妹家裏。他趕快出了這個城市，他拿公事作為藉口來避免和任何人吃中飯，趕上了最早的一趟火車返回支加哥了。他坐在車裏沉思。

他底父親實際上照護他就是這麼多！果然能這個樣子麼？他，凱恩·特斯特，一年一萬元，而且為期僅只三年，三年以後，倘若延期只有依照跟珍妮結婚這個條件了！「一年一萬元，」他想，「而且是為期三年！哎呀，隨便一個伶俐的書記都能掙得這個數目，想想，他居然這樣對待我！」

四十三

這個強迫的企圖是使萊斯特明確地跟家裏對立的一個東西，至少暫時是如此。近來他十分清楚地發覺了他做了一個大的錯誤；第一是沒跟珍妮結婚以避免謗言，第二是她想離開他的時候他沒有答應。這件事情沒有兩條路可走，所以他弄得一塌糊塗。他損失不起他底全部財產。他自己也沒有充足的錢，所以珍妮要不快樂，他能看得出這個。爲什麼她該不快樂呢？他不是快樂的。縱然他願意跟她結婚，他願意接受這鄙吝的一年一萬元麼？最後他願意丟掉珍妮，叫她一下子永遠走出他底生活之外麼？他不能下定決心；這個問題太複雜了。

雜儀結束之後萊斯特回到家裏時候，珍妮立刻看出來他有了什麼變故，超出一個兒子對於父親之死的天性的悲傷之外的什麼事壓着他底心靈。她奇怪，到底是什麼事呢。她同情地試着走近他，但是他底受了傷的心靈不能這樣容易地治好。當他底自尊受了傷害時候，他變成野蠻的，乖戾的——誰要惹他，他就能打誰。她頗感興趣地觀察他，她希望爲他做點什麼，但是他不理她。他悲傷，她也只紅同他一起悲傷。

時光流逝，不久他父親底死所造成的經濟形勢需要加以謹慎的考慮了，工廠經理部必須改組。羅勃特必須依他父親底願望來做董事長。萊斯特跟公司的關係要加以裁決。除非他對珍妮

變了心，否則他不能是個股東了。事實上他什麼都不是了。繼續當秘書兼會計，他至少得有一股。羅勃特肯給他一股麼？阿密，魯伊思，或伊莫金肯給他麼？肯肯把股票賣給他一點兒麼？家裏別的人肯做任何優待嗎？羅勃特底特權麼？他們可在目前對於萊斯特採取不友好態度，所以他知道他正面對着一個棘手的形勢。解決的方法是——攪說珍妮。倘若他攪說珍妮，他就不必乞求股票了。倘若他不攪說珍妮，他就違背了他父親底遺囑。他心裏翻來覆去慢慢地周詳地想。他能清楚地看出形勢底發展。他必須或者拋棄珍妮，或者拋棄他一生的前途。何等的進退兩難呀！

羅勃特雖然斷言過他可以想出別的滿意的辦法，實際上他對於這個形勢是非常高興的；他底夢想慢慢地就要完成了。羅勃特早就想把他底計劃完成了，完成底方式不只是通過凱恩公司本身底改組，而且把業務擴大，跟若干造車公司合併。他倘若能够在東部和西部得到兩三個大公司跟他合作，售價便可減低，生產過剩便可避免，一般費用也可大為減少。他經由一個紐約代理人購買外面造車公司股票已經有些時候了，而且他就要準備行動了。第一他要自己當選為凱恩公司董事長。因為萊斯已經不再是經理人，他可以選選阿密底丈夫作副董事長，也許另外一個人——不是萊斯特——作秘書和會計。在遺囑底條件下，給萊斯特暫時擱置一旁希望他同心轉意的股份和其他財產要由羅勃特管理和投票。他父親底意思顯然是說他——羅勃特應該

幫助他壓迫他底弟弟萊斯特。他不願意露出卑鄙來，然而這是非常容易的辦法。這個辦法給了
他一個實行的公正的義務。萊斯特必須同心轉意，不然，他就得讓羅勃特隨意支配凱恩家底事
業了。

掌管支加哥分公司業務的萊斯特預見到事情底趨勢。現在他發覺他已被放在凱恩公司外
邊了，他——一個在哥哥容忍之下的分公司經理，這個思想大大激動他。羅勃特沒有說過一句
話表示這樣一種變化要發生——事情很像從前一樣地進行着——但是現在顯然羅勃特底建議就
是法律。實際上萊斯特是他哥哥底一年這麼多薪水的僱員。這使他心裏作嘔。

幾個星期後，他覺得彷彿他不能再忍受的時候來到了。他一向是個自由而獨立的經理人。
以往每年股東會只是一人之事而且只是個形式，因為投票的事都由他父親一個人辦了。但是現
在即將到來的股東年會要成爲投票人底聚合了，他哥哥作主席，他底姐妹們很可能由她們底丈
夫代表出席，至於他，萊斯特，根本就不能出場。這將要成爲一個大的失敗。因爲羅勃特關於
自願給予或者賣予萊斯特使他有資格在凱恩公司裏當個董事參加會議或者佔據任何正式位置的
股票一字未提，他決定上書辭職。這樣便使事情達到危機階段。這要讓他哥哥看看他不願意以
任何方式承受他底恩惠，也不願意保持並非靠着能力和跟他結婚的人們底願望而歸他所有的東
西。倘若他願意以攬棄珍瓏而重新進入凱恩公司，他要拿跟分公司經理完全不同的資格回來。

他叫人給他錄了一封簡單率直的公函，這封公函裏寫着：

「親愛的羅勃特：我知道在你領導之下的公司必須改組的時候已經來近了。我沒有一點兒股份，我沒有資格作爲一個董事參加會議或佔據秘書兼會計的位置。我希望你把這封信作爲我辭卸這兩個位置的正式通知而予以核准，我希望你底董事們考慮應該怎樣處理這兩個位置和我底服務，我不渴望僅僅以分公司經理的資格保持分公司經理的資格；同時我不願意做任何攪攪你底未來計劃的事情。從這裏你可以看出來我不準備接受父親遺囑裏提出的建議——至少目前不準備接受。我願意明確地瞭解你對這個事情的觀感。請寫信告訴我。

萊斯特。」

羅勃特坐在辛辛納提他底辦公室裏，嚴肅地考慮這封信。這彷彿是他弟弟因爲挫折而給他的「釘子」。倘若萊斯特能像他底直率似地同樣謹慎，他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但是這個人心裏沒有謊詐——沒有狡猾。羅勃特心裏知道萊斯特決不肯做一件狡猾的事來成功一件必須的大事。「你有時必須殘酷——你必須狡猾，」羅勃特要這樣對自己說。「當你賭起大注時候，你爲什麼自己不對現實呢？」他這樣說，而且這樣做了。

羅勃特覺得雖然萊斯特是個十分適宜的傢伙，但是他，他底弟弟不十分溫馴以適應他底需要。他太直言無忌，太愛爭辯，倘若萊斯特屈服於他父親底遺囑而掌有了他那份財產，他就必

然成爲公司事務一個積極的股東。萊斯特更成爲羅勃特道路上的障礙物。羅勃特願意這樣麼？他決不願意，他很願意萊斯特牢固地附着珍妮，至少在目前這樣，如此他就可以無聲無嗅地任意把他辭掉了。

經過長時間的考慮之後，羅勃特叫人筆錄了一封得宜的信。他說還沒有下定決心他要怎樣辦。他不知道他底妹夫們願意怎樣辦。所以必須商談一下。至於他那方面，他很願意讓萊斯特繼續擔任祕書兼會計，倘若能有法這樣安排的話。也許最好是把這個事攔下來。

萊斯特咒詛。羅勃特底旁敲側擊是何居心呢？他十分清楚這事情將來會怎樣安排。一談就足能使萊斯特有資格來積極參加公司事務了。羅勃特怕他——這是基本事實。因此他不願意保持分公司經理的位置，他要立刻辭職。於是萊斯特寫了一封回信說他已經各方面都考慮到了，決定暫時自己另謀生財之道。倘若羅勃特有法安排，他希望派個人到支加哥來接收這個分公司。期限是三十天，幾天之後來了一封惋惜的回信說羅勃特萬分抱歉，但是倘若萊斯特已經下定決心了，他就不願意妨害他心目中的任何計劃了。伊莫金底丈夫米治萊早就想在支加哥住，他可以暫時承擔這個工作。

萊斯特微笑了。羅勃特顯然在盡善地利用一個很微妙的形勢。羅勃特知道他，萊斯特，能自己把事情結束起來，他也知道萊斯特很不願意這樣做。報紙要抓住全盤故事。他和珍妮的關

係這件事情無論如何已經四處傳佈了。他可以拋棄她而求得問題最好的解決。所以一切又回到拋棄珍妮這個難題了。

四十四

對於萊斯特這樣年紀的一個男子——他現在已經四十六歲了——縱然暫時每年有一萬五千元（包括遺囑下得的一萬元）的收入，但被拋出家庭之外弄得舉目無親也是一件惱人而沮喪的事。現在他發覺除非他在最近將來做些很幸運而獲利的安排，否則，他底事業實際上便算結束了。當然他能同珍妮結婚。這樣他可以每年有一萬元的收入直到他死了為止，但是這樣也終止了他合法分承祖財產的機會。此外他可以賣掉現在給他每年生息大約五千元價值的七萬五千元的小股數，然後試做某種實際的投資——比如弄個競爭的造車公司。但是他願意在這個競賽的階段插進腿去開始跟他父親底老公司進行不斷的鬥爭麼？再者，這要成爲一個艱苦的工作。凱恩公司已經有了最嚴酷的競爭者，但凱恩公司常是佔先的。萊斯特唯一現成的資本就是他底七萬五千元。他願意用小規模的無聲無嗅的方式開始麼？就現在情勢來說，在造車工業界裏獲得一個立足之地是需要錢的。

萊斯特底煩惱是他賦有優良的幻想和相當的見識，但是缺乏對於他個人的優越底無情的，胸襟狹窄的堅持，這種堅持差不多是每個大的商業成功底必要的元素。在工商界裏當一個有力的人物通常意味著你必須是個有一個觀念的人，那個觀念就是上帝所賜給的生命注定了你在你

所選擇的那個分野裏有個遠大的前途。它意味着一件事物，一塊肥皂，一個新的開罐器，一把保險刀，或者一個加速器必須以巨大的力量抓住你底想像，好似狂燃的火焰，而且成了你底生存裏不可或缺的東西，而且總需要貧困和年青幫助他刺激這種熱情。他發現的事物和他忙著做的事物必須是通往成千的機會和成千的快樂之門。幸福必須是遙遠的，否則熱情之火就不能燃得十分明亮——動促不是以做到大的成功。

萊斯特沒有這種必需的熱情的特質。生活已經使他看到所謂快樂底大部份。他從幻想中看見了時常熱鬧地談說過的快樂。當然錢是主要的，他已經有錢——足夠使他舒適地生活的錢。他願意拿這個錢冒險？他深思地向周圍看。他也許拿這個錢冒險。他確實不能舒服地沉思着坐觀別人爲他底餘年而工作的事。

最後他決定抖起精神調查情勢。他對自己說過他是不着慌的；他不願做一個錯誤。他首先要給同業，給那些從事車輛製造或銷售的人們知道他至少暫時脫離了凱恩公司而另行開闢其他關係的機會。於是他宣佈他說離了凱恩公司到歐洲去，表面上是爲了休息。他從未到過外國，珍妮也喜歡去。維斯達留在家裏跟戈哈特和一個婢女在一起，他和珍妮就周游一下，看看歐洲的情形。他願意到維尼斯和巴登巴登去，這是被推崇的避暑聖地。對於埃及的開羅和盧克索（古希臘狄比斯城故址），雅典的巴薩農寺的遺跡，他一向是心嚮往之的。他出遊完畢之後，

可以回來鄭重地集中起他底意志了。

他父親去世之後第二年春天，他實行他底計劃了。他結束了他底貨棧工作，愉快周詳地計劃了他底旅行。他把珍妮作爲他底知心的旅伴，於是他們把旅行所需的舒適品收拾好了，他們搭了一艘輪船從紐約到利物浦。在英倫三島過了幾星期之後，他們到埃及去。從那兒折回來，經過希臘和義大利到了奧國和瑞士，後來經過法國和巴黎到了德國和柏林。萊斯特經見的新奇事物給了仲慰藉，可是他有一種不舒適的感覺就是他覺得他在浪費時間。偉大的工商企業不是由旅行家建立的，而且他也不是在尋求健康呢。

另一方面，珍妮所看見的事物使她心蕩神怡，盡量地欣賞了這個新的生活。珍妮在盧克索和卡納克（在盧克索附近的一個鄉村，有古狄比斯遺跡——譯者註）的前面——這是珍妮夢也夢不到曾經有過的地方，她知道了更古的文明，有力的，複雜的，完美的文明。千百萬的人民會生活在這兒，死在這兒，信仰別的神，別的政體，別的生存條件。珍妮在一生裏第一次得到了世界何等之大這樣一個清楚的觀念。現在從這個觀點——從衰微的希臘，滅亡的羅馬，和被遺忘的埃及這個觀點來看，她看出了我們底小小的困難，我們底小小的信仰是何等地意義微末呢。她父親底路德教——也似乎不再有很大的意義了；俄亥俄州哥倫布城底社會經濟——也許是很無意義的了。他母親會因爲世人——她底隣人——底想法而憂怒過，但是這兒有許許多多

死了的人，其中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壞的。萊斯特解釋他們道德水準底不同有時是由於氣候，有時是由於宗教的信仰，有時是由於像穆罕默德這類特殊人物底講述。萊斯特喜歡指出傳統在這兒，在這個更大的世界裏凝縮得何等之小，珍妮也開始朦朧地看到了。現在假使承認珍妮是壞的——局部地來看，也許是重要的，但是從文明底總合來看，從大的力量底總合來看，那又算得了什麼呢？一會兒之後，他們就死了，她和萊斯特，和所有這些人們。除去善，兀外——除去心地善良而外，別的事物有什麼關係呢？還有什麼別的現實的事物呢？

四十五

萊斯特在國外旅行時候，他先在倫敦卡爾登飯店後來在開羅謝費茲飯店當着珍妮妮底面遇見了可以說是他真正尊崇的一個女子——斐斯·萊蒂。他好久沒有看見她了，她成了吉拉爾德夫人差不多四年了，作了一個美麗的寡婦又差不多兩年了。吉拉爾德先生是個富翁，在辛辛納提銀行業和證券交易業中累積了財富，他死後給吉拉爾德夫人留下了很多的財產。她是一個孩子——一個女孩——底母親了，女孩經常由一個褓母兼婢女的人善加照管，她總是文明世界各首都來的一羣崇拜者底生動的中心人物。吉拉爾德·萊蒂是個富有天才的女人，美麗，優雅，巧妙，一個韻文作家，一個廣博的讀者，一個藝術研究者，凱恩·萊斯特底熱誠的崇拜者。

在她底處女時代，她會真真愛過他，因為她對於男子和事情是個聰明的觀察者，她覺得萊斯特是個有吸力的真正的男子。她認為他十分穩健，十分沉靜。他總是不容認任何虛偽欺詐，因此她喜歡他。他願意撇開瑣碎的無聊的一般社交的談話，而喜歡談些單純的家常的事物。在過去若干年裏，他們有許多次從一個跳舞會溜開，坐在外邊陽台的什麼地方，萊斯特一邊吸着煙，一邊跟她談。他跟她爭論哲學，討論書籍，描述別的城市底政治和社會的情形——總而言之，他把她當作聰明的人看待，她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他向她求婚。她會不止一次地看著他

底短硬的褐髮的，大而強健的頭，而且希望她能撫摩它，他最後遷到芝加哥時候，對於她是個重大的打擊；那時她一點兒不知道珍妮，但是她本能地感覺到她贏到他的機會已經消逝了。

後來吉拉爾德·馬科姆，一個對她總是熱誠的崇拜者，向她求婚大約有六十五次，她最後答應了他。她不愛他，但是她在生活，她必須嫁給一個人。他娶她的時候四十四歲，結婚之後他只活了四年。四年的時間夠發覺他娶了一個美麗的，耐心的，胸襟豁大的女子。後來他害肺炎死了，吉拉爾德夫人變成了一個富綽的寡婦，她是富於同情心的，悅人的，她明瞭世事，她是快樂的，現在她除了生活和化錢之外，無事可做。

她也不願意孤伶伶地生活下去。她早已有了萊斯特建立的她底理想的男子標準。她在各種社交界裏遇到的那些妄自尊大的伯爵，男爵等等（因為這些年來她底朋友和認識的人更多了）一點兒都不使她感到興奮。她極端討厭在國外遇到的有爵位的追求富有的女子的男子們表面的虛飾，她是人格底優秀的裁判者，男子和風度的研究者，遵循社會學和心理學路線的天才的推理家，她看透了他們，而且看透了他們所代表的文明。

「我能跟我在辛辛提提認識的那個男子住在一間小舍裏也是幸福的。」她對在婚前是個英國人的她底一個有爵位的女朋友說。「他是最偉大的，是潔淨的，最穩健的小伙子。倘若他向我求婚，我就嫁給他了，縱然我自己工作謀生，我都願意。」

「他是這樣窮麼？」她底朋友問。

「真的，他不是這樣窮的。他是滿有錢的，但是我對於有錢沒錢都一樣。我要的是人。」
「日子長了就不一樣了。」她底朋友說。

「你錯看了我。」吉拉爾德太太說。「我等待他好多年了，而且我知道。」

萊斯特總懷著裴斯·萊蒂，或者現在的吉拉爾德夫人的愉快的印象和親切的記憶。他在某方面曾經喜愛她，很喜愛她。但是爲什麼他沒有跟她結婚呢？他會一再把這個問題問過自己。她可以成爲他底理想太太，他底父親也喜歡，人人也要高興的。然而他游蕩，游蕩，後來他遇到了珍妮；從此以後，他想必不再需要她了。現在分離六年之後，他又遇到了她。他知道她已結婚了。她模糊地知道他有了一種桃色事件——她聽說他後來跟那個女人結婚住在北側區。她不知道他失掉了他底財產。她頭一次是一個六月的晚上在卡爾登飯店遇到了他。窗戶開着，到處蕙花怒放，春天歸來時候的世界的空氣裏充滿了新生命感的芬芳。停時間她狂喜起來。有什麼東西窒塞住她底喉嚨；但是她使自己鎮定下來，伸出一隻優美的腕子和手。

「啊，凱恩·萊斯特，」她熱情地大聲說。「你好啊！我高興極了。這是凱恩太太麼？真漂亮。又看見你真像得了三口春天的呼吸一樣。凱恩太太，我希望你原諒我，但是我高興看見你底丈夫。萊斯特，自從上次見到你以來有好多年了，說起來我要害羞呢！我想起時候我就覺

得自己十分老了。啊，萊斯特，你想想；整整有六七年了！我結了婚，而且有了一個孩子，可憐的吉拉爾德先生死了，哎呀，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凌厲到我身上呢。」

「你看去跟從前一樣呢。」萊斯特微笑着批評說。他喜歡又看見了她，因為他們曾經是好朋友。她仍然喜歡他——這是顯明的，他真喜歡她。

珍妮微笑。她喜歡看見萊斯特這個老朋友。這個女人拖着一個堂皇的黃色花邊裙擺在灰白的母珠色的緞子上邊滑走，她底圓滑的臂腕裸到肩頭，她底胸衣裁得很低，而且有朵深紅的玫瑰花在她胸前輕輕地動着。她覺得一個理想的漂亮的女人似乎應該如此。珍妮像萊斯特一樣地喜歡看美麗的夫人；她還願意叫他注意她們，用最溫和的方式要他注意她們底美色。

「萊斯特，你不願意跟她去長談一下把我放在這兒麼？」當有個特別動人的或美麗的夫人偶然引起她底注意時候她就問萊斯特。

萊斯特就用批判的精神檢察她底選擇。因為，他已經知道她對於女性美的判斷是優秀的。「啊，我覺得現在這樣就很好了。」他要反駁，看着她底眼睛，或者談諧地說。「我現在不如從前那麼年青了，否則我要領頭兒去跟她們長談呢。」

「談去罷。我等着你。」她解譯。

「倘若我真要去談，你要怎樣呢？」

「啊，萊斯特，我不怎樣。你大概要回來的。」

「你不在意麼？」

「你知道我要在意的。但是倘若你覺得你要怎麼樣，我就不打算阻止你。倘若一個男子不願意我成爲你心中最鍾愛的人，我就不願意希望自己能成爲那樣的一個人。」

「你從哪兒得到了這些觀念呢？珍妮。」有一次他這樣問她，他願意試驗試驗她底哲學的氣息。

「啊，我不知道。怎麼啦？」

「這些觀念十分寬洪大量，十分溫厚，十分仁慈。真的，它們不是平凡的。」

「噢，我想我們不應該自私，萊斯特。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知道有些女人不是這樣想法，但是一男一女既然願意生活在一起就應該這樣，否則就不必生活在一起。你是不是這樣想法呢？倘若一個男人最後要回來的話，他走開一會兒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萊斯特微笑了，但是他尊重她底觀點底甜美——他不得不尊重。

今天晚上，她看見這個女人如此熱烈地跟萊斯特談話時候，她立刻發覺他們一定有許多彼此有關的事情要談，於是她做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你可以讓我走開一會兒麼？」她微笑着問。「有些東西在我們屋子裏還需收拾一下。過一會兒我就回來。」

她走去了，在她屋子裏盡可能地逼得合乎情理那麼久，於是萊斯特和萊蒂開始誠懇地談起往事了。他盡量把他認為聰明的經歷重述出來，萊蒂就把她直到現在為止的她底生活史說給他聽。

「萊斯特，現在你已經美滿地結婚了，」她挑戰地說。「我要向你坦白地說你曾經是我希望向我求婚的惟一的男子——但是你從未向我求婚。」

「也許是我從未敢過。」他說，注視着她底極美的黑眼睛，他想她也許知道他沒有結婚。她覺得她在各方面長得更美麗了。現在他覺得她似乎是個理想的上流社會人物——本身是完美的——漂亮，誠懇，聰穎，一種善於待人接物的女子，她能按照他或她認為最好的標準接待每個新來的人。

「是的，你思想過！我知道你思想過什麼。你底真正的思想剛才離開了這個桌子。」

「啊，啊，親愛的。不要太忙。你不知道我思想了什麼。」

「無論如何，你會相信她是美麗的。」

「珍妮有她底優點。」他簡單地回答。

「那麼你快樂麼？」

「啊，很快樂。是的，我想我是快樂的——跟任何一個看清了生活現狀的人一樣快樂。你

知道我是沒有許多幻想來煩擾我的。」

「我想您一點兒幻想都沒有。」

「很可能一點兒幻想都沒有，萊蒂；但是有時候我願意我有點兒幻想。我想那樣我要更快樂些。」

「我也這樣，萊斯特。你知道雖然我幾乎富如克里索斯（克里索斯——公元前狄亞一個豪富的國王——譯者註），但是實際上我認爲我底一生是種失敗。我還不完全如克里索斯呢。我想他有的比我要多些。」

「你有漂亮，有才智，又有錢，哎呀，你整天做什麼呢？」

「我能做什麼呢？旅行，閒談，趕開愚蠢的追求富有的女子的男人。啊，親愛的，有時候我厭倦極了！」

萊蒂看萊斯特。昔日的情感不顧珍妮而返回來了。爲什麼她要騙取他呢？他們在一起舒服服好似一對老夫妻或一雙年青的情人一樣。珍妮沒有更好的權利。她看他，她確在眉目傳情。他微笑了——帶點兒悽愴的微笑。

「我太太來了，」他說。「我們必須抖起精神談別的事罷。真的，你要發覺她是有趣的呢。」

「是的，我知道。」她回答，笑容可掬地轉向珍妮。

珍妮起了一種輕微的疑懼感。她模稜兩可想到這也許是萊斯特舊日的一個愛人。這是他離珍選中的那種女人——不是她。那種女人適合他底生活地位，他也能同樣快樂——也許更快樂。他已在開始發現這個麼？後來她把這個不舒服的思想撇開；不久她就要嫉妒了，那樣一來，她要成爲可鄙的了。

吉拉爾德夫人對待羅恩夫婦的態度繼續是最優雅的。她約請他們第二天同她乘車到羅登街閒遊。後來在克萊里治飯店吃飯，然後她不得不遵照已定的約會到巴黎去。她向他們兩人親切地告別，而且希望不久能再見面。她悽愴地嫉妒珍妮底往還。她覺得萊斯特絲毫沒有失掉他底吸引力。他似乎越發悅人，越發親切，越發健康。她誠懇地願意他是沒有結婚的。萊斯特——也許下意識地——在想著同樣的事物。

沒有疑問，因爲她在想這些事物，他也不由己地想到倘若他跟她結了婚所能發生的一切事情。現在他們在哲理、藝術和實際方面一定十分情投意合。隨時他們之間都有像在男子們裏的兩個老同伴似的自然的交談。在他底社交範圍裏——同樣是她底社交範圍——她認識所有的人，但是珍妮不認識。他們能够用他和珍妮之間做不到的方式談些細微的生活底特質，因爲珍妮沒有這種語言。她所想像不像吉拉爾德夫人流動得那麼快。實際珍妮在性格上有更深的，更

綜合的，更富於同情和感情的特質。實際上她過着她自己的生活，這也許是她吸引萊斯特的東西。現在，和在這類似的形勢之下，她似乎時常處於不利的地位——她是處於不利的地位的。現時萊斯特覺得吉拉爾德夫人也許終於是個較好的選擇——當然比之珍妮同樣是個好的選擇，不過看到他底將來，他現在不願意要這個苦惱的思想。

他們到了開羅時候才又見到吉拉爾德夫人。在飯店附近的花園裏他們突然碰見她。或者寧可說是萊斯特突然碰見了她，因為那時就是他一個人在漫步吸煙。

「啊，真是幸運呀，」他熱烈地大聲說。「你從那兒來呢？」

「從馬德里來。在上星期四之前我還不知道我要來呢。艾里科特夫婦在這兒。我是同他們一齊來的。你知道，我還奇怪你們在哪兒呢。後來我想起來你說過你們要到埃及去的。你太太在哪兒呢？」

「我想這時候她在洗澡呢。天氣熱，珍妮不得不泡在水裏。我也在想泡一下呢。」

他們漫步了一會兒。萊蒂穿着淡藍色的綢衣服，把一個藍白色的太陽傘優雅地撐在她底肩頭上面，顯得很美麗。「啊，親愛的！」她突然發出感嘆之聲。「有時候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我不能總這樣游蕩蕩呀。我想回美國去住着。」

「你為什麼不回美國去住呢？」

「回美國去住對我有什麼好處呢？我不想嫁人。現在沒一個可以嫁的人了——沒一個我想嫁的人了。」她意味深長地瞞了萊斯特一眼，然後往別處看。

「啊，你終究會找到一個人的，」他說，他有點兒失態。「你不能逃脫得太久的——以你底容貌和金錢，逃脫不了太久。」

「啊，萊斯特，別講說了。」

「好罷！倘若你願意，你就長久逃避罷。我是在告訴你。」

「你還跳舞麼？」她欣然問詢，她想起那天晚上要在飯店裏舉行的那個跳舞會。幾年前她跳舞好極了。

「你看我還配跳舞麼？」

「啊，萊斯特，你不要以為你已經過時了，放棄了那個最後的美麗的藝術了。我仍然喜歡跳舞。凱恩太太不喜歡跳舞麼？」

「不，她不喜歡。起碼是她還沒有學呢。你想想，那也許是我底過錯。有些時候我就想不起跳舞來。」

他想到他已有些時候沒跳舞了。他和珍妮的糾纏所創造的障礙停止了他在跳舞。

「今天晚上來跟我跳舞罷。你太太不會反對的。這兒有華美的地板。今天早晨我看見

了。」

「我必須想想看。」萊斯特回答。「我跳舞太少了。在我這樣的年齡，跳舞大概困難了。」

「啊，別說了，萊斯特。」吉拉爾德夫人回答。「你這樣使我覺得自己老呢。不要這樣沉滯地講。哎呀，你倒以為你是個老頭子了！」

「我覺得這樣，親愛的。」

「噫，這樣即使我們越發具有吸引力呢。」他舊日的愛人回答。

四十六

那天夜裏，飯後，音樂已經在隣接棕樹園的大飯店跳舞廳中響起來時候，吉拉爾德夫人發現萊斯特在一個陽台上吸煙，珍妮坐在她旁邊。珍妮穿着白綾衣服和白拖鞋，一團濃密的誘人的頭髮聚到前額和耳際。萊斯特在遐思埃及底歷史，它底身體相當軟弱的一代一代的人民；供養着這些世代的人民的尼羅河兩岸的狹窄醜薄的土地；炎烈的熱帶生活底奇蹟，和這個建立在古代的，疲勞心神的，幾乎令人絕望的情況之中的具有現代便利和成羣時髦旅客的飯店。今天早晨他和珍妮站在金字塔上看了這些。他們坐電車去看了獅身男首像！他們有着成羣的衣著奇特的，襤褸的，半裸的男人和男孩子在雖然光線明亮但是狹窄的臭氣的胡同裏走。

「我覺得這簡直是一團混亂。」珍妮在一個地方說。「他們十分髒，十分油膩。我喜歡這個，但是他們似乎亂在一起，好像許多蟲子一樣。」

萊斯特抿着嘴笑。「你說的差不多是對的。但是氣候使他們如此。熱。熱帶！在這種情形之下，生活總是淫佚的。他們沒有辦法。」

「噢，我知道。我不責備他們。我覺得他們只是奇特。」

今天夜裏他在遐思這些，月亮用豐富的肉慾的光芒照射着大地。

「啊，我終究找到了你們！」吉拉爾德夫人熱情地說。「反正我不能下去吃飯了。我們底跳舞會很晚才散呢。凱恩太太，你底丈夫答應了我跟我跳舞。」她微笑着說。她像萊斯特和珍妮一樣是在熱，春天，月光底肉慾的影響之下的。這兒有豐富的四散的香氣從叢林和花園徐徐飄來；從遼遠的地方響來了鈴鈴和外國的樂聲，「啊呀！」和「嗚唏！嗚唏！」好像在呼集一羣奇怪的牲畜通過人煙稠密的街道。

「歡迎你跟他跳舞。」珍妮愉快地說。「他應該跳舞。有時候我也願意跳舞呢。」

「那麼你現在就該學起來呀。」萊斯特懇切地說。「我可以盡力地伴你跳舞。我底腿腳不像從前那麼靈活，但是我想我還可以對付。」

「啊，那樣跳舞不好，我不願意。」珍妮微笑。「但是你們兩個人跳去罷，一會兒我要到樓上去。」

「你爲什麼不來坐在跳舞廳裏呢？我只能跳幾個曲子。然後我們就看別人跳了。」萊斯特站起來說。

「不。我想還在這兒。這兒非常有趣。你去罷。帶上他，吉拉爾德夫人。」

萊斯特和萊蒂走去了。他們是惹人注目的一對——吉拉爾德夫人穿着深葡萄酒色的綢子衣服，上面綴着發亮的黑色小珠，她底勻稱的臂腕和脖子赤裸着，一塊大的放光的鑽石正鑲在她

前額上邊的頭髮上。她底嘴唇是紅的，她有種動人的微笑，露出了在寬的，豐滿的，慈祥的嘴唇之間的整齊的一排一排的白牙。萊斯特底晚飯很好地陪襯着他底強健的精神飽滿的容貌。他看起來樣子是卓越的。

「那是他應該娶了的女人。」當他不見了的時候珍蜷暗自心裏說。她陷入幻想，回憶她過去生活底程序。現在有時候她覺得她儼如在夢裏生活着。又有時候，她覺得彷彿她還在那個夢裏。今天夜間生活在地底耳邊響得厲害。她聽見了它底叫聲。她認得它底廣闊的面貌。但是在它底背後遮掩一個人而且把一個人變成好像漂蕩的幻夢似的狡詐。她對於男子爲什麼這樣有吸力呢？萊斯特爲什麼這樣起勁地追她呢？她能阻止他麼？她想起她在哥倫布拾煤時候的生活；今天夜裏她在埃及，在這個大飯店裏，一套房間底女主人，周圍是各種各樣的奢侈品，萊斯特仍然忠於她！爲了她，他忍受得多極了。怎麼？她是這麼奇異的麼？布藍德這樣說過。萊斯特這樣告訴她過。然而她仍覺得自己貧賤，不合身份，戴着少許的不屬於她的珠寶。她又有了她第一次同萊斯特到紐約去她有過的那種特殊的感覺——就是，這種仙人似的生活不能長久下去。她底命運注定了。有些事情要發生了。她要返回樸素的生活，返回到一條偏僻的街道，返回到一個粗陋的小舍，再穿起舊衣服來。

後來她想到她在支加哥的她底家，和萊斯特底朋友們底態度時候，她知道事情一定是這樣

了。他娶了她，她也永遠不會受到歡迎的。她能觀察現時跟萊斯特在一起的那個女人底美麗的微笑的面孔，看出來她也許認為她（珍妮）是很好的，然而不屬於萊斯特底那個階級。她現在暗自想著毫無疑問當她跟萊斯特跳舞時候他是需要像她那樣一個人的。他需要一個在他們習慣的生活氣氛中長大的人。他不能希望在珍妮身上很容易地發現他一向所習慣的那種習熟和對於精緻的欣賞。她明瞭這些東西。她底心迅速地領悟到傢俱，衣服，佈置，裝飾，舉止，禮節，習慣等等的細節——然而她不是在這些細節中生長的。

倘若她走掉，萊斯特就可以回到他底舊的世界，回到有吸力的，教育良好的世界，回到現在掉着他胳膊的聰明的女人跟前。淚來到珍妮底眼裏；她願意一時死掉。這樣更好。

這時候萊斯特正和吉拉爾德夫人跳舞。或者在旋轉的間隔時間出去坐著談談往事陳跡和故友。他注視萊蒂時候，他驚異她底年青和美貌。她比從前更豐滿了，但是仍像嫦娥一樣地苗窈和勻稱。她滑膩的身體裏存在潛力量，她底黑眼睛是水汪汪的，發着光亮。

「我敢起誓，萊蒂，」他情感激動地說。「你真比從前任何時候都美麗。你是完美的。你不是越長越老，反而越長越年青了。」

「你這樣想法麼？」她微笑，她注視他底臉。

「你知道我一定是這樣想法的，否則我就不說。我是不喜歡調戲的。」

「啊，萊斯特，你這個粗暴的人，你不能讓一個女人保持一點兒嬌羞麼？你不知道我們都喜歡一點點地吮吸我們底贊譽而不喜歡被迫吞一大口把它吞下去麼？」

「這是什麼意思？」他問，「我說了什麼啦？」

「啊，沒有什麼。你是這樣一個粗暴的人。你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堅決的，率直的男子。但是，不要介意。我喜歡你。這行了罷？」

「這就行了。」他說。

音樂停止了時候，他們漫步進入花園，他輕輕地緊握她底腕子。他由不得這樣：她使他感覺到彷彿他已主有了她。她願意他這樣地感覺。她們坐下來看花園裏的燈籠時候她暗自心裏想倘若他還沒有結婚而向她求婚，她就答應他。無論如何她幾乎在準備答應他了——只是他大概不願意要求，他是十分自束十分謹慎的。她知道他像許多別的男子一樣不願意做一件卑鄙的事。他不能做。最後萊斯特站了起來，託詞走開了。因為他和珍妮在早晨要往尼羅河更遠的地方去——到下納克，狄比斯，和在菲萊的水沖過的廟宇。他們必須在特別早的時間動身，所以他現在必須睡覺去。

「你什麼時候回來呢？」吉拉爾德夫人面色陰鬱地說。

「九月。」

「你訂好船位了麼？」

「訂好了；九號我們從漢堡啓碇——船是爾爾達號。」

「我也許在秋天回去。」萊蒂笑了。「倘若我跟你擠在一個船上，你不要驚異呢。我這一點兒沒有拿定主意呢。」

「那就請你務必來罷。」萊斯特回答。「我希望你……明天在我們動身之前我要來看你。」他中止下來，她愀容滿面地默默看着他。

「抖起精神來，」他說，握着她底手。「你永远說不上來什麼生活是美滿的。當我們想到我們是完全錯了的時候，我們有時發現我們是對的了。」

他想着她失掉了他而覺得惋惜；他因為她不能得到她所要的，也覺得惋惜。至於他自己他說這兒有個他大概永遠不願意接受的解決；然而這仍是個解決。爲什麼幾年前他沒有看到這個呢？

「那時她還不如現在這麼美麗，也不如現在這麼聰明，也不如現在這麼富有。」也許如此！也許如此！但是他對珍妮不能不忠實，他也不願意她有任何不幸。她已經有過他所不願意她受的足够的了，而且勇敢地忍受了這些不幸。

四十七

萊斯特在歸途中又和吉拉爾德夫人相處一個星期的工夫。因為她熟思之後決定冒然到美國住個短的時期。支加哥和辛辛納提是她底目的地。她底出現時對於珍妮是個很大的驚異，而且可使珍妮思索起來。她能看出這兒的要點。倘若她沒有礙路，吉拉爾德夫人要嫁給萊斯特的；這是一定的。然而事實上她礙了路——那麼，這個問題就成了個複雜的問題了。就出生，教養和地位來看，萊希是萊斯特底天然的配偶。不過珍妮直覺地感到在廣大的人性方面，萊斯特是喜歡她的。也許時間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這期間一小夥兒三個人繼續是很好的朋友。他們到了支加哥時候，吉拉爾德夫人走自己的路，珍妮和萊斯特又過起他們一向的生活。

萊斯特從歐洲回來之後便開始奮力創辦一個事業。沒有一個大公司向他做任何申請的，重要的原因是他被認為是個凡他接觸的東西他都要設法加以控制的精明強幹的人。他底財產改變的性質沒有宣佈。他所調查過的小公司都過着不慮後事的生存，或者製造的產品不能令他滿意。他在印地安納州北部的一個小城市裏找到了一個似乎能有前途的公司。它由一個像萊斯特父親青年時候似的水行的車輛製造家控制着，然而他不是一個優秀的商人。他用一萬五千元投資和一個大約價值二萬五千元工廠得得一點小利。萊斯特覺得倘若講求適當的方式和運用

工商的智巧，可以在這兒做出點成績來的。這要是個緩慢的工作。這裏邊絕不會有大的財富。在他這一輩子不會有的。他正在想向這個小製造家提出建議時候，關於車輛託拉斯第一個流言傳到他耳朵裏了。

羅勃特已把改組車輛製造業的計劃迅速向前推進了。他向他底競爭者說明經過團結而不經過破壞性的相互競爭能獲得的利潤何等之大。他底論辯發生了很大的說服力量，大的車輛製造公司一個一個地跟他聯合起來。幾個月之後，這個計劃實現了，羅勃特當了「聯合車輛製造協會」總裁了。這個協會資本有一千萬元，財產依照強迫售低約值七百五十萬元。羅勃特成了一個快樂的人。

這些事情在進行時候，萊斯特毫不知曉。他底歐洲之行使他沒有看到報紙上關於聯合各車輛製造廠的某些努力的三四個重要的通告。他回到芝加哥之後知道米治萊——伊莫金底丈夫——仍負責分公司的全責而且住在伊萬斯頓，但是因為他和他家裏的口角，他不能得到直接的消息。

但是意外的事情使他十分快而且很激動地知道了羅勃特組織托拉斯的計劃成功了。

傳送這個消息的人不是別人，就是克里夫蘭的卜萊斯布風治先生。萊斯特回到芝加哥一個月之後有天晚上在聯合俱樂部碰見了他。

「我聽說你說離老公子了。」卜萊斯布里治微笑着和藹地說。

「是的，」萊斯特說。「我退出了。」

「你這些時候做什麼呢？」

「噢，我自己有個打算。我想自己弄個獨立的公司。」

「你果然要跟哥哥作對麼？他在他那個聯合公司裏有很大的力量呀。」

「聯合公司！我還沒有聽說呢。」萊斯特說。「我剛從歐洲回來。」

「啊，你別睡覺啦，萊斯特。」卜萊斯布里治說。「他在你們那一行裏得到了最大的努

力。我以為你都知道了呢。里曼溫斯洛普公司，麥爾布魯克斯公，司烏茲公司——實際上五

六個大公司都參加——。你哥哥當選了這個新公司副總裁。我猜想你哥哥通過這個公司要控

制多少百萬呢。」

萊斯特凝視着。他底目光有點兒失了感覺。

「噢，那對於羅勃特是很好啊。我喜歡他這樣。」

卜萊斯布里治看出來他給了他一個重大的刺激。

「啊，再見，老朋友。」他大聲說。「你到克里夫蘭時候來我們家呀。你知道我太太多麼

喜歡你哪。」

「我知道。」萊斯特回答。「再見。」

他漫步到了吸煙室。這個消息打走了他和人冒險的興趣。他弄個破爛的造車公司，哥哥是個造車托拉斯底總裁，怎麼跟他競爭呢？哎呀！一年之內，羅勃特就能把他擠倒。啊，他會想到這麼一個聯合。現在他哥哥給實現了。

有年青，有勇氣，有戰鬥精神來應付命運之神加諸天才者的打擊是一回事。眼看著中年來到，你底重要的運氣可能過去了，機會的路子一條跟着一條從各方面向你封閉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珍妮底缺乏社交，關於他們的新聞報道底性質，萊斯特父親底反對和逝世，他底財產的損失和他跟公司關係的損失，他哥哥底態度，這個托拉斯，都合在一起挫折他底銳氣。他會試着保持一個厚的臉皮——而且他覺得一向保持得真好，但是這個最後的打擊對於他暫時似乎太大了。他回家去——就是他聽到消息的那天晚上——感到痛苦的沮喪。珍妮看出來了。實際上當他沒有在家的那個晚上她就完全看出來了。她覺得憂鬱沮喪。他回到家來時候，她就看出怎麼回事了——有什麼事情瀦到他身上。她底第一個動機是說「萊斯特，你怎麼啦？」然而她第二個而且更健全的動機是不提這個，等他自己提起來。她試着使他不知不覺地盡量親切而不打攪地走近他。

「今天維斯達高興極了。」她故意提出使他喜歡的話題。「她在學校裏得了非常好的分

數。」

「那好啊。」他嚴肅地回答。

「這些日子她跳舞也好極了。今天晚上她讓我看了她幾項跳舞。你真想不到她够多麼甜美呢。」

「我高興。」他噘嘴地說。「我一向希望她跳舞十分好。我想現在是她進個好女學校的時候了。」

「但是爸爸生了很大的氣。我由不住笑。她揮揮他——這個小鬼。今天晚上她想教他跳舞。倘若他不愛她，他就打她耳光了。」

「我知道。」萊斯特微笑著說。「跳舞。好極了！」

「他底盛怒一點兒沒有攪擾她。」

「那才好呢。」萊斯特說。他很喜愛維斯達，維斯達現在滿像個姑娘了。

珍妮這樣講下去，直到他底心情改變了一點兒時候，然後發生了什麼事情便有點兒頭緒了。

他們就寢時候，萊斯特自動地說：「自從我們出國以來，羅勃特在金融方面做了件很大的事情。」

「什麼事情？」珍妮問，聚精會神地聽。

「啊，他成立了一個造車托拉斯。那是個包納全國所有重要造車公司的東西。卜萊斯布畢治告訴我說羅勃特當了托拉斯的總裁，資本差不多八百萬。」

「既然如此！」珍妮回答。「那麼你就不要爲你底新公司太費心機了，是不是？」

「是的，目前沒什麼意思。」他說。「我想後來也許順利。我要等待，看看這個東西產生什麼結果。你決不能預料到像那樣的一個托拉斯要做出什麼來。」

珍妮十分憂愁。以前她沒有聽萊斯特發過不平之鳴。這是個新的音標。她懇切地希望她給他點兒安慰，但是她知道她底努力是無用的。

「啊，這個世界裏有意思的事情多得很呢。」她說。「倘若我是你，萊斯特，我就什麼也不急於做。你底時間多得得很。」

她不能再放心地說什麼了，而且她覺得憂愁是無用的。他何必憂愁呢？反正他還有絕對穩妥的兩年豐富的收入。倘若他願意要，他可以有更多的收入。只是他哥哥扶搖直上，他却在停滯——也許「游蕩」這個字更適當。這樣似乎可惜；而最糟糕的是他自己開始覺得有點兒疑慮不定了。

四十八

萊斯特做了一些很費力的思考，但是珍妮沒有能够提出重入積極生活的任何易於實行的計劃。羅勃特造車托拉斯成功的組織打得他不能再做任何經營印地安納州那個小造車廠的念頭。他恐怕不能降低他底光榮感和地位感而和一個金機地位顯然佔着優勢的人從事劣勢的競爭。他觀察了這個托拉斯底詳情，他發覺卜萊斯布里治率直地指明這個托拉斯何等完美。這個托拉斯有成百萬的錢。它要把每個小造車商底喉嚨扼住。現在他應該在他哥哥巨大無比的陰影之下開始小規模和「謹慎的小賭的」做法麼？他看是不應該的。這太可憐。他要走遍全國努力奮鬥實現一個新的托拉斯，把他底胞兄作為耐心的對手，拿他底正當的資本跟他底胞兄競爭。這是做不到的。最好是暫時靜坐下來。也許有什麼別的事情發生。倘若沒有——他有他底獨立的收入和回到凱恩公司的權利，倘若他願意的話。

在萊斯特懷着這樣心情，游蕩的心情時候，羅斯來拜訪他。羅斯是個地產商人。他底大木招牌在這個城市周圍迎風的地方隨處可以看到。萊斯特在聯合俱樂部見過羅斯一兩次，在那兒他被目為一個巨大的成功的地產投機家，他注意拉薩勒街和華盛頓街他底相當顯著的辦公室。羅斯是個年約五十面孔悅人的人，高身量，黑鬍子，黑眼睛，拱形的，寬鼻孔的鼻子，天然的

彎曲的頭髮。他底輕快的鬚兒似身段，和他底細長動人潔白的手給萊斯特留下了印象。

羅斯有個地產計劃向萊斯特先生提出。當然萊斯特知道他是什麼人。羅斯先生也完全承認他十分瞭解凱恩先生。最近他和耶魯雜貨批發公司底耶魯先生合作，他發展了「耶爾場」地產。凱恩先生知道這個麼？

是的，凱恩先生知道。

僅僅六個星期，耶爾場地產底里治場部份底最後地段完全按百分之六十的利潤賣出去了。他說了他所經辦的一串其他地產的買賣，這些都是著名的不動產。他坦白承認這種買賣也有失敗的；他自己也有過一兩次的失敗。但是人人知道成功比例運的投機多得多。現在萊斯特跟凱恩公司不再有關係了。他大概正在覓求良好的投資，所以羅斯先生向他提出了一個建議。萊斯特同意聽聽羅斯底建議，於是羅斯閃動着他底貓似的眼睛，開始陳述他底提議。

羅斯底提議是他和萊斯特結成一個合股公司購買和發展西南側區的第五十五街，第七十一街，哈斯台得街和阿希蘭街之間的一塊四十英畝的地產。那兒有一種真正的地產繁榮的跡象——健全的，自然的，永久的繁榮跡象。第五十五街的道路就要鋪築了。延展哈爾斯得街電車路線的計劃已經有了。在那兒一帶經營的支加哥，柏林頓昆西公司願意在那個地產上設立一個車站。這段地產底購買費是四萬元。他們兩人等量分租。修平，鋪築，裝設電燈，植樹和澆

重，大約又需二萬五千元。還有廣告費——就按總投資底百分之十說罷，兩年——也許三年——的廣告費要一萬九千五百元或兩萬元。總計起來，他們兩人要合併出資九萬五千元，也許十萬元，萊斯特應出五萬元。然後羅斯開始計算利潤。

這塊地產底性質，它底可賣性，和它增值的可能性可以從隣接的地產——第五十五街以北和哈斯台得街以東的地產的售賣情形來判斷。例如東南角上的哈斯台得街和第五十五街的摩提歐爾地段。這塊地產在一八八二年每英畝四十五元。一八八六年升到每英畝五百元，那時賣給一位斯洛森先生就是按照這個價錢的。一八八九年——三年之後，賣給了摩提歐爾先生，每英畝一千元，正是現在我們說的這塊地產的價錢。這個地產可以分成若干段，每段五十英尺寬，一百英尺長，每段售價五百元。這裏邊能沒有一點兒利潤？

萊斯特承認這裏邊是有利的。

羅斯繼續說下去，有點兒自誇地解釋地產利潤如何賺錢。一個外行闖入這種投機事業而以爲他在幾星期或者幾年就能做到像他似的幹了二十多年那種有訓練的地產投機家的工作是無用的。這裏邊有點兒威望，有點兒愛好，有點兒心靈的領悟問題。假如他們兩人做起這個買賣，他，羅斯，就是個手屈一指的天才。他有一批有訓練的人員，他控制着巨大的承辦人，他在稅局裏，在自來水管理處裏，在執行或破壞城市改良的各市政部門裏有朋友。倘若萊斯特跟他合

資，他能使他賺些錢——賺多少錢，他不能確切說出來——最低限度五萬元——可能有十五萬至二十萬元。萊斯特想讓他說得詳細，解釋他底計劃如何能夠實現。過了幾天靜默的思索，萊斯特決定同意羅斯先生的請求；他要調查調查這個事。

四十九

這個特別事業底特點是它有了成功底基本要素。羅斯先生具有足能使他將他從事的任何地產業務做到成功的經驗和判斷力。他是在一個完全熟悉的分野裏。只要他能使任何一個有能力的人充份長時地傾聽他所陳述的事實，他就差不多能够說服他。

一般地說來，萊斯特起初雖然沒有被說服，但是他對於這個地產業感到興趣。他喜愛土地。他認為倘若你對於地產投資不太多，這是一種穩妥的投資。他從未向地產投資，或者說很少做過任何數目的投資，唯一的原因是他從未踏入談說地產事業的圈子。事實上他是沒有土地的，而且也算是沒有職業的。

他相當喜歡羅斯先生和他經營事業的方法。證明羅斯先生底陳述是容易的，他並且在幾方面詳細地證明了他底陳述。在原野裏有他底招牌，在日報上有他底廣告。在他懶於創辦事業來弄錢的時候，這似乎不是個壞的辦法。

萊斯特底煩惱是他已到了對於瑣細事情不如從前那樣敏銳的時期。近年來——事實上是從一開始時候——他底工作都是些大的商務，如大量供應品的購買，大定貨單的處理，商討批發的事情，這些事情對於構成小商人特殊興趣的細微項目只有很小的關係。在凱恩工廠裏他哥哥

羅勃特計算着二分一釐的勞動費，盡力封閉一切細小的漏卮。剩下的大事情交給萊斯特辦，他也固執地這樣做。所以臨到這個特殊的事業時候，他底興趣是在批發方面，沒在零售方面。他由不得看到支加哥是個生長着的城市，地價一定是上升的。現在市外很遠的原野不久——在幾年之內——要成爲修建良好的郊外住宅區。現在能够買得的土地將來幾乎是沒有跌價的。出售或增價也許緩慢，但是不能跌價的。羅斯使他相信了這個。他用他自己底判斷力也知道這是真實的。

他沒有充份推測的幾件事物：羅斯先生底生命或健康；附近一帶某些討厭的繁榮的機會還影響他所選擇的將來成爲住宅區的區域；銀根緊迫可能減低不動產價值這個事實——實際上，這些事物要引起一陣清算地產的風浪，這陣風浪要使地產價格慘跌而造成地產發展者，甚至例如羅斯先生這類堅強的地產發展者底破產。

把他他底新指導者與良友所提出的形勢研究了幾個月，然後他覺得他是合理地安全的，他決定把他滋生低微的六釐利息的股票賣去一些投入這個新的事業。第一次現款支出是買地的二萬元，這筆錢是依照他和羅斯的經營協定付出的；這個協定底有效期間是無限的——只要這塊地還有出售的部份，這個協定便是有效的。第二件事情是籌措一萬二千五百元做改良之用，他照辦了，然後又支出了大約二千五百元做捐稅，未曾考慮到的化費，和實行已經計劃了的改

良工作的項目之用。軟地和硬地的修平費似乎不同，樹也恐怕往往不像預期的那麼繁茂，市政府自來水和瓦斯部門底某些人員在某些改良工作實施之前，必須「看看」和「安置」。羅斯先生負責辦理這些事情，但手續費是必須商討的問題，萊斯特要知道一切始末。

大約在他們兩人初次談話之後一年，這塊地已經改良得像個樣子了，關於這個新地區的適當的廣告和繁榮的宣傳必須等到春天。這個宣傳要求立刻拿出第三次的支付。萊斯特爲了繼續這個冒險達到合理而獲利的結果，又賣了價值一萬五千元之股票。

直到這個時候他對他底冒險還是快意的。羅斯在處理各種詳細的事務上當然澈底而且認真。這塊地產有了優良的外觀。而且給它起了一個相當誘人的名字「蔭場」，雖然如萊斯特觀察到的，這兒任何地方樹木都非常稀少。但是羅斯向他保證說尋找郊區住宅的人一定受到這個名字底吸引；他們看到將來可以羣樹成蔭的積極的植樹的努力，要覺得心滿意足的。

萊斯特微笑了。

吹到這個軟弱的計劃的第一陣冷風是以流言形式颯來的。這個流言說國際包裝公司——在哈斯台得稱第五十五街的包裝托拉斯底大的構成份子之一——已經決定放棄舊址，開闢一個新的包裝區，報紙上說這個公司打算再往南遷移，大槪在第五十五街邊南和阿希蘭街邊西。這是位於萊斯特底財產正西的區域，因此包裝公司就有也許侵害萊斯特地產的嫌疑，只這一個嫌疑

就足以損傷他任何萌芽的地產業前途了。

羅斯大怒。他經過迅速的熟思之後決定最好的辦法是利用報紙廣告把這塊地產大事宣傳，看看能否在受到任何可能的損害之前賣出去。他把這個事情跟萊斯特商量，萊斯特同意他底辦法是可取的，他們已經化了六千元的廣告費。現在十天工夫又化了三千元，使該地顯得是個理想的住宅區，設有喜愛家庭生活者的各種現代便利，而且注成爲最優靜最美麗的郊區之一。結果無濟於事。賣掉了幾段，但是國際包裝公司可能移來的流官是持續的和致命的！從任何觀點來看，這個企業是個失敗。

要說這個打擊伊萊斯特大爲沮喪算是照實的話。實際上，除去他父親遺囑裏的每年收入而外，他底全部人間財產底三分之二放在這兒不能動用了；而且還要繳付捐稅。維持修補，應付實際的跌值。他向羅斯建議把那塊地產照本賣掉，或者拿他做抵押去借款；然後把這個企業完全放棄。但這個有經驗的地產商人不是這麼血氣方剛的，從前他遭受過這樣的失敗有一兩次。他對於一切開頭就不順利的事情是迷信的。倘若開頭就不順利那就是一個厄運——那就是有鬼。他就不願意再做下去了，別的地產商人正爲他受了損失之後才知道的，也持同樣的意見。大約三年之後，這塊地產賤價拍賣了。萊斯特一共投入五萬元，收回一萬八千元多一點；他底一些聰明的朋友說他能這樣輕易了結還算幸運呢。

五十

當萊斯特底地產買賣在進行的時候，吉拉爾德夫人決定遷到支加哥去。她在辛辛納提住了幾個月，聽到了許多關於萊斯特的不正常的生活事實。他果真跟珍妮結了婚沒有依然是個未決的問題。關於珍妮早年的竄改的詳細情形的描寫，支加哥一個報紙贊揚他是個爲了愛她而犧牲了財產的百萬之富的青年這個事實，和羅勃特實際上確定地消滅了他在凱恩公司的一切發富權這些事情都進了她底耳朵。她極不願意想到萊斯特把自己做了這樣的犧牲。他讓差不多一年的光陰空空溜過。再過兩年，他底機會就與消逝了。他在倫敦對她說過他是沒有許多幻想的。珍妮也是這樣一個人麼？他當真愛了她，還是他只覺得對不起她麼？萊蒂很想加以判明。

吉拉爾德在支加哥租的房子是德萊克塞爾路最神氣的一所房子。她寫給萊斯特的信上說：「今年冬天我要在你那個城市裏弄一所房子，而且我希望時常見到你。我對於辛辛納提這兒的生活厭煩極了。從歐洲回來之後就是這樣——呢，這，你是知道的。星期六我看見了諾爾斯太太。她問到你。你應該知道她是你底一個可愛的朋友。她底女兒將在春天跟塞維爾斯結婚。」萊斯特懷着快樂和不安的混雜的情感想着她底到來。當然，她要大排酒宴。她能愚笨地從邀請他和珍妮來開始麼？一定不能的。這時候他一定知道了實情。她底信有了很多的表示。她

說時常見他。那個意思是說珍妮必須除外。他要向萊蒂把全部事件披肝瀝膽地說明，然後關於他們未來的親熱就由她去處理。

一天下午，萊斯特坐在萊蒂底舒適的私室裏，面對着淡黃色的美麗的景象，他決定他可以

把全部事件向她傾吐出來。她要瞭解的。正在這個時候他開始懷疑到這個地產生意底結果，於是他感覺有點兒沮喪，同時也感覺點兒秘密。他還沒有能够把他底煩惱跟珍妮談。

「萊斯特，你知道，」萊蒂說，她幫助他自白——婢女給她送了茶來，給他送了一些白蘭地酒和蘇打水來，然後走去了——「自從我回國以來，我聽到了許多關於你的事。你是否可以親自把你底事告訴我呢？你知道我心裏是真正關懷你的。」

「萊蒂，你聽說什麼了？」他安靜地問。

「噢，關於你父親底事，這是一件事，還有你退出了凱恩公司的事，還有些與我沒有很大關係的關於凱恩太太的閒話。你知道我底意思，你不想把事情矯正過來使你得到本該屬於你的東西麼？萊斯特，當然，除非你很愛她，否則我覺得你這個犧牲太大了。你說是不是？」她斷斷地說。

萊斯特猶疑，經過慎重之後才做答覆。「萊蒂，我真不知怎樣答覆你那個最後的問題。」他說道。「有時我想我是愛她的。有時我不知道我是否愛她。我要對你十分坦白。我從前絕沒

有處過這樣的境地。你這樣喜歡我，我呢，啊，我對你怎樣想法就不用說了。」他微笑了。「但是無論如何，我能坦白地跟你說。我沒有結婚。」

「我很多次地這樣想過。」她說。他中止住。

「我沒有結婚是因為我從未能夠下定決心怎樣處理這回事。我第一次遇見珍麗時候，我認爲她是我所注意到的最迷人的女子。」

「那就充份證明了我那時的魔力之弱了，」他對面的人插嘴。

「倘若你願意聽這個，你就別打斷我底話。」他微笑着。

「你告訴我一件事情，然後我就不插嘴了。那是在克里夫蘭麼？」她問。

「是的。」

「我聽說也是這樣。」她同意說。

「她有種迷人的力量，所以……」

「所以一見傾心，」萊蒂又愚笨地插嘴。她心痛。「我知道。」

「你是不是讓我說出這事呢？」

「請饒恕我，萊斯特。我由不得要有一兩次刺痛。」

「噢，無論如何，我失去了理智。我認爲她是太陽下邊一個最完美的人物，雖然她有點兒

不合乎我底階級。這是個民主國家。我想我只要跟她同居也就算了，然後——啊，你知道。因此我做了錯誤。我沒有想到這會有實際上地這麼嚴重。從前除去你而外我絕未關懷任何別的女人，我要坦白地說，我也不會知道我是否願意跟你結婚。我想我不願意跟任何女人結婚。我對自己說我只跟珍妮同居好了，然後過個時期，當事情有點兒安靜下來時候，我們可以分離。她可以得到很好的贍養費。我要不大在意。她也不在意。你明白罷？」

「是的，我明白。」他底自白者回答。

「啊，萊蒂，你看，事情並沒有那樣地發展。她是個氣質奇異的女子。她有極豐富的情感和情緒。她沒受過我們所瞭解的那種教育。但是她有種天然的風雅和機敏。她是個優良的家庭主婦，她是個理想的母親。她是太陽下邊最慈愛的人。她對於父母的孝敬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她對於她底女兒——女兒是她底，不是我底——的慈愛是完善的。她沒有一點兒時髦社交女子底那種優雅的舉止。她沒有敏捷的應對之才。她不能參加任何口若懸河的談話。我想她底思想相當地慢。她有些偉大的思想從未表露出來，但是你能覺得到她在思考，她在感覺。」

「萊斯特，你給了她一種可愛的頌辭。」萊蒂說。

「我應該給。」他回答。「她是個好女子，萊蒂；但是關於我所說的一切的話，有時我認為抓住我的只是同情。」

「不要太自信。」她警告說。

「是的，但是我做得很多了。不過從前我須做的事情是首先跟她結婚，因為以前沒有跟她結婚，所以有了這麼多的糾纏，這麼多的爭吵和談論，簡直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父親底遺囑把事情弄得複雜了。倘若我跟她結婚，我一定損失八十萬元——實際上還要多，因為現在凱恩公司改組成一個托拉斯了。我最好說我一定損失二百萬元。倘若我不娶她，大約再有二年多，我要損失一切。當然我可以裝做我跟她分離了，但是我不願意撒謊。我要不傷她底心，我就不能跟她分離，而且她是個忠實的人。在我底內心裏，在這時候，我不知道我是否願意放棄她。實在說，我不知道我到底如何是好。」

萊斯特思索，用猶疑的推測的神態燃着一支紙烟，他向窗外看。

「有過這樣一個問題麼？」萊斯特問，注視着地板。過了一會兒，她站了起來，把手放在他底堅強的圓的頭部上。她底黃銅的家居長袍輕輕地吸觸到他底肩膀。「可憐的萊斯特，」她說。「你確實把你自己打在一個結子裏。然而這是個難解的結子，親愛的，這個結子必須斬斷。你為什麼不把這整個問題就像跟我談似地跟她談，看看她底觀感如何呢？」

「那做起來似乎是一件殘忍的事情。」他回答。

「萊斯特，親愛的，你必須採取某種行動。」她堅持說。「你不能只是游蕩。你這樣對待

你自己太不正了。坦白地講，我不能勸你娶她；我也不是在爲自己說話，縱使你首先拋棄了我，我也是喜歡向你求婚的。十分誠實地說——不論你是否要我——我是愛你的，而且永遠愛你。」

「我知道。」萊斯特說，站了起來。他擺起她底手，好奇地仔細觀察她底面孔。然後把臉轉開。萊蒂中止說話來喘一喘氣。他底行動使她不安。

「但是，萊斯特，你是個大人物，你不能一年一萬就能生活過去。」她繼續說。你是個很大的社交界的人物，你不能游蕩下去。你應該返回你所屬的社交和金融世界。倘若你收回你在公司裏的權益，從前發生過的一切不至於傷害你。你可以決定你自己底條件。我相信倘若你把實情告訴她，她不會反對的。倘若她是你所想的關顧你的，她要欣然接受這個犧牲。我斷定是這樣的。當然你可以給她很好的贖養費。」

「珍妮要的不是錢。」萊斯特憂鬱地說。

「那麼就算不是錢，沒有你，她也能生活，而且有筆大的收入，她能生活得更好。」

「倘若我能有一分辦法，她是絕不願意離開我的。」他鄭重地說。

「你必須離開她。」她用一股新的決定底力量慫恿他。「你必須。萊斯特，每天對於你都是珍貴的！你爲什麼不立刻——就是今天對那件事情下定決心採取行動呢？爲什麼不呢？」

「不能這樣快。」他抗議。「這是個棘手的事情。對你說實在的罷，我討厭做那個事。那似乎太殘忍——太不公平。我不是東跑西走跟別人談我底事的那種人。以前我拒絕跟任何人談這件事——跟我父親，我母親，跟任何人。但是無論如何你跟我似乎總比任何別人都親近，而且因為我這次遇到你，我彷彿覺得我應該解釋——我確實想解釋，我關心你。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瞭在這種情形之下那怎能做到。但是我明瞭。你在理智在情感上出乎我想像之外地接近。不要皺眉。你要知道實情，是不是？那麼你現在知道了。現在你大概能夠明白我底心了罷。」

「萊斯特，我不想跟你爭辯。」她溫柔地說。把底手放在他底胳膊上。「我只是想愛你。我很明瞭一切經過情形。我覺得沮喪。我為你痛惜。我爲……」她中止住。「爲凱恩太太惋惜。她是個美麗的女人。我喜歡她。我真喜歡她。然而她不是跟你相配的女人：她確實不是。你需要另一類型的女子。我們兩個人這樣來談她似乎不公平，然而實際上不是不公平。我們都應該自己憑恃自己。我確實知道倘若你把這些事實像你擺在我面前似地擺在她底面前，她就會看到整個形勢，而且同意的。她不能有傷害你的意思。啊，萊斯特，倘若我處於她底地位，我就讓你離去。真的，我要讓你離去。我想你知道我會讓你離去的。任何好女人都會這樣做的。那樣要傷害我，但是我願意。那樣要傷害她，但是她會願意的。我想我和你對她瞭解得一樣好——也可以說比你瞭解得更好，因為我是個女人。啊，」她說，又停了一下。「我願

意我咋跟她談一談。我能使她瞭解。」

萊斯特看着萊蒂，奇怪她底熱心，她是美麗的，有無限優點的。

「不能這樣快。」他重覆，「我要想一想。我還有些時間。」

她把話停了一下，她有點兒垂頭喪氣，但是堅決的。

「這就是行動的時候。」她重覆說，她底眼睛裏充滿了熱情。她要這個男子——而且她毫不羞澀地讓他看見她需要他。

「啊，我來想一想。」他徬徨不安地說，然後很倉卒地向她說聲再見；走開了。

五十一

萊斯特十分熱切地思索了他底困難的處境，而且倘若不是因為有時使我們底事情複雜化的一種分裂的影響進入他底海德公園住宅他就一定不久要採取行動了。這時戈哈特底健康開始迅速衰落了。

戈哈特漸漸地不得不放棄他在萊斯特住宅裏的各種職務了；最後他不得不躺在牀上了。他躺在他底屋子裏，珍妮親切地侍奉他，維斯達時常來看他，萊斯特偶爾來看他。離他牀邊不遠有個窗戶，從這個窗戶可以看見草場底美景和附近一條街道。他從這個窗戶整小時地向外凝視，他不知道他若去世，事情要變成什麼樣。他猜疑車夫烏茲不能像他似地好好照管馬和馬具，送報夫也不正經送報，爐夫浪費煤炭，或者不供給他們充足的暖氣。許多小小的瑣碎的憂慮對於他依然真是够受的。他知道一個家應該怎樣管。他在執行自己指定的職務時候總是嚴格的。他也很擔心事情弄得不對。珍妮給他做了一件深藍綢面的莊嚴華貴的鬆軟的寬衣，又給他買了一雙軟厚的毛製拖鞋配襯，但是他平常穿這兩件東西，他願意在牀上躺着，讀他底聖經和路得教的報新，向珍妮打問家裏的情形。

「我想你應該到地下室去看看那個小伙子在幹什麼呢。他連一點兒暖氣都不給我們了。」

他要這樣懣怨。「我斷定他在幹什麼。他坐在那兒看閱書，他忘了看火，直到火快滅的時候。啤酒就在他可以隨便拿的地方。你應該把啤酒鎖起來。你不知道他是一種什麼人。他這個人也許不好。」

珍妮就竭力說家裏弄得很舒適，那個人是個和藹，安靜，面貌端莊的美國人——又說倘若他喝啤酒，那也沒什麼關係。戈哈特就立刻動起怒來。

「總是這樣，」他用力說。「你一點兒不知道節儉。倘若我不在那兒，你總是隨他們便。他是個好人！你怎麼知道他是個好人？他看着火麼？沒有！他使雨路保持清潔麼？倘若你不監視他，他就要跟別人一樣，不好。你應該親自到處走走看看。」

「好罷，爸爸，」她要努力用親切的回答來安慰他。「我要親自去看。請您不要沮喪，我把啤酒鎖起來。您現在不要一杯咖啡和幾片烤麵包麼？」

「不要，」戈哈特就立刻嘆氣。「我底胃口不行。我不知道我怎樣才能好起來呢？」

馬金大夫是鄰近的著名醫生，也是個有相當經驗和能力的人，他應珍妮底約請，建議了幾件簡單的事情——熱牛奶，換有強壯劑的酒，休息。但是他告訴珍妮說不要抱過多的期望。「你知道他現在十分上了年紀。他十分衰弱。倘若他小二十歲，我們可以多給他為力了。不過事實上他現在還算滿好。他可以活些時候。他也許能起來再東走西走，然後也許就不能再這樣

了。我們必須期望這一切。我對於自己將要怎樣，我從不在意。我太老了。」

珍妮想到她父親也許死去，覺得難受。但是想到他若一定死去，却是在如此舒適的環境之下死去，她又覺得愉快。這兒至少他可以得到各種照顧。

不久就證明這是戈哈特最後的病痛了。珍妮認為應該通知弟弟妹妹。她寫信給巴斯說她父親身體不舒適；他回了一封信說他很忙，除非父親底病是萬分危險的，他是不能來的。他還說喬治在羅切斯特城爲一個壁紙批發工廠工作——工廠底名字大概是謝夫傑費遜公司。馬爾薩和地底丈夫到波斯頓去了。她底通訊處是繫在波斯頓市外的名叫貝爾蒙的小郊區。威廉在奧瑪哈爲當地的一個電氣公司工作。維羅尼佳嫁給一個名叫蘇里丹的男子，他在克里夫蘭一家藥品批發公司做事。「她永不來看我。」巴斯遺憾說。「但是我要告訴她。」珍妮親自一個個寫信給他們。她得到了維羅尼佳和馬爾薩簡短的回信。她們很擔憂，倘有什麼事情發生，希望珍妮告訴他們。喬治回信說除非他父親果真病得很重，他想他是不能來芝加哥的，但是他願意隨時知道父親底病況。至於威廉，過了些時候，他寫信給珍妮說他根本沒有接到她底信。

這個老日爾曼人底疾病走向死亡的進展大大地損蝕着珍妮底心；因爲，雖然從前他們父女曾經隔膜很深，但是現在已經變得親密了。戈哈特已經清潔地看出來他底被逐棄的女兒是最善良的——至少對他是這樣的。她從來沒跟他吵過嘴，從來一點兒沒有冒犯他。現在他病了，

她一晚或者一下午在他屋子出入十多次，看看他是否「安好」，問問他早飯，中飯或晚飯是否合乎胃口。當他身體更衰弱時候，她就坐在他旁邊看書，或者在他底屋子裏縫紉。有一天當她放平他底枕頭時候，他拉起她底手，吻她底手。他覺得很軟弱很沮喪。她驚異地抬起頭來，她覺得喉嚨哽塞。他底眼睛含著淚。

「珍妮，你是個好孩子。」他斷續地說。「你一向對我好。我一向對你冷熱辰乖，但是我是一個老頭子了。你要饒恕我，你不饒恕我麼？」

「啊，爸爸，請你不要說這種話。」她懇求，眼淚湧了出來。「你知道這沒有什麼可讓我不饒恕的。我是個完全做錯了的人。」

「不是，不是，」他說；她跪在他旁邊哭起來了。他把他底黃瘦的手放在她底頭髮上。「啊，啊，」他斷續地說。「我現在明白了我從前沒弄明白的許多事情。我們年齡越大越聰明了。」

她表面上爲了去洗她底臉和手而離開了他底屋子，其實她是出去痛哭，一直哭到沒有眼淚了。他最後果真饒恕了她麼？她會向他說過謊話。她試着更感觸一些，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她已做到最感觸的程度了。經過這次和協之後，他似乎更快樂更滿足了，他們在一起消磨了許多快樂的時刻——只是閒談。有一次他對她說：「你知道我現在有我兒時的那種感覺。倘若

不是因為我底老骨頭，我可以起來在草上跳舞。」

珍妮優雅地微笑了，隨後又有一瞬間的哽咽。「爸爸，您要強壯起來的。」她說。「應該要好了。好了時候我同您坐車出去玩玩。」最近幾年她能使他舒適，她覺得十分高興。

至於萊斯特，他親切而且周到。

「啊，今天晚上怎樣？」他一走進房子時候就要問，在晚飯之前他總是到屋子裏來逗一會兒看看這個老者底病況。「他底神色很好，」他要對珍妮說。「他還很可以活些時候呢。我不擔憂。」

維斯達也同她外祖父消磨許多時間，因為她已非常喜愛他了。在不太攪擾他的時候，他要把她底書帶來，朗誦她底一些功課，或者她把他底屋門敞開給他彈鋼琴。萊斯特又給她買了一個八音盒，她有時把八音盒拿到他屋子裏為他玩弄，有時他對於一切事物和一切的人——除去珍妮——都厭倦了；他想一個人跟珍妮在一起。她十分安靜地坐在他旁邊縫紉。她清楚地看到他底死期離得很近了。

戈哈特出於他底性格，考慮到關於他去世的所有各種安排。他願意把他葬埋在路得小教堂底墓地，這個墓地在幾英里遠的南側區，他希望他的教堂底那個可愛的牧師主持喪事。

「我什麼東西都要素的，」他說。「只要我底黑衣服和我那些星期日穿的鞋和那個黑繩

子。別的東西我都不要。這就行了。」

珍妮央求他不要說這個，但是他要說。有天四點鐘時候，他突然有了類似的徵象，五點的時候死了。珍妮握着他底手，觀察着他底困難的呼吸；他睜開眼睛向她微笑了一兩次。「死去，我不介意。」他在這最後的時刻說。「我已經做了我所能做的事。」

「爸爸，不要說死。」她懇求。

「這就是死。」他說。「你對我好。你是個好女人。」

她聽不見別的話從他嘴裏說出來。

時間把這場煩惱的生活予以結束了——這個純潔深深影響了珍妮。戈哈特在她底和善的富於情感的關係中是強固的，戈哈特對於她的吸力不僅是父親的，而且是朋友和顧問的。現在在她真正的遠景中看見他是個奮力的篤實的誠懇的耄耋人，他會盡力贖養一個累贅的家庭，而且過着一個篤實的生活。她曾經確實是他底一個大的負擔，她直到他死的時候沒有真正誠實地對待過他。現在她不知道倘若他還活着他是否能夠看出來她是說過謊的。而且他聽起來麼？他曾稱她是個好女人。

電報給所有的孩子們都拍去了，巴斯回電說他就來，而且第二天就到了。別的孩子們回電說他們不能來，但是希望知道詳情，珍妮就寫信告訴他們了。路得教堂牧師被請來做祈禱並決

定葬儀時間。一個肥胖的整潔的殯儀承辦人被委託來安排一切瑣細事情。喪家隣居朋友——那些依然最忠實的隣人——來弔唁。戈哈特去世的第二天早晨舉行葬儀。萊斯特陪伴着珍妮，維斯達，和巴斯到了紅磚建造的路得小教堂，一直呆坐到相當乏味的儀式完了時候。他疲倦地聽着關於未來生活底美麗和報價底冗長的演講，說到地獄的時候，他感到激動。巴斯有點兒無聊，但是謹慎。他現在看他父親很像看其他任何的人似的。只有珍妮動情地哭。她看見遠景中的她底父親，他經歷的長年的煩惱，他鋸木維生的歲月，他住在一個工廠頂樓裏的時日，他們不得不在克里夫蘭第十三街住着那鄙陋的小房子，他們在勞里街度過的可怕的受苦的日子，他爲了她的悲愁，他爲了戈哈特太太的悲愁，他對於維斯達的愛護，最後還有最近的這些日子。

「啊，他是個好的。」他想。「他底心地十分好。」

他們唱起讚美詩來，「巨大堡壘乃我主。」

於是她嗚咽起來。

萊斯特拉住她底臂腕。她底悲哀感動得他也難過起來。「你千萬別這樣。」他低聲說。「哎呀，我受不了，我得站起來出去。」

珍妮安靜了一點兒。但是她和父親最後的可見的聯繫正在破裂這個事實使她太難忍受了。他們看見那口沒有彩色的棺材在萊狄默爾墓地——萊斯特立刻在那兒買了一塊地——底墓

穴降落，土，鏟進去了。他奇異地看這個樸素的墓穴周圍被翻掘的枯樹，褐色的枯葉枯草，和褐色的原野底土壤。這個墓地沒有什麼名貴底標誌。它是平凡的，鄙陋的，一個工人底安息之地，但是既然死者本人滿意足，那也就行了。

萊斯特仔細觀察巴斯瘦削的敏銳的面孔弄不清他是幹什麼職業的。他覺得巴斯好像個驅利地經營一個雪茄烟店的人。他看着珍妮拭淚紅了的眼睛，然後又對自己說：「啊，她是有些捨不開呀。」女人底情感特別地深特別地真實。「所以一個好的女人是不能用話來說明的。」他心裏說。

在回家的路上，經過風吹的滿佈灰塵的街道，萊斯特一般地談說着人生。「珍妮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他說。「她有點兒心靈脆弱。人生不像她底敏銳的情感所覺到的那樣壞。我們人人都有煩惱，我們人人也必須忍受煩惱，有的人煩惱多些，有的人少些。我們不能認為任何一個人比其他任何一個人境況好得多或者壞得多。我們人人都有了一份兒煩惱。」

「我由不得自己，」珍妮說。「我覺得非常對不住某些人。」

「珍妮總是帶點憂鬱。」巴斯插嘴說。他在想萊斯特是個何等標緻的人物，他們過的生活何等美好，珍妮如何在社會上高升起來。他在想她一定具有比他原來想到的更多的優點。人生確有奇怪的變化。有個時候他認為珍妮是不可救藥的失敗，而且不好。

「你應該試著心硬一點來應付一切事情，這樣事情才不會糟。」最後萊斯特說。

巴斯也這樣主張。

珍妮深思地向車窗外邊凝視。那兒仍是從前的房子，寬大，寂寞，沒有了戈哈特。珍妮想——她永遠再看不見他了。最後他們到了家，進了書齋。茹耐特小心翼翼地懷有同情地進來。

珍妮照料各種零碎事務去了。她想到她自己死的時候不知道要在哪兒呢。

五十二

戈哈特死了這件事情除去使珍妮悲痛之外，並沒有使萊斯特感覺到特殊的異樣來。因為這個老日耳曼人許多極可寶貴的性格，他喜歡他，但是除此而外，他就一點兒不想念他了。他帶着珍妮到了一個休誼地呆了十天幫助她恢復她底心情；之後不久，他決定告訴她他底處境究竟怎樣。他要把問題坦白地向她提出來。現在比較容易了，因為珍妮已經知道了萊斯特地處事業底倒楣的前途。她也領悟到他繼續對吉拉爾德夫人感有興趣。萊斯特毫不猶疑地讓她知道他是跟她很和好的。起初吉拉爾德夫人正式請他帶着珍妮去看她，但是她從未親自來看過珍妮，珍妮十分明瞭這是怎麼回事。現在她父親死了，她開始惶惑，不知道她有什麼結局；她認為萊斯特恐怕是不跟她結婚的。他確實沒有表示有意跟她結婚的跡象。

羅勃特由於一種思考底奇異的暗合，也得出一個應該辦的結論。他一時想到他不能直接影響萊斯特——他這樣做倒不在乎，但是他想到可以把某些影響放到珍妮身上。她大概是可以服理的。倘若萊斯特還沒跟她結婚，她一定能充份瞭解萊斯特是無意跟她結婚的。那麼某個負責的第三者出頭找她，向她解釋現在的情勢——當然要給她一筆獨立的收入——是不是可以呢？她難道不願意聽開萊斯特把這場糾紛完全結束了麼？萊斯特終究是他底弟弟，萊斯特不應

被失掉他底財產。現在羅勃特自己手裏有很多的財富，他慷慨得起。他最後決定耐特，基特萊，奧布連法律事務所的奧布連先生是個適當的中人，因為奧布連先生縱然是個律師，他和露，濃厚，心好。他可以很巧妙地向她解釋萊斯特家底觀感如何，倘若他繼續保持他跟她的關係他一定受多大的損失。倘若萊斯特已經跟珍妮結婚，奧布連也可以調查出來。給她一筆大量的贖養費——五萬或者十萬，或者甚至十五萬元。他把奧布連先生請來，指示了他。作為阿奇巴德財產底遺囑執行人之一，調查調查有關萊斯特最後決定的事情確實是這個律師底職務。

奧布連先生到支加哥走一趟。到了支加哥時候，他給萊斯特打電話，他很滿意地發現萊斯特那天到市外去了。他到了海德公園萊斯特的住宅，把名片給珍妮遞進去。過了幾分鐘她走下來，她完全沒有想到他底使命底重要；他極感熱地向她問候。

「是凱恩太太麼？」他問，急速地搖動他底頭做出會談的神氣。

「是的，」珍妮回答。

「您可以從我底名片上看到，我是耐特，基特萊，奧布連法律事務所底奧布連先生。」他開始說。「我們是已故的老凱恩先生——您底凱恩先生底父親遺囑執行人和律師，我今天到您這兒來，您要覺得很奇怪，但是在您丈夫底父親遺囑裏有幾個對您和凱恩先生影響很大的條件。這些條件十分重要，我想您應該知道它們——倘若凱恩先生還沒有告訴您。但是，請原

諒，由於這些條件的特殊性質，我推斷——他也許沒有告訴您。」他中止下來——一個富於閱歷的人，他臉上每個表情都是問詢的。

「我不大明白，」珍妮說。「關於那個遺囑，我什麼都不知道，倘若裏邊有我應該知道的事實，我想萊斯特先生要告訴我的。可是他這一點兒沒有告訴我。」

「啊，」奧布連先生很滿意地吸了一口氣。「跟我們想的完全一樣。那麼，倘若您許可，我就把這個事情簡要地說說。然後您就可以自己決定是否願意詳細地聽聽。請坐下罷！」因為他們都在站着。珍妮坐下來，奧布連先生把一把椅子拉近她身邊。

「現在就開始說。」他說。「當然，我不必跟您說凱恩先生底父親那方面反對您和他兒子這種——這種關係了。」

「我知道——」珍妮開始說，但又節制住自己。她惶惑，而且有點兒憂懼。

「在老凱恩先生去世之前，」他繼續說。「他就向您底——您底凱恩先生表示他這樣的觀念。他在遺囑裏規定了幾個關於他底財產分配的條件，這些條件使他底兒子，您底——您底丈夫，分受他那份應得的財產很難得到。通常他可以繼承四分之一凱恩公司，按今天的價值來說約有一百萬元，也許還多；其他財產也可以繼承四分之一，現在共值約有五十萬元。我信老凱恩先生確實很願意他兒子繼承這份財產。但是由於您底——您底凱恩先生底父親定下的條

件，凱恩先生若不應合他父親表示的某種——某種願望，他大概不能得到他繼承的那份財產。」

奧布連先生中止下來，他底眼睛在眼窩裏左右移動。他不願對於珍妮的一般情勢底自然的成見，珍妮底悅人的外貌給了他相當深的印象。他能十分清楚地看出來爲什麼萊斯特面對着一切非議而依戀她。他坐在那兒等待她說話時候，繼續鬼頭鬼腦地觀察她。

「那麼那個意願是什麼呢？」最後她問，她底神經在沉默底壓力之下變得有點兒緊張。

「您問起這個，我很高興。」他繼續說。「這是個很難提起的話題——很難的。我作爲一個遺產繼承者來了，我可以作爲凱恩先生底父親底遺囑執行人之一來說話。我知道您底——您底凱恩先生對於那個意願有何等痛切的感覺。然而那是個很困難的沒有辦法的事——可是無論如何必須解決。我一方面很猶豫不決地要說，一方面又必須告訴您老凱恩先生在遺囑裏規定，除非，除非……」他底眼珠又左右移動——「除非他設法跟您分離。」他中止下來換了一口氣，「否則他不能繼承這個或其他任何價值的財產——或者，只有個一年一萬元這筆很小的收入；而且這筆收入還須以他跟你結婚爲條件。」他又中止下來。「我應該附帶說，」他繼續說。「在這個遺囑之下，他有三年期間來表示他底意向。那個期間現在快要結束了。」

他中止下來，有點兒期待着珍妮把感情奔放出來，但是她只釘住看他，她底眼睛遮上了驚異，悲苦，和不幸的重幕。現在她明白了。萊斯特爲了她而犧牲了他底財產。最近他底商業同

險是自己重建和創造獨立地位的努力。最近期間她所憂慮的他底精神恍惚，奇異的不安和不滿現在明白了。他不幸，他在思索那個逆轉中的損失，可是他從來沒有告訴她。他底父親果真這樣取消了他底繼承權。

奧布連先生坐在她面前，他也覺得麻煩。他很憐惜她，因為現在他看見了她底面部表情。但是實情仍須說出來。她應該知道。

「我抱歉，」他看見她沒有要立時作答的意思，他說。「我是傳達這個不幸消息的人。我對您確實地說我現在處於一個很痛苦的形勢裏。我個人對您，毫無惡意——這，您當然明瞭。現在凱恩家裏的人對您也確實沒有惡意——我希望您相信這個。我真遺憾時候，我對您底——您底凱恩先生說過，我認爲這個遺囑最不公平，但是，當然，僅僅作爲遺囑的執行人和他父親底法律顧問，我沒有辦法。我確實認爲最好您應該明瞭實際的情形，然後您才可以幫助您底——您底丈夫。」他有意義地中止了一下——「倘若可能，幫助他達到某種解決。他倘若失掉了他底財富，我覺得那似乎是種遺憾，他家裏的人也要覺得似乎是種遺憾。」

珍妮把頭掉轉一旁，注視着地板。她現在堅決地面對着他。「他一定不失掉他底財富，」她說。「他若失掉財富是不公正的。」

「我聽見您說這種話，我喜歡極了，凱恩太太，」他繼續說，他第一次不猶疑地使用「凱

恩太太」這個概然的頭銜。「我可以很坦白地對您說我擔心您聽到這個消息，要給予完全另種情緒的反應。當然您壓根兒就知道凱恩世家是很富於氏族觀念的。凱恩夫人——您底，您底丈夫底母親是個很高傲而且相當冷淡的女人，他底兄弟姊妹對於什麼構成適當的家屬關係的概念是很固執的。他們認為他跟您的關係是反常的——倘若我說得有點兒苛刻的話，請原諒我——而且他們完全不滿意。您知道，過去幾年閒話太多了，老凱恩先生相信就家庭關係方面不能把形勢很好地矯正過來。他覺得他底兒子一開始就做的不對。他遺囑上的條件之一是倘若您底丈夫——請原諒我——倘若他底兒子不接受跟您分離而繼承他應有的那份財產的建議，那麼他要想得到我先頭說過的每年一萬元的收入，他必須——呢——他必須——請原諒我，我似乎有點兒殘酷，但不是故意的——他必須跟您結婚。」

珍妮向後退縮。當她底面說這種話是件十分殘忍的事情，這個非法同居的全部企圖證明每一步都是不幸的。這個不幸的事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她能清楚地看出來，她必須拋棄他，或者他必須拋棄她。沒有別的選擇。萊斯特一年靠一萬元生活！那似乎愚蠢。

奧佈渾先生好奇地看着她。他在想萊斯特是做了個錯誤，也不是做了個錯誤。他為什麼不首先跟她結婚呢？她是美麗的。

「凱恩太太，關於這件事，另外只有——請我願意加以說明。」他從容溫和地繼續說，「現

在我已看出這對於您沒有什麼，但是我受人委託而且有點兒不得不加以說明我希望您對於我底說明平心靜氣採納。我不知道您是否熟悉您丈夫底商業權益？」

「不熟悉。」珍妮簡略地回答。

「那麼爲了使事情簡單起見，爲了使您容易做到起見，您應該決定幫助您底丈夫解決這個很困難的局面——坦白地說，倘若您能自己決定離去而另外維持自己底一個家庭，我很高興地對您說——您要多少錢——啊——比如……」

珍妮站了起來，頭昏目眩地走到一個窗口，她走的時候緊握着自己底手。奧布連先生也站了起來。

「好，就這樣罷。倘若您決定結束這場關係，任何合理的數目，您可以說出來，什麼五萬，七萬五，十萬，」——奧布連先生對她覺得很慷慨——「都樂於撥付出來作爲您的津貼，加以委託保管，您什麼時候可以用，什麼時候可以拿。您永遠不會缺乏什麼東西。」

「請不要，」珍妮說。她痛苦得難以言喻了，她在精神和肉體方面都不能再往下聽一個字了。「請不要再說了。請走罷。請讓我一個人呆着罷。我是能走開的。我要走開。這要加以安排的。但是請不要再跟我說了，您別跟我說了罷？」

「凱恩太太，我明瞭您現在的心情，」奧布連先生繼續說，他敏銳地感覺到地底痛苦。

「我確實知道，請相信我。我已經把我想說的話都說了。我覺得我來說這種話是很殘酷的——很殘酷的。我對於這個必要，覺得遺憾。您現在有我底名片，請記下我底名字。您隨時叫我來我可以來，或者寫信也成。我不再耽擱您了。對不住。我希望您對您底丈夫不要提起我來的事——您最好是守住祕密。我很尊重他底友誼，我也很抱歉。」

珍妮只釘視着地板。

奧布連先生出去了，到廳堂取上他底外套，珍妮按電鈕叫婢女來，茹耐特來了。珍妮回到書齋裏。奧布連先生疾速走上前邊的道路。

她果真單獨一個人時候，她把雙手疊起來放在下巴跟前，注視着地板。柔軟的土耳其地毯底奇怪的圖案旋轉起來現出一些奇異的畫面。她看見自己一個人同維斯達住了一個什麼地方的小舍裏；她看見萊斯特住在另一個世界裏，吉拉爾德夫人在他身邊。她看見這所房子是空的，然後一段很長的時間，再後……

「唉，」她嘆息，她壓回去一種大哭的慾望。她用手抹開兩行熱淚。然後站了起來。

「那一定這樣，」她在心裏對自己說。「那一定這樣。很久以前就應該這樣，」然後——
「唉，感謝上帝，爸爸已經死了！他總算沒有活着看到這個。」

五十三

奧布連先生出現之後，緊跟着來了萊斯特斷定的不可避免的或者造成他們底分離或者使他們同居關係合法化的解釋。在奧布連先生來訪的那一天，萊斯特到威斯康辛州一個小工業城鎮海治威希去了，他應邀到那兒去看一個新的運動起重機的馬達底試驗——同時看看可否投資。他往回走的時候，雖然在想著拋棄她這件事情，仍然樂於把參觀的情形告訴珍妮。他到處感覺到抑鬱。珍妮雖然做了嚴重的顧全大體的結論，但是她不是個易於隱藏情感的人。她在憤憤地思索着她計劃的行動，她發覺最好是離去，但是又難於抖起向他說這件事的勇氣。她不把她所想的事告訴他，她是不能走的。他應該拋棄她。她絕對相信這個行動底途徑——分離——是必要的，而且是合宜的。她不能想像他爲了她而冒險做這樣大的犧牲，縱使他願意，她也不能想像。那是不可能的。他讓事態這樣危險而沉默地發展下去，她覺得驚訝。

他回到家裏時候，珍妮用她慣常的微笑感慚地問候他，然而這是個很可憐的摹仿。

「一切都好罷？」她用她慣常的問詢的成語來問。

「很好。」他回答。「你也好罷？」

「啊，跟你一樣。」

她向他走到書齋，他先把屋子裏的一般情形觀察了，然後拿起一個長柄火箸撥動做爐的火。那是一月裏一天下午五點鐘的時候。珍地到一個窗口前把窗幔放下。她走回來時候，他用鑿定的眼光看她。「你跟平常日子不大一樣，是不是？」他問，他感覺她底態度有點兒反常。「啊，沒有什麼。」她回答，但是她底嘴唇有種特別不勻整的震動——一種微微波動的顫抖。他確實看出了這一種顫抖。

「我想我更會看得出來，」他說，仍然釘住着她。「有什麼麻煩？出了什麼事麼？」

她有一瞬間把臉掉轉開來吸口氣和恢復她底神智。然後她又向他。「有點兒事，」她掙扎着說。「我必須告訴你點兒事。」

「我知道你有點兒事。」他同意，帶點兒微笑，但是感覺到這點兒事底後邊有許多嚴重的東西。「什麼事？」

她沉默了一會兒，緘口結舌的。她不大清楚如何開始。最後她用下邊的話打破了謎：「昨天來了一個人——一個從辛辛納提來的奧布連先生，你認識他麼？」

「我認識他。他來幹什麼？」

「他來跟我談關於你和你父親遺囑的事。」

她中止下來，因為他底臉色立刻沉下來了。

「爲什麼這個鬼東西跟你談起我父親底遺囑來！」他大聲說。「他說了些什麼？」

「請不要動怒，萊斯特。」珍妮鎮靜地說，因爲她知道倘若對於解決她底問題有何成就，她必須依然保持絕對的情人的態度。「他想告訴我你在做着一個什麼樣的犧牲。」她繼續說，「他想知道只要再過一個短的時期，你就要失掉你底繼承權了。你不想很快採取行動麼？你不想拋棄我麼？」

「他真該死！」萊斯特暴烈地說。「他把他底鼻子伸到我底私事裏頭來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他們能叫我剩下自己一個人麼？」他憤怒地搖着頭。「他們真該死！」他又大叫。「這是羅勃特底一部份工作，耐特，基特萊，奧布連法律事務所憑什麼干涉我底事情呢？真是討厭！」他一時暴怒萬分，因爲他底臉色都紫了，眼裏也冒一陣青光。

珍妮在他憤怒的面前發抖。她不知道該說什麼。

過了一陣，他完全恢復了常態，他湊說：

「那麼他對你說什麼啦？」

「他說倘若你跟我結婚，你就每年只得一萬元，倘若你不跟我結婚而且依舊跟我同居，那麼就一個也不給你。倘若你拋棄我，或者我拋棄你，你就可以得到一百五十萬元。你不認爲現在最好是你拋棄我麼？」

她無意這樣快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但是它好像這個形勢底自然的頂點爆發出來了。她立刻發覺倘若他真愛戀她，他要回答一個很沉重的「不，」倘若他不在意，他就要猶疑，他就要拖延，他要設法延宕那個凶惡的報應的日子。

「我看不出來，」他激動地反駁。「我看不出來有任何干涉或倉促行動的需要。我所反對的是他們來這兒攪進我底私事裏。」

他底冷淡，他沒有溫存，反而暴怒，珍妮很傷心。她覺得這個問題底關鍵是她拋棄他或者他拋棄她。他覺得這種干涉顯然是討論和考慮底主題。在他準備行動之前別人的干預是個可怕的事情。雖然她看到了當時的情勢，她仍希望可能因為他們長時的同居和共同忍受的痛苦，他也許極親切體貼她。她在他心裏激起永遠不能忍受真正分離的情緒，雖然某種玄而的分離是必要的。當然，他沒有跟她結婚。於是出了這麼多的反對他的事物。現在，在這個最後的時刻，無論如何他可以向她表示深切的關心了，縱然他認為讓她走走是必要的。她現在一時覺得雖然她跟他同居了那麼久，彷彿她並沒有瞭解他，可是她雖然有這種感覺，她又知道她是瞭解他的。他有他自己底關心的方式。他不能熱烈地顯露地關心任何一個人。他能十分關心他已經做了的一樣抓取她使她貼附於他，但是倘若有更重要的事物出現時候，他便不能十分關心地保留她了。他在考慮她底命運。她在困惑，她受着傷，她在流血，但是在她一生中這次是堅決

的。不管他願意與否，她一定不讓他做這個犧牲。她必須拋棄他——倘若他不願意拋棄她。她留下不是十、重要的。這兒只能有一個答覆。但是他不能表示體貼麼？

「你不以為最好是趕快採取行動麼？」她繼續說，希望他能說出一點感情的字眼兒。「現在只剩下一點兒時間了，是不是？」

珍妮憐憫不安地把桌子上的一本書來回推動，她深恐她不能維持住她底體面，她覺得十分煩惱。她不知道要做什麼或者說什麼。萊斯特動怒時候十分可怕。但是，他走應該不是十分難的，現在只要他願意，他可以得到吉拉爾德夫人——而且他應該走。他底財產比珍麗重要得多。

「不要發那個愁。」他倔強地回答。他對於他哥哥，他底家庭，和奧布連的憤怒仍在抓住他。「還有充足的時間呢。我還不知道我願意怎樣辦。我喜歡這些人們底厚臉皮！但是我不願意再談這件事；晚飯快預備好了罷？」他底自尊受了十分的傷害，他幾乎不把這種煩勞認為是感戴。他忘了關於她的一切和她底情感的狀態。他因為這個冒犯而恨他底哥哥。他覺得把耐特，吉特萊，奧布連法律事務所底律師們底脖子都集體地或個別地扭住才快意呢。

這個問題不能永久擱開，吃飯時候，在珍妮用誠心思和把神經安靜之後又提起來了。因為維斯達和耐特在旁，他們不能很隨便地談，但是她設法提出一兩句。

「我可以在什麼地方找個小房子，」她溫和地建議着，希望他底心情改變一下。「我不願在這兒。我恐怕一個人不知道怎樣處理這麼大的一所房子。」

「珍妮，我盼望你不要再討論這件事情。」他堅持着說。「我沒心談這個。我不知道我是否要做任何這樣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將來怎麼辦。」

因為奧布連，他十分不高興而且頑強，她最後只好放棄這個問題。

維斯達看見日常十分斯文的繼父，今天神色這樣兇惡，覺得詫異。

這時珍妮有種奇異的感覺——倘若她願意，她可以抓住他，因為他在猶疑不定；但是她也知道她不應該這樣地希望。對於他，這是不公正的，對於她自己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和善的，或者是不合宜的。

後來，事實上每天都有幾個小時的工夫提起這個問題——在他們底私室裏，在書齋裏，在餐廳裏，在吃早飯時候，但總是不表現在言語上。珍妮發愁。她臉上現出了他感覺的憂愁。她確信應該使他行動，因為他對她表示更和善的體諒，她便越發認定他應該即速行動。她所不知道的只是怎樣辦，但是她渴望地看着他，試着幫助他下定決心。她自信——她想到一旦她離開他，他是快樂的時候，她也是快樂的。他是個好人，也許除去愛情的財與而外，他對於什麼事都是頂高興的。他沒有真正愛她——也許縱使她最誠摯地愛他，他也不會真正愛她的。他底

家庭反對得最殘酷，這也影響了他底態度。她也能瞭解到這個。現在她看得出來他底大的堅強的腦海在如何來回地思索。他太情理，他不能絕對殘酷地處理這件事情而拋棄她，他太真正地周到，所以不能銳利地如他所應該地照顧他自己底利益，或者她底利益——但是他應該照顧自己底利益或她底利益。

「萊斯特，你必須決定，」她不時地對他說。「你必須讓我走。還有什麼關係呢？我還會很好的。也許，這個事情完全過去之後，你想回來找我。倘若你回來找我，我是現成的。」

「我沒有準備做一個決定，」這是他不變的因答。「我不知道我會拋棄你，當然這筆金錢是很重要的，然而金錢不是一切。必要時我能用一萬元來生活。過去我曾這樣做過。」

「啊，但是你現在在社會的地位是很高的。」她辯論。「你不能那樣做。你看看，單弄這一所房子就化多少錢。至於一百五十萬元——啊，我不能讓你有損失這個數目的念頭，我自己要先走。」

「倘若那樣，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他好奇地問。

「噢，我要找到一個地方。你記得基諾沙（米西干湖畔的一個城市）這面——小鎮杉場麼？我時常想那要成爲住起來覺得愉快的地方。」

「我不喜歡想這個，」他最後突然十分坦白地說。「那似乎不公正。各種情勢都反對我們

這種結合。我想我應該最初就跟你結婚，現在我後悔我沒有這樣辦。」

珍妮喉嚨裏哽噎，但是沒有說一句話。

「無論如何，我只要有辦法，這不會成爲結束的。」他結論說。他在想這場暴風雨也許過去；他一旦有了錢，然後……但是他討厭妥協和狡猾。

將到二月底時候，事情漸漸明朗化了。珍妮在杉場尋找一所房子。他告訴她說她可以得到大量的金錢，可以得到她想要的一切。過個時期他可以偶爾出來看她。他心裏決定叫某個人補償他們給他造成的煩惱。不久他決定把奧布連先生叫來跟他把事情都說了。他要爲了他個人的滿足他告訴他對他的觀感如何。

同時在他內心深處閃動着吉拉爾德夫人的顯露的影子——美麗的，極端迷人的影子。他不願意用充份明確的現實的思想去想她，但是她總在他內心深處。「也許我最好是這樣做。」他帶點兒結論的口氣說，二月到了時候，他準備行動了。

五十四

杉場那個小鎮——珍妮稱它爲「基諾沙底遺園」——離芝加哥很近，坐當地的火車有一小時十五分鐘就可以到達。那個鎮子大約有三百戶人家，他們住在散佈於一個清爽的沿湖區的小舍裏。他們不是富人。每所房子底價值不過三千元至五千元，但是大部份建造和諧，周圍終年碧綠的樹給了他們一個愉快的夏景。珍妮跟萊斯特有次坐著兩匹快馬拉的車路過那兒時候，贊賞綠樹中間的白色的教堂小尖閣底形狀和船隻在夏日的水上輕輕的搖動。

「我願意有朝一日住在像這樣的一個地方。」她對萊斯特說，萊斯特覺得這個評語有點兒太雅靜了。「我想當我願意的時候我到這樣的地方來，但是不是現在。現在這樣太過世了。」

後來珍妮想起這些話。她想到世態炎涼的時候便想這些話。倘若她曾經剩下一個人而且能夠辦到的時候，她願意住在像杉場這樣一個地方。她要在那兒經營一個小園圃，養些雞，也許建立上邊有個美好的鳥窩的高杆子，種花植樹，到處都有青草。倘若她能在像這樣的一個暢觀湖景的地方有個小房子，她可以在夏季的晚上坐着縫紉。維斯達可以在她身邊玩耍，或者從學校回來。她可以邀集幾個朋友，或者一個也不邀集。她開始想着倘若不是爲了維斯達底社交的需要，她可以很好地一個人住下來。書籍是娛人的東西——她發現了這個——像伊爾文底見聞

錄，「蘭姆底」艾里亞，「和霍桑底」故事新述——這類書都是娛人的東西。維斯達漸漸成了一個她那一派的十足的音樂家了，她對於樂曲有種敏銳的優美精緻的感覺。她有種自然的和聲感和對於反映傷感的與熱烈的心情的那些歌曲和樂曲的愛好。她底唱奏已經十分好了。她底聲音當然沒有十足的訓練——她才十四歲——但聽起來是愉快的。她底開始表現她父母底混合的特質——珍妮底溫和的推理的心境，加上布蘭德底充沛的精神和天賦的實行的能力。她能用聰明的方式向她母親談述關於事物，自然，書籍，衣服，愛情的事，珍妮從她發展着的傾向清楚地瞥見維斯達所探尋的新的世界。現代學校生活底性質，它對於各門知識，音樂科學等的重視都使珍妮注視着她底女兒學起了新的課題。維斯達顯然要成爲一個相當有能力的女子——不是阿失地進取的，而是自我建設的女子。她能够自己照顧自己。這都使珍妮高興，使她對於維斯達底前途寄予大的希望。

最後在杉塢弄到的小房子僅有一層半的高度，但是建築在紅磚扶壁上邊的，扶壁中間有綠格子，扶壁附近有一道走廊。這個房子是狹長的，全長約有五間屋子，牆壁一排，面向着湖。有一間餐室，窗戶跟樓上地板一般平，有個大的書齋，書架是鑲進牆裏的，一間談話室，三個大窗戶無論何時都放進空氣和陽光來。小房子所佔的地段是一百方英尺，點綴着幾顆樹。從前的主人做下了花畦，還設置了綠色的硬木盆來感受各種耐寒植物和葛藤。房子是白色油漆的，

有綠的百葉窗和綠的屋頂板。

萊斯特底意思是既然這個小房子必須租下來，珍妮同時可以保持住海德公園那所房子底現狀，但是她不願意這樣做。她不能想像她孤單地住在那兒。那個地方太充滿回憶了。起初她不想多帶東西，但是最後她看出照著萊斯特底建議來做是合宜的——從海德公園住宅選出銀器，懸掛物，和傢俱來裝飾這個地方。

「你既然想不出你將要什麼或者可以要什麼，」他說。「那麼你什麼都拿罷，我實在是什麼也不要。」

這個小房子租期二年，期滿之後願意續租的話可以續租五年，而且有購買優先權。萊斯特既然讓她走，他願意慷慨。他不想想像她缺乏什麼，他也不想叫她缺乏什麼。他底唯一煩惱的思想是怎樣對維斯達解釋。他很喜歡她，而且希望保持住她底生活底單純。

「爲什麼不把地送到一個寄宿學校直到春天再回來呢？」有一次他這樣建議；但是由於時間晚了，這個辦法行不通，於是放棄這個辦法了。後來他們同意因爲公事上的必要，他必須旅行去，珍妮必須遷移。再後珍妮可以選擇任何理由告訴維斯達說她拋棄了他。這是難堪的局面。而且因爲珍妮發覺了雖然辦法是明智的，其中仍含蓄對她的冷淡，所以這個難堪的局面對她尤其奇醜。實際上他底關切很多，但是還不足。

我們十分熱心研究的，希望發現到底什麼鑰匙可以開啓人生之祕密的男女關係不能再控制住困難的或難堪的局面，而任那些與男女關係本身底力量和優美沒有多大關係的頑固的條件把互相情投意合的形勢打破或分裂。這些最後分散的日子——在這些日子裏，這個安排得十分美好的家庭，這個會有許許多多愉快的活動的地點確實要四分五裂了，這對於珍妮和萊斯特都是個偉大的磨練的時期。在她那方面，這定個劇烈的痛苦時期，因為她是喜歡在適合協調的關係中固定下來然後長此下去的堅忍不拔的性格。因為她底生命是由那些把性格中無常的要素編結成一個和協持久的狀態的同情與記憶底神祕的絲絃構成的。那些神祕的絲絃之一——這個家是他底家，用她對於每個人和每件東西的恩愛和體諒給聯繫起來加以美化的家。現在這個家必須分裂的時候來到了。

雖然珍妮已經證明她底恩愛絲毫不是建立在物質動機之上的，但是倘若她在從前的生活裏有過任何像這類的事情，她現在可以比較容易地離開她這個家了。她對於生活和人的愛沒有絲毫自私的污點。她在這兒各種屋子裏走，揀揀這塊地毯，那套傢俬，這件或那件裝飾品，她時時刻刻在誠心誠意地不希望拿走這些東西。只要想一想，不久萊斯特，萊斯特就不再在晚上來了！她不必早晨最先起來注意把咖啡給地底男人做好，餐廳裏的桌子弄得乾乾淨淨。她在桌子上擺好川溫室裏最盛開的花兒做成的花束已經成了地底一種習慣，而且她總覺得這樣做是特別

爲了他的。現在這不再是必要的了——特別爲了他。當一個人習於等待某種晚間車輪底軋轆之聲，當一個人習於在夜間十一點，十二點，和一點鐘自然而快活地躍着傾軋樓梯上某種脚步底回聲時候，這種分離，這些事物底結束，是非常痛苦的。這些是珍妮腦海裏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地縈迴着的思想。

萊斯特方面是另一種形式的痛苦。他底痛苦不是分離的情感底悲哀，不是被擯棄被蔑視的變底悲哀，而是痛苦地感覺到對於一個知道他犧牲——美德——和善，忠誠，恩愛——屈服於政策的人的不公正底的悲哀。從某種觀點來看，政策在指示着一個很好的行動途徑。他擺脫了珍妮，慷慨地給她大量的贖養費。……後他做起自然帶有巨大財富的許多事情。他由不得想到珍妮一向爲他所做的無數的細小的舉動，她專專爲他所做的許多舒適，快慰，和愉快的事情。她具有的美德對於他底心靈是十分珍貴的。他曾一再地鑒賞過她這些美德。現在他只好最後鑒賞她這些美德了，他看着她毫無聲色地忍受痛苦。最近這些天地對他的舉止和態度和往日完全一樣。她沒有像別的女人似地陷入私人的歇斯特里症；她不裝做出來忍耐她所感到的痛苦，當着他底而是一副面容，同時希望他在背後看到她另一副面容。她鎮靜，溫雅，周到，充份思念着他要到什麼地方去和要做什么，但是不用問詢來激動他。她寬洪大量地處理人局的能力給了他十分美好的感動，他佩服她。讓世人隨便去想像，這個女人是有些美點的。她底一生在這樣

煩惱的命運之下度過是個污辱。

一個大的世界依然在呼喚他。它底呼聲在他底耳邊。它有時威嚇他。他還敢真正猶疑麼？最後的時刻來了——他們向這個那個隣人說些託詞，散播流言說萊斯特要出國去，萊斯特已經在奧狄托留姆飯店訂了房間，不能利用的大宗傢俱都存起來了，他們必須向這個海德公園住宅告別了。珍妮由萊斯特陪到杉塢去了幾次。他審慎地檢查了這個地方底特質。他確實知道了這個地方是優美的，但是寂寞。春天快來了，花兒可以增添景色，她要僱用一個人担任園丁和其他一切工作。維斯達跟她在了一起。

「很好，」他說。「我只盼望你生活得舒服。」

這期間，萊斯特已在安排他自己底事情了。他經由他自己底法律顧問華特生先生通知耐特，基特萊，奧布連法律事務所，叫他們定個日期把他應得的他父親底那份證券移交給他。他已下定决心只要他被環境所迫來跟珍妮分離時候，他就要做許多他同樣無情的事。他大概要跟吉拉爾德夫人結婚。他要坐在聯合造車公司裏當一個董事——他有股票，趕出他來是辦不到。倘若他有了吉拉爾德夫人底錢，他要成爲他哥哥利審關係很大的辛辛納提聯合造車公司底控制的代理人，也要成爲現在他哥哥當重要顧問的西方造鋼工廠底控制的代理人。他現在和過去幾年比起來，他要成爲一個何等不同的人物呀。

珍妮沮喪到絕望的程度。她無限地寂寞。這個家對於她有無限的意味。她最初來到這兒和隣人開始訪問時候，她會想像她自己已處於一個高貴的生活底門前；可能有朝一日萊斯特跟她結婚。現在一個跟着一個打擊來過了，家庭和夢想都崩毀了。戈哈特死了。茹耐特，華德，和弗里塞爾太太都被辭退了，傢俱大部份存起來了。對於她，萊斯特實際上是再也沒有了。她清楚地發覺他不會回來的。倘若他現在能回來，縱然是慎重地，他後來有工夫時候，會回來次數更多的。當然他浸沒在他底大事裏，他要忘掉她的。他怎不忘掉她呢？她不相配。不是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都給她證明了這個麼？在這個世界裏單單愛情是不夠的——這是十分顯然的。一個人需要教育，財富，訓練，奮鬥和計劃的能力。她沒想這樣做。她沒有能夠這樣做。

這個住宅最後關閉和舊的生活最後結束的日子來到了。萊斯特同珍妮到了杉場。他在杉場的小房子裏消磨了一個短的時期，為的是使她習於改變的觀念——結果不壞。他說他不久再來，但是他走了，他所說的一切跟實際的與精神的分離這個事實對照起來完全等於零。那天下午珍妮看見他走到磚甬路上，他底適度的身材穿着一套新蘇格蘭呢衣服，腕子上放着他底外套，渾身預示着自恃與昌盛時候，她想到她要死了。她和萊斯特吻別，祝禱他快樂，昌盛，和安寧；然後她找了個藉口到她底臥室去了。過了一陣，維斯達來找她，這時她底眼睛已經哭得沒有一滴淚了；一切都沉澱成一種暗淡的疼痛。她底新的生活確實開始了——一個沒有萊斯

特，沒有戈哈特，除去維斯達之外沒有任何人的生活。

「臨到我身上的是些多麼奇怪的事呀！」她想，她走進廚房裏，因為她決意起碼要做些自己底工作。她需要分移心情的東西。她不需要思考。倘若不是因為維斯達，她要到外邊尋找一個經常的工作了。她需要一切摒絕遐思的東西，因為遐思能使她瘋狂。

五十五

在萊斯特和珍妮關係破裂之後一兩年中，支加哥，辛辛納提，克里夫蘭和其他城市的社交界和工商業界看見了萊斯特社交與事業精神底奇異的復活。他跟珍妮同居時候，他對於某些人物和事情相當疏遠和淡漠了，但是現在他突然又出現了，武裝着許多方面的權威，用一個擁有特殊權力的人底神氣查看這個，查看那個，他表現出從金融和商業觀點來看他自己十足是個人物。當然他比較年歲大了。他在某些方面是個精神上改變了的萊斯特，這是必須承認的。在遇見珍妮之前，她是個充滿自信的從未知道失敗為何物的人。像萊斯特似的一個人，生來養尊處優，只看到與金錢有關的永久的迷人的社會底快樂的那一面，一個人經營大的事業，不是因為他創造了這些大的事業，而是因為他是這些大事業底一部份，又因為他像生來有種呼吸空氣一樣對於這些大事業生來就有繼承權，於是足使最清晰的腦筋都能迷亂的休戚相關底錯覺勢必產生。我們很難知道我們沒有見過的東西。我們很難感覺到我們沒有經驗過的事情。我們這個世界似乎十分堅固和永久，所以如此，只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創造這個世界的力量。萊斯特底世界對於他似乎十足地堅固，永久和真實。只有到了暴風雨來到，逆風颳起，他發現現在自己面臨傳統底武力時候，他覺得他對於自己人格底價值也許弄錯了，他個人的要求和意見在一種公眾

的說服之前簡直等於零了；於是他是錯的。種族精神，或社會的神底化身——德國人稱之為「時代精神」，表現成一種監督的體系，社會組織也開始向他表現是可能建築在一種精神的；或者至少是超人相等物底上邊的東西。他不能違背它。他不能滿不在乎地忽視它底命令。他這個時代的人民相信某種特殊形式的社會的安排是必要的，而且他若不迎合這種安排，正如他所見到的，他就很快成爲人所不齒者。他自己底父母反對他——他底哥哥妹妹，社交界的人，他底朋友都反對他。哎呀，他這件事惹出了何等的麻煩！啊，甚至專司運命的三女神都似乎反對他了。他底地產冒險是他所聽說的最出乎意外的不幸的事情之一。難道鬼神都在他覺得無關重要的社會的安排方面向他作戰麼？顯然地，無論如何他被迫撤退了，現在他是有力的，堅決的，受了點兒經驗底打擊，然而仍是精明強幹的。

他因爲新近發生的事情而感到相當辛酸就是一部份懲罰。他覺得他被迫來做他一生裏第一件醜惡殘酷的事情。珍妮應該得到比他更好的報償。在她表現了一切忠誠之後而拋棄她，是一種恥辱。她確實比他做了更優良的行動。最壞的是他攬棄珍妮這件事不能根據必要而加以饒恕。他一年靠一萬元能够生活；他沒有現在屬於他的一百多萬元他也能過得去。他沒有一向成爲誘惑的社交底樂趣是能够過下去的。他能這樣做，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並且因爲想着另外一個女人而把事情弄得複雜了。

她是像珍妮一樣地好麼？這是個時常提到他面前的問題。她是同樣仁慈的麼？她不是就在他底眼皮下邊處心積慮從一個像他底太太似地那麼好的一個女人手裏設計爭取他麼？這種行爲可以敬服麼？這是一個真正偉大的女子肯做的事麼？對於他，她到底是十足地好麼？他應該跟她結婚麼？他應該跟一個看見他實際上倘若對於珍妮沒有法律上的忠順却有精神上的忠順的女子結婚麼？他還配跟任何女子結婚麼？這些事情在他底腦子裏轉。它們時常染擾他。他不能掩蓋他做著的這件殘忍的不令人喜悅的事。

現在精神的錯誤把起初肉體的錯誤弄得複雜了。他企圖以犯精神的錯誤來矯正肉體的錯誤。他能如願以償麼？這要在精神上付出代價麼？這能使他安心麼？他在想，想，他總是在調整他底生活來適應舊的（也許說新的還更好）條件，他已不再覺得任何快樂。事實上，他底情感更壞。兇惡，懷恨。有時他想——他若跟萊蒂結婚，那將是利用他底財富作爲打擊敵人腦袋的一根棍子。他討厭想到爲了這個才跟她結婚。他在奧狄托留姆飯店卜居，懷着疏遠而進取的精神到辛納提去，坐在董事會的會議裏，他希望自己能更安寧，能對生活更有興趣。但是他沒有改變關於珍妮的政策。

當然，吉拉爾德夫人極端關心萊斯特地位重建。她機械地等了一個短暫的時期，沒有片紙箋字給他；最後她往海德公園那個地址寫了封信（彷彿她不知道他在哪兒）問他，「你在哪

兒呢？」這時萊斯特已稍微習於他底生活底改變了。他對自己說他需要同情的陪伴，當然是女人的陪伴。社交性的邀請來了，因為現在他已經是孤寂的，而且他底金鐵關係已經顯然恢復了。他在幾所別墅出現時候，只由一個日本僕從陪伴，最好的標記是他又成了一個單身漢。沒有一個人再提起他過去的事了。

他接到吉拉爾德夫人底通知時候，決定他應該去看她。他特地顯出相當地無足重輕的樣子。因為在他跟珍妮離散之前幾個月，他沒有接近她。甚至現在，他一直等到用電話請他吃飯的時候。他才接受了電話的邀請。

吉拉爾德夫人在她設備完美的餐桌旁邊盡善地以女主人底身份招待客人。這次鋼琴家阿爾伯尼在場，還有從英國來此訪問的科學家凱斯，雕刻家拉斯卡維治，還有十分奇異的是幾年來沒有社交關係的道濟夫婦。吉拉爾德夫人和萊斯特交換那種彼此澈底瞭解而又樂於彼此陪伴的人們底愉快的致候。

「啊，您這樣冷冷淡淡地待我，您自己不覺得害羞麼？」當他出現時候吉拉爾德夫人對他說。「這樣，你得挨罰。」

「怎樣罰法？」他微笑了，「我還是十分急急忙忙的呢。我想打九十皮鞭，大概行了罷？」

「九十皮鞭，那怎麼行呢？」她反駁。「你太把你自己輕易放過了。在過去對於作惡的人

是什麼辦法？」

「我想是放在油鍋裏煮。」

「好了，那還差不多。我正在想一種可怕的办法。」

「你決定的時候千萬告訴我。」他笑了。然後去見惱怒的陌生人，由協助吉拉爾德夫人招待客人的林可姆夫人領着他。萊斯特總是精神安適的，而且這種精神環境使他復活起來。過了一會他轉身間候站在他身邊的道濟。

道濟十分親切。「你現在在哪兒呢？」他問。「啊，自從……自從什麼時候，你沒有到我家來。我太太很想跟你談談呢。」

萊斯特看出來道濟態度改變了。

「一定有過那麼一個時候，」他從容地回答。「我在奧狄托留姆飯店住。」

「那一天我還打聽你呢，你知道傑克遜麼？你當然知道。我們想到加拿大行獵去。你不願意同我們去麼？」

「我不能去，」萊斯特回答。「現在手頭上的事情太多了。往後準能奉陪。」

道濟很想談下去。他看見萊斯特當選為CHD公司底董事了。他顯然返回社交界了。但是這時宣佈吃飯了，萊斯特坐在吉拉爾德夫人右手。

「這以後你不找個下午跟我一起吃頓飯麼？」當桌子那頭的談話在起勁的時候，吉拉爾德夫人祕密地問他。

「是的，我一定要吃的。」他回答。「而且不久就要吃的。說真的，我早就想請你。但是你知道現在我底情形麼？」

「我知道，我聽到了許多。因此我要你來。我們需要在一起談談。」

過了十天，他果然來看她了。他彷彿覺得他必須跟她談；他覺得煩悶寂寞；他和珍妮長期的家庭生活使他覺得飯店生活是可厭的。他彷彿覺得他必須找一隻同情的睿智的耳朵，那麼什麼地方能比她這兒找到更好的耳朵呢。萊蒂屏息靜氣傾聽他底一切煩惱。倘若可能，她願意讓 he 底堅強的頭部立刻枕在她底胸上呢。

「好啦，你要我做什麼解釋呢？」當通常詭辯的序言完了時候，他說。

「你是做到破釜沉舟了麼？」她問。

「我不能說十分一定，」他嚴肅地回答。「我不能說我對於這整個事情感覺到任何太大的高興。」

「我想過很久了。」她回答，「我知道這件事對你要有什麼影響。萊斯特，我能看出來你在精神上是痛苦的。我在注視着你，每一步都在注視着你，盼望你安心。這種事情總是很難

的。但是你不知道我仍相信這是最好的辦法麼？別的辦法永遠不會對的。而且也永遠辦不到。你不能退縮到一個甲魚的生活，你底氣質的組織都不能適應這種生活，你現在也許對於你所做的事感覺遺憾，但是倘若採取了別的辦法，你恐怕一樣地遺憾，而且甚至更為遺憾。那樣你不能確定你底生活——你能够麼？」

「我不知道，萊蒂，真的，我不知道，我很久就想來看你，但是我想我不應該來看你。這是外在的鬥爭——你知我底話底意思罷。」

「是的，我知道。」她慰藉地說。

「那仍是內在的鬥爭，我還沒有渡過。我不知道這種金融家是否充份束縛得住我，我要坦白地告訴你，我不能說完全愛她；但是我抱歉，問題就在這兒。」

「當然她是得到舒適的供給了。」她不是在問詢而是在批評。

「她可以得到她想要的一切。珍妮是個脾氣特別的人。她不要很多的東西。她生性喜好隱遁，不要出頭露面。我在杉場——此地以北一個臨湖的小地方——爲她租了一所小房子；還有充足的錢爲她保管着。但是當然她知道她能住在她所喜歡的任何地方。」

「萊斯特，我確切知道她底心情。我也知道你底心情。短時期內地要感到很劇烈的痛苦——我們迫不得已放棄我們所愛的東西時候都是這樣的。但是我們能够捱得過，我們一定能

够。至少我們能生活。她要生活。起初她覺得痛苦，但是過了一個短的時期，她就會樂觀起來。而且對你也不懷任何更壞的觀感了。」

「珍妮永遠不會責備我的，我知道。」他回答。「要實行責備的人，我倒是一個。我要責備我自己一些時候。煩惱就在我底特殊的氣質。我死也說不上來我這種煩惱的情感究竟有多少成份是習慣——我所習熟的情況——有多少成份是同情。有時我想我是世界上最沒頭沒腦的一個人。我想的太多。」

「可憐的萊斯特！」她濃存地說。「我是瞭解你的一個人。你現在一個人在你住的地方寂寞地生活着，是不是？」

「是的。」他回答。

「爲什麼不到西巴登來玩幾天呢？我要到那兒去的。」

「我想想，」他回答。「我不敢說我一定能來，」他翻開他底日記簿查看。「星期四我能來，連幾天。」

「那就來罷。你是需要人陪伴的。我們可以在那兒散步，談一談。你來不？」

「我來。」他回答。

她向他走來，拖着淡紫色的長袍。「這真是個嚴肅的哲學家。」她愉快地說。「你鑽研一

切細枝末節。你爲什麼總這個樣子呢？」

「我由不得這樣。」他回答。「我生性喜好思索。」

「啊，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她輕輕地扭他底耳朵。「倘若我有辦法，你不會再因爲同情而犯錯誤的。」她勇敢地說。「你要有擺脫了糾纏呆下來的充足的時間給你自己。你想定你要做什麼的一個機會。你必須這樣。第一我盼望你接管我底事務。你能給我比我底律師好得多的意見。」

他站起來走到窗戶跟前，轉身回來嚴肅地看她，「我知道你需要什麼？」他堅持地說。

「爲什麼我不該有所需要呢？」她追問。又挨近他。她懇求地大胆地看他。「是呀，爲什麼我不該有所需要呢？」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麼。」他喃喃地說；但是他繼續看她；她站在那兒，她是她那樣年齡的女子之中最迷人的，最聰明的，最周到的，她充滿了友誼和慈愛。

「萊蒂，」他說。「你不該想跟我結婚，我不值，我真不值。我太信仰自私自利的人生觀。我太無情。日子長了，這種婚姻便要成爲毫無價值的了。」

「我覺得那是有些價值的。」她堅持說。「我知道你是什麼人。無論如何，我不介意。我要你！」

他攔起她底手，然而攔起她底腕子。最後他把她拉近他，摟着她底腰。「可憐的萊蒂！」他說：「我不值。你要後悔的。」

「不，我不後悔。」她回答。「我知道我在做什麼。你認爲你自己有無價值，我不介意。」她把臉頰放在他底肩頭。「我要你。」

「倘若你一定長此這樣，我就冒然對你說你得到我。」
他低下頭吻她。

「啊，」她動情地大聲說。她把她底灼熱的臉藏向他底胸部。

「這不是好事。」縱然他在環抱着她，他這樣想。「這不是我應該做的事。」
他仍然抱着她。這時她撫綰而誘惑地把她底嘴唇呈現出來，他把她吻了又吻。

五十六

倘若不是因為某些有力的因素，萊斯特和珍妮終究能否破鏡重圓是很難說的。過個時候，他把他那份財產穩固地控制在手裏了，原來那一陣激動的情感也忘却了，他就清楚地領悟到用外交手腕——倘若他忽視他履行十分暗示性的責任的自然的傾向——迅速實現他和珍妮再行同居的安排。但是他受着可以叫做一種重要的社會的機運底感覺所牽繞——這種重要的社會的機運就在吉拉爾德夫人身上。他不得不違背着他對珍妮的自然的傾向而意識到他忽略了她的競爭者——社交界最重要最有趣味的人物之一——性格和財富方面的什麼東西。因為如他所想的，這兩個女人現在在徹底意識裏是持械地對立着的。一個是文雅的，有同情心，有哲學氣味的——受過上流社會底一切精細的訓練，握有滿足她底每個願望的財產；一個是淳真，富有同情心，富有情感，沒有上流社會的訓練，但是她會感覺到生活底美麗和人類關係中可愛的事物，於是她毫無問題成了一個非凡的女子。吉拉爾德夫人看出了這個，也承認這個。她對於萊斯特與珍妮的關係不是說珍妮不配，却是說社會的條件使他們的關係成爲失策的。另一方面，跟吉拉爾德夫人結合是他底社會抱負底一個理想的頂點。這個結合可以使一切事情順利。他跟她在一起像跟珍妮在一起同樣快樂——差不多是同樣快樂——而且他可以心滿意足地知道這個

西方的社交金融界把他看作最有意義的人物。拖延他底肉體問題底這個優良的解決是不智的。他經過長時的思索，最後鄭重地決定，他不拖延。他拋棄珍妮已經是對珍妮做了一個無法補救的錯誤。倘若他再採取這個解決，還不是一樣麼？她已經有了倘若沒有萊斯特也許不能得到的一切東西。她自己認為他拋棄是合宜的辦法。由於這些零碎的想法和目前的煩擾未決的情形，他漸漸地對於一個新的婚姻這個觀念不覺驚奇了。

阻止他跟珍妮最後恢復某種形式的關係的東西是吉拉爾德夫人不斷地出現。這時的環境使她成爲他底精神的困惑底合理的解決。他一個人，除去到這兒那兒看看朋友，什麼也不能做，可是他又不喜歡這樣地東走西走。他對於作爲一個未婚男子，把他所享受的和像吉拉爾德夫人這樣一個女人能夠隨時供給的氣氛集攏到他底周圍這件事太漠不關心了。跟她結合——這是十分簡單的。他們底家不論設在什麼地方，總是充滿了聰明的人。他不必做什麼，只要到時候出出而和享受家庭生活就行了。她像別人一樣十分明確地喜歡怎樣生活。她喜歡會晤他所喜歡會晤的人。他們能夠愉快地一起來做的事多極了。他依照她底建議在她到西巴登時候他也去了。在支加哥他到她那兒吃飯，參加她底跳舞會跟他一起乘車出遊。她底房子很像他自己底房子——她使他這樣感覺。她跟他談她底事務，讓他確實地看看他們底景況，和她爲什麼願意他干預這個事和那個事。她不願意他一個人太累。她不願意思想或懊悔。他漸漸從她身上覺到舒適，善

忘，和擺脫了關懷的休息。他偶爾和別人到她底住宅去，於是漸漸地有了流言說他要跟她結婚了，因為報紙把他從前的關係談得太多了，萊蒂決定倘若果然有過這樣的事，那就該泰然處之。她主張在報紙發表一個簡單的說明講事情底經過，然後等到情形恢復正常，閒話平靜下去的時候，她就要爲了他參加眩人耳目的社交的誇示了。

「我們爲什麼不在四月結婚然後到國外去消夏呢？」在他們心腹不宜地瞭解到結婚終必就來的時候她有次這樣問。「我們到日本去。然後我們在秋天回來，在風景優美的地方弄所房子。」

現在萊斯特離開珍妮已經很久了，他底第一次自責的浪濤已經過去了。他仍在猶疑，但是他願意抑制他底憂慮。「很好啊，」他回答，幾乎是玩笑地。「只是不要有任何紛擾。」

「親愛的，你這話不是玩笑的罷？」她動情地大聲說，注視着他；他們安靜地一起用閒覆和閒談消磨晚間的時光。

「我已想過很久了。」他回答。「我看不出沒有紛擾的理由。」

她來到他跟前，坐在他底膝蓋上，把臂腕放在他底肩膀上。

「我簡直不能相信你說的那種話，」她說，好奇地看着他。

「那麼我把我底話收回罷？」他問。

「不，不。現在我們已經同意四月了。然後我們到日本去。你不能改變你底主意。任何紛擾都不會有的。但是，哎呀，我要預備什麼妝呀！」

她隨便撫弄着他底頭，他做了一個稍稍帶點壓抑的微笑；在這個幸福底全部長音響裏有個地方失掉一個音符；也許那是因為他一天比一天老了。

五十七

這期間，珍妮在走着自己底道路，她在她遷入的顯然不同的世界裏定居下來。這個沒有萊斯特的生活起初似乎是件可怕的東西。雖然他有強烈的特性，但是她底習慣已經和他底習慣在一起，似乎不能把他底習慣解說。在思想和行動裏，她不斷跟他一致，彷彿他們從未離異一樣。他現在在哪兒呢？他在做什麼呢？他在說什麼呢？他底氣色怎樣呢？早晨她醒來時候，她覺得他一定在她身邊。夜間她彷彿一個人不能就寢。不久之後他確實要來的——啊，不，當然他不會來的。哎呀，想想罷！他永遠不再來了。她也希望他這樣。

再者，還有許多許多難堪的小事情要加以處理，因為這種性質的一個變化太激烈了，不能輕易熬過。她必須向維斯達做的解釋是極重要的。這個小姑娘現在已經長得足能自己看和自己思考的程度了，她也會憂懼和推測了。維斯達回憶起來她母親曾被人指責說生她的時候她母親並沒有結婚。她在星期日報紙上看見過關於珍妮和萊斯特的文章——這是在這天的報紙出版時候在學校裏有人拿給她看的。但是她知道對於這件事一句話也不說，她有點兒覺得珍妮不喜歡這篇文章。萊斯特不見了對於她完全是個驚異，但是在過去兩三年裏她知道了她母親是很敏感的，她要有出乎意外的言行，她母親底情感要受損傷的。最後珍妮不得不告訴維斯達說萊斯特

底財富就以他拋棄她為根據，唯一的原因在於她跟他底社會地位不同。維斯達莊重地認着，她有點兒懷疑。她為她母親感覺十分惋惜，而且因為珍妮底顯著的憂愁，她加倍地快樂和勇敢。她率直地拒絕了進一個寄宿學校的建議而盡力跟她母親親近，她找有趣的書跟她母親讀，堅決要求她們一同看戲去，她為母親彈鋼琴，請母親批評她底繪畫和造型。她，杉場優良的學校裏找幾個朋友，晚上帶她們到家裏來給這個小舍生活增添輕鬆和快樂。珍妮因為越來越欣賞維斯達底優良的性格，於是越發離不開她。萊斯特走了，但是至少她還有維斯達。這根支柱大概可以支持住面臨衰敗的生存的珍妮。

珍妮也把自己底歷史向杉場的居民述說了一些。一個人滿意地度着隱遁的生活時候往往不必談許多過去的事情，但是通常必須說點兒。人們總是好打聽的——各行各業的人都是如此。一個人一定是漸漸地說說這個，說說那個，珍妮也是這樣。她不能說她底丈夫死了，萊斯特也許回來。她必須說他拋棄了她——造成倘若有人允許他回來的話，那就是她這麼一個印象。於是隣人都以興趣的和同情的眼光看她。這是她最聰明的辦法。然後她住下來過起安靜的日常生活，等待着不能猜測的什麼樣的大團圓進入她底生活裏。

杉場的生活對於一個喜愛自然的人不是沒有它底美妙的。這樣的杉場的生活加上維斯達底擊愛給了珍妮一些輕微的安慰。這兒有湖光美景，加以往來的船舶，成了一個無盡的快樂底源

泉。附近一帶有許多美麗的遊車。珍妮自己有一匹馬和一輛輕便馬車，馬是他們從前在海德公園所用的一對馬中的一匹。其他及時出現的家庭愛物有一隻蘇格蘭種牧羊犬，維斯達給牠起了個名字叫拉美；牠是小狗時候她從芝加哥把牠帶來的，現在已經長成一個真正的靈敏可愛的守夜犬了。還有一頭名叫吉咪烏茲的貓，這是按照維斯達認識的一個男孩子底名字叫的，她一定說牠底樣子像那個男孩子。還有一隻被小心保護着的防備吉咪烏茲跑來跑去尋找鳥食的會唱的畫眉，最後還有一隻金魚。所以這個小小的家庭過着安靜的幻夢似的生活，但是它帶着十分沉靜地流動着的情感底暗流，因為這股暗流太深了。

萊斯特離去之後的最初幾個星期沒有片紙隻字寄來；他太忙於拉緊新商業關係底線索，他太周密以至不願意因為在目前環境之下毫無意義的函件來往，而使她底心境繼續保持煩亂的狀態。他願意暫時把這些事情放下來；然後過了一個短的時期，再穩當而鎮靜地給她寫信述說他底近況。過了一個月的沉默之後他這樣做了，他說商業的事務使他忙得不可開交，他時常到市外去（這是真的），將來他大部時間可能是離開芝加哥。他打聽維斯達和杉場的一般情況。「我也許在近來某一天到那兒去，」他寫道。但是實際上他並沒有來的意思，珍妮也知道他不會來的。

又一個月過去了，然後他底第二封信來了。這封信不如第一封長，珍妮坦白詳細地把她底

近又寫給他。她完全把他們離異的情感隱藏起來，她說她很喜歡這樣的生活，而且高興在杉場逛下去。她表示希望他一切都十分順利，而且試着向他證明她確實喜歡他們的事這樣解決了。「你千萬不要以為我是不愉快的而貽念我，」她在信裏一個地方說。「因為我並非不愉快，我相信正是應該這樣，而且倘若用上別的法子，我倒不會愉快了。萊斯特，把你底生命放在最大的幸福上罷。」她添說，「你是配享最大的幸福的。你不論做下什麼，對於我都沒有差錯的。我不介意。」她心裏想着吉拉爾德夫人；他很懷疑，他覺得她底慷慨大量一定帶有很多的自我犧牲和隱密的不幸。這是使他在採取那個最後步驟時候猶疑不決的一個原因。

寫出來的和藏起來的思想——它們是何等地矛盾！六個月之後，萊斯特底信便帶點兒敷衍了，八個月之後他底信便暫時停止下來了。

有天早晨，她在瀏覽日報時候，她在社會新聞裏看到下邊的一段新聞：

吉拉爾德夫人（得萊克塞爾街門牌四〇四四號）與辛辛納提故凱恩·阿奇巴德次子凱恩·萊斯特訂婚，已於星期二由未來新娘在筵會上向其至友宣佈。結婚將於四月舉行。

報紙從她底手裏落下來。有幾分鐘她十分寂靜地坐著，兩眼發直。這件事是真的麼？她自己問自己。這件事終究發生了麼？她早已知道這件事一定要發生的——可是，可是她總希望它

不會發生。爲什麼她這樣希望呢？不是她自己叫他走的麼？提議這個總辦子的辦法的不就是她自己麼？這件事現在發生了。她得怎樣辦呢？在這兒逼下去當個領贖資費的人麼？這個觀念對於她是討厭的。可是他攔起了一筆絕對屬於她的大宗的款子。那是存在拉薩勒街一家信託公司的共計七萬五千元的鐵路股票，每年生息四千五百元——這個收入直接付給她。她能不接受這筆錢麼？這兒有維斯達是需要予以考慮的。

這個結局使珍妮十分傷心，可是她坐在那兒，她發覺動器是愚蠢的。命運總是這樣對待她。而且以後還要這樣繼續下去。她相信這個。倘若她出去到社會上自己謀生，這樣對於他要有什麼影響呢？對於吉拉爾德夫人要有什麼影響呢？這兒她被圈在一個小地方，過着一種隱避的生活，同時他在大千世界裏盡量地極自由地享受着人生。這太壞了。但是爲什麼哭呢？爲什麼呢？

她底眼睛真是欲哭無淚，但是她內心的靈魂已經碎了。她謹慎地站了起來，把那張報藏在一隻箱子底裏，然後把鑰匙轉動鎖住了箱子。

五十八

現在萊斯特跟吉拉爾德夫人的訂婚是個現成事實了，他沒有感覺特別困難地就適應了新的事物底秩序，毫無疑問，這個新的秩序安置得盡善盡美。他對不起珍妮——很對不起。吉拉爾德夫人也是這樣；但是在她心裏對她底憂愁有種實際的藥劑——這對於萊斯特和那個女子都是最好的。他要越發幸福了——他現在是這樣了。珍妮終必發覺她自己做了一件聰明而仁慈的事；她在良心裏要高興她會這樣毫不自私地行動。至於吉拉爾德夫人，因為她對於已故的吉拉爾德的冷淡，因為她發覺了終於得到萊斯特的青春的幻夢——雖然晚了一點兒——她是非常幸福的。她想到再沒有比每天跟他在一起的生活更美好的事物了——他們要去的地方，他們要看的東西。她作了凱恩·萊斯特太太之後的冬季——在支加哥的婚後第一季，將是值得記憶的東西。至於日本——那幾乎好得成了幻境了。

萊斯特寫信告訴珍妮關於他和吉拉爾德夫人未來的婚姻。他說他不做解釋。因為他若做解釋，也是毫無價值的。他認為他應該娶吉拉爾德夫人。他認為他應該讓她（珍妮）知道。他希望她安好。他盼望她時時刻刻覺得他心裏真正在惦记她。他願意竭盡他底力量使她底生活極端愉快適意。他希望她饒恕他。他請她代他向維斯達問候。維斯達應該送一個請修學校去。

珍編完全瞭解這個形勢。她知道萊斯特從在倫敦卡爾登飯店遇見吉拉爾德夫人時候便喜歡她了。她早就在勾引他。現在她把他弄到手了。這就行了。她希望他是幸福的。她樂意寫信給他告訴他這些，並且說她已經在報紙上見到了他們宣佈訂婚的消息。萊斯特深思地讀了她底信；行間的東西比字裏的東西還多。甚至在這個時候，他覺得她底堅忍是一種魔力。他從前所做的和現在要做的沒有阻礙他發覺他依然是關懷珍妮的。她是個高貴而可愛的女人。倘若其他一切沒有問題，他就完全不會跟吉拉爾德夫人結婚的。可是他跟吉拉爾德夫人結婚了。

結婚儀式是四月十五日在吉拉爾德夫人住宅舉行的。由一個天主教神甫證婚。萊斯特是他偶爾公然宣佈的那種信仰底可憐的範例。他是個不可思議論者，然而他是在宗教裏培養的，所以他覺得他可以用宗教儀式結婚。被邀的賓客大約有五十名，都是親近的友好。儀式十分愉快地結束了。有狂歡的祝賀和驟雨似的喜米和彩色小紙片的投擲。客人還在又吃又喝的時候，萊斯特和萊蒂已經設法從一個旁門逃入一輛關閉的馬車裏走開了。十五分鐘之後，賓客紛紛出動追到支加哥岩島太平洋車站，那時這對幸福的伉儷已經坐在他們底自用車裏，於是投擲喜米的人到了時候也沒辦法了。又打開了香檳酒；後來火車開了，這場鬧喜也完全結束。於是新婦夫婦終於安然動身了。

「啊，現在你把我弄到手了，」萊斯特說，高興地拉了萊蒂坐在他身邊的座位上。「還是

什麼意味呢？」

「意味就在這裏。」她動情地大聲說，緊抱住他，熱烈地吻他。四天之後，他們到了舊金山，又過了兩天，他們就坐在駛往日本的一艘快船上了。

這期間珍妮只好沉思。最初報紙宣佈說他將在四月結婚，她會密切地注意着後來的消息。最後她知道了婚禮將於四月十五日在未來新娘底住宅舉行，時間是正午。珍妮不願被拋棄的感覺，仍然絕望地注視着一切，像一個飢餓無依的兒童在聖誕節期間向一個燈燭輝煌的窗戶裏凝望一樣。

萊斯特和吉拉爾德夫人舉行婚禮的那天，珍妮悲慘地等待着十二點鐘響，彷彿她真要去觀禮似的。她能在心裏看見漂亮的住宅，馬車，賓客，酒宴，歡笑，婚禮——一切。她從心理上遠遠地得到了他們將乘坐着自用車和快樂的旅行的印象。報紙上說他們將在日本度蜜月。他們底蜜月！她底萊斯特！吉拉爾德夫人這樣地迷人。現在她能看見她——這個新凱恩太太——這個唯一曾經有過的凱恩太太，躺在他底懷抱裏。從前他會這樣懷抱過她。他會愛過她。是的，他會愛過她！她想到這個時候，她喉嚨裏有硬硬的东西在噬塞。哎呀！她獨自嘆息，用力地掘起手來；但這是無效的。她仍和從前一樣地悲慘。

這個日子過去時候，她確實覺得輕鬆了一點；無論如何，事情已經做了，沒有法子改變

了。維斯達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她同情，但是保持沉默。她也在報紙上看見了消息。其後，第一天和第二天過去了，珍妮心裏安靜多了，因為她現在面對着不可避免的事。但過了幾個星期，這個尖銳的痛苦才暗轉下去和舊日的熱習的疼痛混合起來。

其後是萊斯特和吉拉爾德夫人在國外度密月的幾個月，當然現在她覺得這也沒有什麼了。只是日本似乎太遠，無論如何她喜歡想萊斯特離她近些——在城裏什麼地方。

春天和夏天過去了，現在已經是十月初了。懷冷的一天，維斯達從學校回來說她頭疼。當時珍妮給了她一杯熱牛奶——這是她母親喜愛的一種藥劑——勸她用冷毛巾敷後腦。維斯達到了自己底屋裏躺下。第二天早晨她有點兒發燒。到了當地的醫生艾莫里大夫試着給她醫治時候，她還是這樣，醫生猜想這也許是傷寒，這個村子裏已經有了幾個患傷寒的人。這個醫生告訴珍妮說維斯達底身體好也許能夠抵抗得過去，但是她也許發起高熱。珍妮不相信自己能熟練地處理這樣的一個艱困的局面，從支加哥請了一個有訓練的護士來，然後開始了一個守候時期，這個時期是恐懼，渴盼，希望，和勇氣底混合。

現在毫無疑問了，這個病就是傷寒。關於是否告訴現在大概在紐約的萊斯特，珍妮猶疑不決；報紙上說他打算在紐約過冬。但是當醫生把維斯達病況診察了一個星期宣佈了病勢嚴重之後，她想她無論如何應該寫信給萊斯特，因為別人誰都不能告訴他維斯達發生了什麼事情。萊

斯特十分喜愛維斯達。他大概想知道。

萊斯特沒有收到信，因為信到的時候他正在赴西印度羣島的途中。珍妮只好一個人守在維斯達底病榻旁邊，因為雖然發現當時形勢底淒惻的同情的憐人們是感戴的，他們不能供給那種只有真愛我們的人才能給的情神的安慰。有個時期維斯達似乎要復元，醫生和護士都覺得很有希望；但是後來她更軟弱了。艾莫里大夫說她底心臟和腎臟受了感染。

必須面對着維斯達奄奄一息這個事實的時候來到了。醫生底面色是嚴重的，護士也沒有一定的意見。珍妮楞惶地徘徊，做著唯一的新歸——她心意的熱望集中到一件事務上——維斯達痊癒起來。幾年來這個孩子跟她太親近了！她瞭解她底母親。她開始明白她底生活是個什麼生活。通過她，珍妮才對於責任心漸漸有了廣大的瞭解。珍妮現在知道了作一個良母和養育兒女是什麼意味了。倘若不是萊斯特反對生孩子而且果然能够跟她結婚，她就喜歡再有孩子。再者，她時時刻刻覺得她太虧負維斯達了——起碼須有一個長時的快樂的生活來補償她出生底污辱。幾年來珍妮看着維斯達變成一個美麗優雅聰穎的女子，她非常快樂。現在她要死了。艾莫里大夫最後從支加哥請來他底一個當醫生的朋友，他來同艾莫里一起診察維斯達底病。他是個老年人，嚴肅的，富有同情心的，聰明的老年人。他搖頭。「治法是正確的。」他說。「她底身體似乎不能支持疾病底壓力。身體上有些部份更易於感受這個病。」

兩個醫生一致認為三天之內倘若沒有較好的變化，死就極近了。

這個報告給予珍妮精神上的壓力之大，誰都不能想像。不過醫生認為最好還是讓她知道。她面無血色地徘徊着——緊張地感覺着，但是幾乎沒有思索。她似乎自覺地隨着維斯達病况擺動。倘若有最少一點兒的好轉，她就在肉體上感覺到；倘若有了逆轉，她底晴雨表似的氣質便記錄下來這個事實。

有位五十年紀的，矮胖的，富於同情，具有慈母之心的善良的戴維斯太太，她底家離珍妮四個街門，她十分明確珍底情感。她自始就跟護士和醫生合作使珍妮底心境盡量保持近似的常態。

「啊，你到你底屋子裏躺去罷，凱恩太太，」她看見珍妮一籌莫展地守在維斯達底牀邊或者來回地走不知所指的時候就這樣對珍妮說。「一切都交給我辦罷。我會做得跟你一樣。上帝降福於你，你以為我不知道麼？我當過七個孩子底母親，我失掉了三個。你以為我不懂得麼？」

有一天珍妮把頭俯在她底溫暖的大的肩膀上哭起來了。戴維斯太太同她哭。「我明白，」她說。「啊，啊，你可憐的人兒。你跟我來罷。」她俯着地到了她底臥室。

珍妮不能長時離開。幾分鐘之後，她疲憊而不安地回來了。最後，一天半夜時候，護士黃

訴她說無論如何在明晨之前絕不會有什麼問題之後，病室裏發生了一陣匆忙的騷動。珍妮在病室裏地底牀上躺了幾分鐘。她聽見了，她起來了。戴維斯太太已經進來，她正和護士商談維斯達病情——她們緊站在維斯達旁邊。

珍妮明白了。她走向前來痛切地看著她底女兒。維斯達蒼白的蠟似的面孔說出了病情。她呼吸微弱，她底眼睛閉着。「她很弱。」護士小聲說。戴維斯太太握著珍妮底手。

幾個鐘頭過去了。再過了一陣，廳堂裏的鐘敲了一點。護士莫弗里小姐到藥品桌前邊去了幾次，用酒精泡溼了一塊軟的棉布，浸潤維斯達底嘴唇。鐘敲半點的時候，維斯達軟弱的身體有了一陣微動——一聲深的歎息。珍妮熱切地探身向前，但是戴維斯夫人把她拉回來了。護士來了，示意叫她們走開。維斯達底呼吸停止了。

戴維斯太太牢固地扶著珍妮。「啊，啊，你個可憐的人兒。」珍妮開始顫抖時候她對珍妮這樣小聲說。「這是沒有法子的，不要哭罷。」

珍妮跪在維斯達病榻底旁邊，撫弄著維斯達底還在溫暖的手。「啊，不，維斯達。」她懇求。「你不！你不！」

「啊，親愛的，不要哭罷。」戴維斯太太安慰她說。「你不能把一切都交給上帝手裏麼？你不能相信天不負人麼？」

珍說覺得彷彿天塌地陷了一樣。一切聯繫都碎了。在地底生活底無限茫茫黑暗中什麼地方都沒有了一線光明了。

五十九

過去幾年她跟萊斯特在海德公園享受的舒適與情愛使她費力地解脫了高度的憂鬱症狀；這個意外的打擊足能把她拉回到那種狀態。確實是過了幾個星期她才真正發覺維斯達死了。維斯達死了之後，她幻想中看見的憔悴的模樣似乎不像維斯達。快樂和光明，敏捷的動作，神妙容顏煥發的健康在什麼地方呢？都沒有了。只剩下這個蒼白的，沒有血色的殼皮——和靜寞。珍妮已經哭得沒有眼淚了；只感到深切的持續的痛苦。但願有個睿智底辯護士能够秘密告訴她那個顯明而令人置信的真理——死是沒有的。

莫弗里小姐，艾莫里大夫，戴維斯太太，和一些國人極端同情親切。戴維斯太太拍了一遍電報給萊斯特說維斯達死了，但是因為萊斯特不在，所以沒有回音。別人周到地照顧着珍妮底家，因為她自己不能親自照管。她東走西去看維斯達所有的或者喜歡的東西——萊斯特或她給她的東西——嘆息着維斯達不再需要或者不再用這些東西的事實。她叫人把維斯達底屍體運到支加哥葬在萊狄默爾墓地。因為戈哈特死的時候，萊斯特在那兒買了一小塊地。她還表示願意邀請從前戈哈特作禮拜的農舍裏路的那個路得小教堂的牧師到墓地去為維斯達祈禱。珍妮底住宅裏舉行通常的初步儀式。當地美以美會牧師宜讀保羅對帖薩羅尼人的第一卷使徒書底一部

分，維斯達底一羣同班同學唱。「我主更近汝」的挽歌。鮮花，一口白棺，許許多多的弔慰的辭句，然後維斯達被運走了。棺材底裝置是適於運輸的，放到火車上，最後運到支加哥路得教堂墓地。

珍妮好似一個在夢裏的人。她眩惑，幾乎到了毫無知覺的程度。戴維斯太太約請了她底五個隣居友人十分仁慈地陪伴着她。在墓地，當維斯達底屍體最後往下放的時候，她看着它，人們也許以為她淚不關心樣子，因為她痛苦得失却感覺了。殯葬的事情完全過了之後她回到杉場，她說她不願意長久逗下去。她想回到支加哥來，在支加哥種能接近維斯達和戈哈特。

埋葬定了之後，珍妮試着思索自己底將來。她決心做點兒事，縱然她不必做點兒事。她想她可以試試護士工作，而且立刻開始受護士訓練。

她也想起威廉。他沒有結婚，也許願意來跟她生活在一起。只是她不知道他在哪兒，巴斯也不清楚他底地址。她最後確定試着在店舖裏弄個工作。她生性反對閒情。她不能一個人住在這兒，她不能讓她底隣人同情地憂慮她底結局。她是悲慘的，但是她若住在支加哥的一個飯店裏找點兒事做，或者住在離萊狄歐爾墓地近些的什麼地方的小舍裏就比較得少悲慘地了。她也想到她可以收養一個無家的孩子，市內有幾家孤兒院呢。

大約維斯達死後五個星期，萊斯特同着太太回到支加哥，發現了第一封信，電報，和告訴

他維斯總死了的耐帶的通知。他真悲傷，因為他對於這個女孩的慈愛是真的。他很為珍妮擔憂，他告訴他太太說他必須去看她。他不知道她要怎樣辦。她不能孤單地生活着。也許他能提出一些可以幫助她的建議。他坐火車到了杉場，但是珍妮已經到支加哥特萊蒙飯店去了。他到了特萊蒙飯店，但是珍妮到她女兒底墳地去了；後來他又來，她在飯店裏。僕役把名片遞進來時候，她一陣痛苦的情感湧流出來——比早昔她用以接待他的更加緊張的情感的淚滴，因為現在她更需要他了。

萊斯特不顧他底新歡和恢復了的財富，權勢，與尊貴底魔力，仍用了時間深沉地想到他所做過的事。他原來對於自己懷疑與不滿的情感從來沒有完全安靜下來。他知道他拋棄了珍妮沒有使珍妮舒適地安定下來，他就不能有一點兒安心，因為他覺得對於珍妮，錢不是問題底焦點，這無論何時都是十分明顯的。恩愛是她所渴望的東西。沒有了恩愛，她就像茫茫大海中沒有槳的船隻，他也知道這個。她需要他，他想到他底仁愛沒有超過他底自保感和物質利益的要求，他就覺得慚愧。今天，當電梯把他運到樓上她底房間時候，他真是難過，雖然他知道他現在什麼行動都不能把事情矯正過來了。從一開頭他就得受譴責，起初是他要了她，後來是他沒有能夠堅持地忍受逆境。現在沒有辦法了。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公正，跟她商量，把他最好的同情和勸告給她。

「喂，珍妮，」當她開了她飯店旁間的門迎接他的時候他親昵地說。他一眼就看出死亡與痛苦給造成的美人底色衰。她更消瘦了，她底臉有了許多皺紋而且沒有光彩了，她底眼睛顯然更大了。

「我對於維斯達悼情極了。」他有點兒怪難為情地說。「我絕對夢也沒有夢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這是維斯維死了以來——萊斯特拋棄她以來實際上稍有意義的第一句安慰的話。這句話感動了她使她覺得他是同情的；她一時說不出話來。淚湧出她底眼臉，流到面頰上。

「不要哭，珍妮。」他說，他用一隻路臂抱住她，一隻手把她底頭貼在他底肩膀上。「我難過。我因為許多現在沒有辦法的事難過。我因為這件事十分難過。你把她埋在什麼地方了？」

「在爸爸旁邊。」她嗚咽着說。

「唉，」他低聲說，沉默地抱住她。最後她恢復了對於自己充分的控制面走開他；然後用手帕擦了眼睛，請他坐下。

「我十分難過，」他繼續說。「這個事情正發生在我離開了的時候。倘若我在芝加哥，我要到杉場去陪伴你的。我想你現在不要住在杉場以外的地方罷？」

「我辦不到。」她回答。「住在杉場，我受不了。」

「你想到哪兒去呢？」

「噢，我還不知道。我不願意住在那兒總是打擾那兒的人。我想在什麼地方弄所小房子，也許收養一個嬰兒，或者找點什麼事情做。我不願意孤單地一個人。」

「收養一個嬰兒這個念頭不壞。」他說。「那可以解除你許多寂寞。你知道怎樣去搞一個嬰兒麼？」

「只要向一個孤兒院去找就行了罷，是不是？」

「我想不那麼簡單。」他深思地回答。「還有些手續——可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手續。他們用某些方法管個兒童。你最好跟華特生商議一下，讓他幫助你。你揀中一個嬰兒，其餘的事叫他去辦。我要向他談這件事。」

萊斯特看出來她急需陪伴。「你弟弟喬治在哪兒呢？」他問。

「他在羅却斯特，但是他不能來。巴斯說他已經結婚了。」她添說。

「那麼你家裏再沒有可以勸來跟你住在一起的別的人麼？」

「我可以叫威廉來，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倘若你想在支加哥這兒找一所房子，你為什麼不看傑克遜公園邊西的那個新地區呢？」

他建議。「我看見那兒有些很好的小房子。你不必買。你只先把它租下來看看是否十分滿意。」

珍妮認為這是個好的勸告，因為這是出於萊斯特之口的。對於她底事這樣發生興趣是他底善良的證明。她總算沒有完全跟他離異。他還有點介意。她問候她底太太，她問他是否有過一個愉快的旅行，他是否要在支加哥逗下去。這時他完全在想他對待她如何不好。他走到窗戶前邊，向下看着狄伯恩街——下面的交通世界抓住了他底注意。大眾的各種的車輛，連續不斷的匆忙的來往的步行者，好似一幅謎圖，好似影兒在夢中行進。天色已到黃昏，燈光已在各方燃起了。

「我想告訴你點鬼事，珍妮。」萊斯特說。最後地從一陣幻想中醒來。「自從那些事情發生以後，你也許覺得我古怪，但是我仍在關懷你——用我自己底方式。自從我離開你以來，我一直在想著你。我認為離開你，是個好辦法——形勢擺在哪兒。我想我愛萊蒂的程度足可跟她結婚。但從某個觀點看，這樣還似乎是最好的；然而我不是十分快樂的。我跟你在一起會是永遠快樂的。在這個辦法裏，重要的顯然不是我這個人。個人在這種形勢裏是不大重要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了我底話底意思，但是我們都有點兒像象棋裏的小卒。我們動來動去好像棋子受了我們沒法控制的環境底支配一樣。」

「我明白，萊斯特。」她回答。「我沒有懣怨。我知道這是力所能為的最好的辦法。」

「這根究底，人生有點兒是鹵滑稽劇，」他有點兒傷感地繼續說。「這是個愚蠢的表演。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是保持我們人格完整。圓滿似乎沒多大關係。」

珍妮似乎沒有十分明瞭他所談之話真意思，但是，她知道那意思是說他對他自己不完全滿意，他覺得對不起她。

「萊斯特，你不要爲我擔憂，」她安慰說。「我一切都會好的；我能生活下去的。一個人過起孤獨的生活來對於我一時似乎是可怕的。現在我一切都會好的。我能生活下去的。」

「我願意你覺得我底態度沒有改變。」他熱切地繼續說。「我對於有關你的事情都感興趣。……太太——萊蒂明瞭這個。她很知道我底感觸。你找妥房子住下之後，我要來看你住得怎樣。幾天之內我還要到這兒來。你明白我底心緒，你不明白麼？」

「是的，我明白。」她說。

他拉起她底手，把她底手放在他底手裏同情地轉動。「不要憂愁，」他說。「我不願意你憂愁。我要盡力做。倘若你不介意，你仍然是我底珍妮。我很壞，但是我不完全壞。」

「那就行了，萊斯特。我希望你始終如一。這是最好的。自從……大概你是快樂的。」

「啊，珍妮，」他打斷她底話；然後親熱地緊握住她底手，她底腕，她底肩。「你願意爲了舊情來吻我麼？」他微笑。

她把雙手附在他底雙肩上，長時注視着他底眼睛，然後吻他。他們底嘴相遇的時候，她顫抖。索斯特也覺得站立不穩。珍妮看出了他底震動，她費了很大的力才說出話來。

「你最好現在走罷，」她堅決地說。「天黑了。」

他走了，可是他知道他最願意的是逼下去；她仍是這個世界上他底唯一的女人。縱然離異終究存在，珍妮仍覺到慰藉。她沒有努力去解釋或適應這個形勢底道德與倫理的糾纏。她像許許多多的別人一樣，不努力把海洋放入茶杯裏，或者把勞動着的宇宙編在名叫法律的一堆亂繩子上。索斯特依然有點兒關懷她。他也關懷索蒂。這就行了。她會希望他只要她。然而他沒有只要她，那麼他底愛情就毫無價值了麼？她想不到，她感覺不到他底愛情是毫無價值的。他也是這樣。

六十

五年期間的世事的推移使萊斯特和珍妮越發難進了；他們自然而然地進了各自的天地裏定居下來。他們在特萊蒙飯店幾次的會面起初似乎預示了破鏡重圓，但是沒有實現。萊斯特埋在社交和商業事務裏。他走上珍妮底隱避的心情從未希冀過的道路。珍妮自己底生活是平靜無事的。她在南灣區傑克遜公園附近找了一所環境很高雅而不華麗的純樸的房子，她在這兒和一個牧養的嬰兒——從西方孤兒院抱來的一個栗色頭髮的女孩——作她唯一的伴侶，過着隱避的生活。她在這兒名叫史托威太太，因為她認為最好是她棄凱恩這個姓。凱恩·萊斯特夫婦在芝加哥居住時候，在濱湖路佔着一所漂亮的大房子，在那兒接二連三，有時不斷地舉行宴會，跳舞會，招待會，酒會。

但是萊斯特變成他自己那種的和平愉快生活的愛好者了。他從他底同業和熟識者的名單裏刪除了那些在他覺得只是個記憶的，某假時期中曾是有點兒可疑的，過度不講禮節的——冷淡的，或者饒舌的人們。他是西部最重要的金融商業組織之中九個組織底董事，有幾次是一個董事會底董事長——這九個組織裏有辛辛納提聯合車輛公司，西方增鍋公司，聯合造車公司，第二支加哥銀行，第一辛辛納提銀行，和其他幾個同樣重要的組織。他從小親自直接參加聯合造

車公司底事務，他喜歡叫他底法律顧問華特生先生去代表他，但是他熱切地注意着聯合造車公司底事務。他有七年沒找他哥哥羅勃特跟他談話了。他有三年沒看見住在芝加哥的伊莫金了。魯伊思，阿密和她們底丈夫，和他們一些最親近的朋友實際上成了陌生人。耐特，基特萊，奧布連法律事務所跟他底事毫無關係。

事實是萊斯特除去變得有點兒冷靜而外，他對於人生的看法也加以堅決的批評。遠古時代一件奇怪的東西出現了。開始是採取了進化形式的極小的細胞的生物組織，這個生物組織顯然是經過自己的分裂而再生，它老早就會使自己和別的東西凝合，使自己組成身體——樣子奇怪的魚，獸，鳥，最後它會使自己組成一個人。人是自組織胞構成的，他利用跟別的人的結合和組織把自己向舒適和不同的生存方面推進。爲什麼？天纔知道。他，萊斯特，賦有特殊的頭腦和某種數量的天才，他繼承了他現在幾乎不相信是他應得而只是由於走運的某種數量的財富。但是他看不出來任何別的一個人可以說應該得到比他更多的財富，他只看到他利用這項財富餓別的一個人一樣是保守性的，建設性的，而且實際的。他也可能生來貧窮，倘若如此，他也許便別的一個人同樣地滿意——不會更滿意的。他爲什麼應該憤怒，憂愁，和沉思呢？——世界隨着它自己底意志堅持地前進，不管他願意不願意。確實是這樣，關於這個問題，他有任何需要來麻煩自己麼？沒有任何一點兒需要。他有時認爲世界底這種前進也許根本就從未開始過。

詩人底「那個神聖的遼遠的事件」沒有成爲任何有根據的事實而吸引他。萊斯特太太底意見也很相同。

珍妮同她底養女斐瑟達住在南側區，她對於人生底意義沒有一個固定的結論。她沒有萊斯特先生或萊斯特太太那種銳利的推理的能力。她看過許多事物，受過許多痛苦。涉獵過一些醫術。他底心智從未把握住專門學問底特性。歷史，物理學，化學，植物學，地質學，和社會學在她底腦子裏不像在萊斯特和萊蒂底腦子裏那樣成爲固定的門類。她腦子裏有的是對於世界在某種奇異的不穩定的道路上移動着這樣的感覺。顯然誰都不清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人們生死死。有的人相信世界是在六千年前造成的；有的人相信它底歲數有多少個百萬年了。在世界究竟是有目的的機會還是有種領導的智慧——上帝麼？她幾乎不由自主地覺得一定有種東西——一種生產一切美麗的東西底更高的力量；花，草，樹，蟲。自然是這樣地美麗！倘若人生有時似乎是殘酷的，可是這種美麗依然持續地存在着。這個思想安慰着她；她在暗中寂寞時候，這個思想就使她滿足了。

據說珍妮底生性勤勉。她喜歡工作，雖然在工作時候還不斷地思想。現在她底體態够個主婦底標準了——不是不協調的肥大，而是豐滿，勻稱，顯不出憂心的溫和的樣子。她底眼睛是灰色而且誘人的。她底頭髮依然是深棕色的，不過其中已經有了蒼白的縱跡。她底隣人說她脾氣

好，和好，待人周到。關於她底歷史，他們只知道她從前住在杉場；再以前，她住在克里夫蘭。關於她底過去，她是很誠懇的。

珍妮覺得因為自己底天性適於護病人，她可以當一個有訓練的護士。但是她發覺只要青年年當護士時候，她便不得不放棄這個念頭了。她又想某個慈善機關也許僱用她，但是她不明瞭那時普遍接受和實行的新的慈善理論——就是助人以達其自助。她信仲施與，但是不願意太仔細地調查那些要求救助的人們底證明；於是她小心翼翼地碰到了幾個慈善機關的詢問遇到了冷淡的——倘若不是不合格——駁斥。最後她決定爲了裴瑟達，再收養一個孩子；她弄到了一個四歲的男孩，給他取名叫史托威·亨利。她底贍養費確定了，因為她底入息已經由一個信託公司付給她了。她不想投機或做不正當的商業。花卉的看管，兒童的本性，家庭的秩序足夠她忙不完的了。

珍妮和萊斯特底離異一旦確定之後的有趣的事情之一是羅勃特和萊斯特的關係，因為這兄弟二人自從幾年前老凱恩底遺囑的宣讀以來從未見面。羅勃特時常想念他底弟弟。他很感興趣地注視着他地棄珍妮以後的成就。他欣然閱讀他和吉拉爾德夫人結婚的消息；他一向認爲她是他弟弟底一個理想的伴侶。他從許多表示和徵象知道了他弟弟因爲他們父親底離異所造成的不幸的結局和他自己希圖控制凱恩公司的特殊行動而不喜歡她。然而他們在精神上從未分離得十

分遠——當然不是在商業判斷方面。現在萊斯特是走起紅運了。他慷慨得起了。他講究得起了。他終於盡力幫助他弟弟恢復了他底理智——而且他底居心是最好的。倘若他們和好，他們能在金礦上互相裨益。他時常想知道萊斯特是否要跟他對立下去。

時光過去了，後來有一次羅勃特到了支加哥，他故意叫跟他同車出遊的朋友轉入北岸區，爲的是看看凱恩公司佔用的壯麗的大廈。他從傳聞和猜寫知道大廈底地點。

他看見大廈時候，一股老凱恩家庭的氣氛回到他底心裏。原來買下這個財產之後，萊斯特加以修建，在一邊蓋了一個暖室，結果跟辛辛納提老家那個房子差不多。就在那天夜裏，他坐下來給萊斯特寫了一封信問他是否願意跟他在聯合俱樂部吃飯，他只在支加哥逗留一兩天，他願意再見到他。他知道這裏邊有些情感，但是也有他打算跟他談談的一個建議。假定星期四，他來麼？

萊斯特接到這封信時候，皺起眉來，陷入沉思，他父親給予他的創傷從未真正醫好過。自從羅勃特十分絕決地攔架他以來，他心裏從未愉快過。現在他發覺他哥哥現在所玩的賭注是大。然而他究竟是他底哥哥，倘若他這時處於他哥哥底地位，他就不會照他底做法去做；至少他不如此希望。現在羅勃特想看到他。

他一度打算完全置之不理。後來他想寫封信加以拒絕。但是再看到羅勃特，聽聽他說什麼

和提出什麼建議這種奇異的要求征服了他；他決定寫封回信予以肯定。這樣不會有損害的。他知道這也不能有好處的。他們可以同意既往不咎，但是傷害已經做下了。難道一個破碗補了之後能叫做整碗麼？它可以叫做整的，但究竟是整的麼？它沒有破過和補過麼？

他寫了回信告訴羅勃特說他可以來。

星期四那天，羅勃特往奧狄托留姆飯店打電話提醒他不要忘了這個約會。萊斯特好奇地傾聽他底聲音。

「好罷，」萊斯特說。「我跟你一同吃飯」。

中午時分，萊斯特到市內了，在聯合俱樂部底雅座裏兄弟二人又會了面，又彼此看齊。羅勃特比萊斯特上次見他時候瘦了，而且有點兒老了。他底眼睛是亮的，銅色的，但是外眼角上都有了皺紋。他底舉止是迅速，敏銳，有活力的。萊斯特顯然是另一類型的——堅強，粗犷，冷靜。人們說現在萊斯特有點兒冷酷。羅勃特敏銳的藍眼睛一點兒也沒有擾動他，一點兒沒有影響他。他看見他哥哥底確切的樣子，因為他有較大的哲學的和理解的見識；但是羅勃特不能正確地估量他。羅勃特不能準確地衡量他這些年的遭遇。萊斯特由於某種原因，長得更肥大，沒有顯老，紅光滿面的，好像一個十分滿意地接受現實人生的人。萊斯特用敏銳堅定的目光看他底哥哥。他哥哥有點兒動，因為他是心惶的。他看得出來一向成爲萊斯特主要特性的心力和

勇氣沒有喪失。

「萊斯特，我喜歡再見到你。」羅勃特跟他用習常的態度握手之後說。「到現在真是個長的時間了——差不多八年了，是不是？」

「大概是罷。」萊斯特回答。「你打聽？」

「啊，大致還跟從前一樣。我看你還很好啊。」

「從來沒害病。」萊斯特說。「不時有點小感冒。我時常是睡下不想事兒。你太太好麼？」

「啊，瑪格萊特很好。」

「孩子們呢？」

「拉爾夫和倍林民斯不常見，因為他們結婚了，但是別的孩子們不時地見面。我想你太太安適罷。」他猶豫地說。對於羅勃特，這是個困難的論據。

萊斯特注視他，萊斯特底表情沒有改變。

「是的，」他回答。「她事有很好的健康。她現在十分安適。」

他們底心神遊蕩了幾個瞬間。於是萊斯特打聽營業底情形，阿密，魯伊思，和伊莫金。他坦白承認他近來沒有見到她們，也沒聽到她們底情形。羅勃特只把所知道的盡量告給他。

「萊斯特，我在想着的與你有關的事情，」最後羅勃特說，「是西方坩鍋製鋼公司底事。」

我知道你從未親自作爲一個董事在那兒坐過，但是你底法律顧問華特生一向代表你，你是個聰明的人。這個製鋼公司底經理部不好——這個，我們都知道。我們需要一個有實際經驗的製鋼業者來領導這個公司，倘若叫公司不賠錢的話。我投票選你，因爲華特生所提的建議是對的。他跟我一致認爲事情應該改變了。現在我有機會購買羅伯特爾寡婦底七十股。那麼再加你我二人底股票，我們就可以控制這個公司了。我願意你把這個公司拿過來，雖然這個公司只要在我們家底手裏也完全是一樣的。你可以把你喜歡的任何一個人派進去當總裁。」

萊斯特微笑了。這是個可喜的建議。華特生告訴過他說羅伯特底權益在跟他合作。萊斯特早就猜到羅伯特要想補償一下子了。這是個和好的象徵——一個價值約有一百五十萬元的財產的控制。

「這真是你底好意，」萊斯特鄭重地說。「這真是一件很慷慨的事情。你爲什麼現在想這樣做呢？」

「啊，萊斯特，實實在在告訴你罷，」羅伯特回答。「關於遺囑那件事，我從來沒有安心過。關於你底秘書兼會計職務和其他一些事情，我也從來沒有安心過。我不是想兩事重提——這樣你要冷笑的——但是我由不得要告訴你我底感觸如何。過去我是很有野心的，父親死的時候我野心勃勃，想實現聯合造車公司計劃，我想那時你也許不喜歡這件事。從那時以後，我想

我不應該那樣做，但是我做了。我想你不願意再繼續於舊事的話了。不過另外這一件事……」

「可以拿出來作爲一種補償。」萊斯特泰然地插嘴說。

「不見得完全是那樣，萊斯特。雖然裏邊也許含點兒補償的意思。我知道這些事情現在對你不大重要了。我知道做這些事情的時間是幾年前——不是現在。但是我仍誠懇地想到你也許對於這個建議感到興趣。這個事情也許能導致別的事情。坦白地說，它可能彌補我們中間的問題。我們終究是同胞兄弟。」

「是的，」萊斯特說。「我們是同胞兄弟！」

他說這句反語時候，他心裏在想，過去這種同胞感曾有多少價值呢？羅勃特實際上把他逼到現在的親屬關係，珍妮是唯一真正遭受痛苦的。想到這裏他由不得傷感。羅勃特沒有剝奪了他繼承他父親四分之一財產的權利，這是實在的，但是他確實沒有幫助他取得這四分之一財產。現在羅勃特想到他這個建議也許可以把裂痕彌補一下。這個建議有點刺傷他——萊斯特——底情感。它激動他。人生是不可思議的。

「羅勃特，我看不出來。」他最後堅決地說。「我能欣賞推動你提出這個建議的動機。但是我沒有接受這個建議的智慧。你底機會是你底機會。我不要。倘若你拿到了股票，我們能够實行你所建議的一切的改變。無論如何我是够富的了。既往不咎。我十分願意時常跟你談。你

所要求的止於此。至於那件事情，那不過是塗抹舊傷的一塊沒物罷了。你要我底友誼，就我這方面來看，你已經得到了。我對你毫不懷恨。我不願意對你懷恨。」

羅勃特不動地看著他。他露點兒微笑。他不管萊斯特從前怎樣對他——不管萊斯特現在怎樣對他，他佩服萊斯特。

「萊斯特，我才知道你是對的。」他最後承認說。「但是我提出這個建議並非出於任何卑鄙的精神。我想藉此彌補我們中間的情感。我不提那回事了。你不久到辛辛納提來罷？」

「我不想去。」萊斯特回答。

「倘若你想來，我歡迎你來跟我們逗在一起。帶上你底太太。我們可以敘敘舊情。」萊斯特做了一個難以解釋的微笑。

「將來我要高興去的，」他毫無情感地說。但是他記得在有珍妮的時候，就不同了。他們對於珍妮的立場從來沒有做絲毫讓步。

萊斯特想——我固然可以責備他們。但是也不必再提了。

他們談到別的事情。最後萊斯特想起一個約會。

「我必須立刻向你告別。」他說，看著他底錶。

「我也該走了，」羅勃特說。

他們站了起來。

「好，無論如何，」他們走向衣空時候，羅勃特添說。「將來我們不要十分生疏了，好不好？」

「當然不要十分生疏了，」萊斯特說。「我要時常看你。」

他們親熱地握手告別。

羅勃特看見他弟弟輕快地走去時候，他心裏起了一種沒有滿足的責任感和一些點痛。

萊斯特是個能幹的人。爲什麼他們之間有這麼多的嫌隙呢——甚至在珍妮未出現之前就有的，而且他只缺乏這種念頭。他不狡詐；所以他不是窮兇極惡的。

「這是個什麼世界！」他想。

至於萊斯特，他懷着一種輕微的反對他底哥哥，但又同情他哥哥的感覺走去了。他——羅勃特——不是十分顯得可怕的——他跟別人沒有差別。可是爲什麼粹擊他——羅勃特——呢？倘若他處於他底地位，他要採取什麼行動呢？羅勃特在生活着。他也在生活着。現在他看得出來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爲什麼他成了犧牲者，爲什麼他哥哥成了大的財富底監守者。「這

就是世界行進的路子。」他想。「還有什麼呢？我有充足賴以生活的東西。爲什麼不就由它去呢？」

六十一

在舊的宗教制度之下，或者寧可說是依據持續的假定的聖經公式，人壽應該七十歲。由於口頭相傳，這個在種族意識中根深蒂固得似乎成了最深奧的真理。事實上，人，甚至在他既終有一死的幻影之下，在肉體組織上要活他成熟期底五倍的時間，倘若他知道永久延續的是精神，年齡是一種幻象，死亡是沒有的，這個說法也是對的。可是從我們不知道的唯物論底夢想所得來的種族思想在持續着，而畏然公認的數學公式之下的人底死亡每天都有。

萊斯特是相信這個公式的人們中的一個。他將近六十歲了。他想他至多再活——假定二十年罷，也許沒有這麼長。好，他已經舒適地生活了，他覺得他不能抱怨。倘若死要來，就讓它來罷。他隨時都準備了。怨言和抵抗都不會從他身上發出來的。無論如何，人生在大部份方面是一種愚謔的表演。

他承認人生大部份是幻想——這是容易證明的。他有時猜測人生也許整個就是幻想。它底結構確實很像一個夢。有時像一個很壞的夢。他每小時，每天，在接受人生底現實中所有維持他的東西顯然是接觸這個建議，接觸那個建議——人，董事會會議，計劃做這個和那個的個人和團體，他太太底社交活動。萊蒂愛他，因為她認為他是一個良好的老練的遠觀者底模範。

珍妮佩服他，因為她認為他面對着煩雜的環境時候能表現出確良，堅決，鎮靜的態度。無論環境和逆境都不能激動或擾擾索斯特。他不怕驚吓。他不從他底信仰和情感方面退却，而且時常在必須逼迫他離開他底信仰和情感時候，毅然完全離開，他還抱持原來的信仰和情感。除去他常說的「正視事實」予以鬥爭之外，他不走其他的路子。在他該鬥爭的時候，他能十分泰然地鬥爭，但是完全用一種倔強的反抗的作風。他底方式是抵抗一切逼他走到絕路的努力。當他追不得已最後只好放棄原來計劃時候，縱使他放棄了，可是他對於原來計劃底價值的觀點依然不變。

他底生活觀點仍是基於肉體舒適的顯明地唯物物的。而且他總堅持着一切東西應該要最好的。倘若他家裏的設備有一點兒污穢的時候，他便要把它們拿去賣掉，然後完全換上新的。倘若他旅行，錢必須走在他前邊把路途弄順。他不願意爭辯，或者沒用的談話——或者照他所說的那種愚蠢的空談。無論誰要跟他談，必須談有趣的話題，否則就根本不要談。萊蒂澈底明瞭他。每天早晨她要輕拍他底下巴，或者用個手掌夾插他底堅實的腦袋，告訴他說他是粗野的人，但是一種優良的粗野的人。「是的，是的，」他要咆哮。「我知道。我想我是個牲畜。你還是纖弱的思想底純淨的暗示。」

「你別說啦。」她要這樣回答，因為有時他底話能像小刀似地割人，但是沒有任何險惡的

意思。然後他要稍微撫髮端，因為雖然他有強盛的生活概念，他仍發現她多少是倚藉他的，沒有她，他能生活下去；對於她，這總是十分明白的。爲了和善的原故，他試着隱藏這種事實，伴作漫地不可。但是輪軸實能够十分容易地拋棄了她，這是十分明顯的。現在萊蒂確實依賴她，在這樣諷計多變幻不定的世界裏，跟這樣一個胸有成竹意志堅定的粗野的人在一起親近是有意義的。那好像在黑暗裏傍着一盞溫暖的放光的燈，或者在寒冷裏傍着明亮的燃燒着的火。萊斯特什麼都不畏懼。他覺得他知道怎樣生活和死。

這樣一種氣質在任何一點上應該有它底堅強的確物的表現是自然的。他手裏很好地把握着金融事業，他底財產大部份是大公司底股票，在大公司裏莊嚴的董事會只是通過「實行」野心的經理部計劃底熱心的努力，所以他有閒暇的時候。他和萊蒂喜歡到歐美各休想地去玩。他小賭，因爲他發覺把令人感覺興趣的數額放在轉彩或球彩上冒險是有相當娛樂作用的；他也越來越愛喝酒，他不是像一個醉鬼似地那種喝法，而是作爲一個尚等生活者跟他底朋友做社交性的喝，當他不喝純威士忌酒的時候，他喜歡喝濃酒——香檳，起泡的倍爾乾地酒，昂貴和起泡的白酒，他喝酒時候能喝許多，吃的也不少，他要吃就一定吃最好的東西——湯，魚，開胃菜，燻肉，野味，尾食品——搽成一場炫耀的筵席底一切東西——他很早就決定只有高價的法國廚師是有價值的。他們找到了一個曾在一個布匹大王家裏工作的老法國廚師倍爾多，他們僱用了

這個人。萊斯特每星期給他薪金一百元，但是他底技術使人覺得人生唯有吃喝而已。

這種態度底煩惱在於它什麼都不能調整，什麼都不能改善，讓一切事物向無盡的盡頭漂蕩下去。倘若萊斯特跟珍妮結了婚而接受了每年一萬元這個比較微小的收入，他也要保持這個態度到底。那要使他對於現在他已成了必要的一部份的社交界持取沒有感覺的冷漠態度。他就和幾個承認他是個好人的至友隨便生活下去，最後珍妮也不會比她現在更好多少。

一項有趣的改變是凱恩夫婦底住所遷到紐約了。凱恩太太跟東部四百家——或九百家——中的一羣聰明的婦女很親密了，他受到勸告和敦促把她底活動場所遷到紐約。她最後這樣做了，在麥迪遜路附近的第七十八號租了一所房子，她按照英國的樣式佈置了新奇的設備，全班的穿着制服的僕從。她把屋子按照季節加以不同的裝飾。萊斯特笑她底虛榮心和誇耀的愛好。

「你談你底民主，」有一天他嘲笑着。「你有多少民主。我有多少宗教，結果等於零。」

「啊，你說什啊！」她否認。「我是民主的。我們都在上流社會裏。你是在上流社會裏的。我只是接受形勢底邏輯。」

「你底祖母底邏輯！你能說一個穿着紅天鵝絨的僕役長和司蘭是形勢底必要的部份麼？」

「我當然能說。」她回答。「也許不確實是必要的，但在精神上確是這樣。你為什麼爭吵呢？你是第一個堅持完美的人——在事物底安排上倘有任何瑕疵，你要爭吵的。」

「你從來沒有聽我爭吵過。」

「啊，我指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但是你是要求完美的——這是事物底確實的精神，你也知道。」

「也許我知道，可是這與你底民主有什麼關係呢？」

「我是民主的。我堅持這個。在精神上我跟任何女人一樣地民主。只是我能看見事物底真象，而且爲了舒適，盡可能地應合事物底真象。你也是這樣的。少爺，你不要向我底玻璃屋子拋石頭。你底玻璃屋子是十分透明的，你在裏邊的一切動作，我都能看清楚。」

「我是民主的，你不是。」他揶揄說。但是他對於她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完全贊成。他有時認爲她在她底世界裏比他在他底世界裏是個更好的實行家。

他這樣地游蕩着，飲酒，豪餐，喝這個喝那個礦泉底水，奢侈安逸地旅行，沒有一點兒肉體的運動，最後，他底身體從一個活力的，動作敏捷的，十分平衡的有感覺體變成了一個阻礙一切基本功能的多血症的有機體。他底肝，腎，脾，肺，實際上每個器官——都爲了保持消化和排洩底過程而過度使用了一個時期。在過去七年裏他不舒適地肥胖起來。他底腎臟弱了，於是他底腦動脈也弱了。他倘有孀生，適當的體操，和正確的心理狀態，他可以活到八十歲或者九十歲。但是事實上，他放縱自己陷入一種甚至輕微的疾病可以致命的肉體狀態。這種結果是不

可避免的，而且這種結果來到了。

這種結果發生底經過是這樣的：他和萊蒂同一羣朋友乘船到挪威北角（歐洲底最北端）去漫遊。萊斯特爲了參加一些重要的公司事務決定在十一月下旬返回芝加哥；他爲他太太安排定在聖誕節休假之前在紐約跟他相會。他寫信給華特生爲他做準備，在奧狄托留姆飯店定房間。因爲他大約在兩年前把芝加哥的住宅賣了，現時長久在紐約居住下來了。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萊斯特參加了一些公司事務上的詳細項目並且把很基本的事務清理了之後，他腦子受冷了——這是請來的醫生說的，這是表現在別的方面的軟弱底通常候候底一種疾病，起因於血液方面或其他器官底軟弱。他很痛苦，於是給他用了這種疾病通常使用的藥劑。又給他用上紅法蘭絨加芥子粉的繡帶，還用了特效藥。他覺得好了一點，但是一種迫於目前的災難的感覺困擾了他。他叫華特生給他太太拍電報去說他害病，但毫不嚴重。一個有訓練的護士看護着他，他底僕從守在門前防止任何滋擾。萊蒂顯然不能在三個星期之內抵達芝加哥。他感覺到他的恐怕不能再看見她了。

十分奇怪，不只是因爲他在芝加哥，也是因爲他在精神上從未跟珍妮分離開，所以這時候他總想着她。他曾經打算在他公事的約會完了和離開芝加哥之前去看她。會問華特生關於她底近况，華特生說她一切都順適。她安靜地生活着，樣子也健康——華特生這樣說。

萊斯特希望能看到她。

時日消逝，他底病況也不見轉佳，他這個念頭越強烈了。他不時發生劇烈的絞腸痛，這種絞腸痛彷彿要把他底內臟扭成結，而且弄得他很弱了。有幾次醫生給他注射了古加因麻醉劑給他減輕無用的痛苦。

有次經過這種劇烈絞腸痛之後，他把華特生叫到身邊，告訴他把護士打發出去，然後對他說：「華特生，我有一件事要麻煩你。就是問史托威太太是否肯來看我。你最好是親自去當時請她同你來。今天下午叫我底護士和僕從走開，或者在當她在這兒時候叫他們走開。倘若她在任何別的時間來，那也可以。」

華特生明白了。他喜愛這種傷感底表現。他為珍妮惋惜。他為萊斯特悔恨。他很願意知道倘若世人知道了關於這樣一個出色的人物這一片斷的羅曼史，作何感想。萊斯特是大方的。他幫助華特生興盛起來。所以華特生只有百般樂意地為他效勞。

他叫了一輛馬車坐著到了珍妮底住宅。他看見她正在澆些植物；她看見他底非常的親臨，臉上現出驚異。

「我來是帶著一件可以說是麻煩的差事的，史托威太太。」他說，他稱呼她底假姓名。「您底——那是，願恩先生在奧狄托留姆飯店病得很重。他底太太現在歐洲，他叫我到這兒請您

來看他。他叫我同憲一塊兒來，倘若可能的話。您現在能跟我一同來麼？」

「噢，是的。」珍妮說，她露出沉思的面容。孩子們正在學校裏。一個老瑞典管家婆在廚房裏。他能去，也不能去。但是她想起了前幾天夜裏一個夢底詳細情形：她似乎出去到了一片深暗的神祕的水上，水上懸着好像一片霧或一片煙。她聽見了水聲潺潺，或輕微的激盪，然後有一隻船從附近的黑暗裏出來。那是一隻小船，沒有槳，或者不能看清楚是怎樣推進的。船裏有她底母親和維斯達，和一個她認不清的人。她母親底臉是蒼白的，悽愴的，很像活著時候她常看見的臉。她母親皺縮地，同情地看着珍妮。後來突然間珍妮發現了船裏的第三個人是萊斯特。他憂鬱地看着她——她從前在他臉上從未見過的一種表情——然後她母親說：「好，我們現在必須走了。」船動起來了，一陣巨大的失散的感覺淹沒了她，她哭起來：「啊，媽媽，不要扔下我！」

但是她母親只用深沉，悽愴，靜默的眼睛看着她；船走了。

她驚醒了，心裏有點兒以為萊斯特在她身邊。他伸出手來摸她底腕子；然後她在黑暗中站了起來，揉擦眼睛，發覺自己是單獨的。巨大的沮喪的感覺依然存在她心裏。有兩天的工夫這個夢縈繞着她。然後當它似乎沒有什麼了的時候，華特生先生帶着不祥的信息出現了。

她換穿衣服去了，換好之後又出來，她底面容現出了心裏的煩惱。她仍然是個很悅人的樣

子，一個很美麗的和善的女人，衣飾優美，身體合度。她正像萊斯特在精神上從未完全跟她脫離一樣，她從未在心裏跟他分開過。她正像他們在一起那些年裏一樣，她底心總是跟着他的。她迷戀的記憶是他在克里夫蘭第一次向她求愛的日子——他很像一個穴居人用暴力攔走他底伴侶似地把她帶走的日子。現在她渴望盡力為他效勞，這個約請是個驚駭，也是個證據。他愛她——他究竟是愛她的。

馬車迅速地讓滾了漫長的街道，進入了煙氣迷漫的繁華區。馬車到了奧狄托留辦飯店，珍妮被讓送到萊斯特底房間裏。華特生是周到的。他沒有說許多的話，只是讓她自己去想。她經過了這樣長期的隱遁之後，到了這個大飯店裏有種不同的感覺。她進了屋子時候，她用灰色的，同情的大眼睛看萊斯特。他在躺着，用兩個枕頭支住上身。他從前長着深褐色頭髮的堅強的頭現在生了蒼白的頭髮。他用他底聰明的老眼睛好奇地看着她，她底眼睛閃耀着同情和愛情底光芒——同時他底眼睛也是被燻的。珍妮很愛慕他。他底蒼白的臉。因痛苦而顯得蒼老的臉好像一把小刀在割她。她拉起她放在被單外邊的手，緊壓他底手。她探身前去吻他底嘴唇。

「我非常對不住你，萊斯特，」她低聲說。「我非常對不住你。但是你底病不很重，是不是？萊斯特，你一定會好的——而且不久就會好的！」她溫柔地輕輕拍他底手。

「是的，珍妮，但是我很壞。」他說。「我對於這件事總覺得不對。我似乎不能擺脫罪

答。但是告訴我，你近來情形怎樣？」

「啊，完全跟從前一樣，親愛的。」她回答。「我一切都平順。但是你千萬不要這樣地講法。你很快就會完全好了的。」

他嚴肅地微笑了。「你以為是這樣麼？」他搖頭，因為他底想法是不同的。「坐下，親愛的。」他繼續說。「我倒不愁那個。我想再跟你談談。我希望你接近我。」

他嘆氣，閉了一會兒眼睛。

她把一個椅子拉得緊靠他底牀邊，她底臉向着他底臉，她拉起他底手。他派人把她請來似乎成了一件十分美麗的事。她底眼睛表現着她心裏混合的同情，愛情和感戴。同時恐懼扼緊了她；他底樣子病得多麼重呀！

「真說不定怎麼樣，」他繼續說。「萊蒂現時在歐洲。我早就想再見到你。我是拋棄了全程旅行到這兒來的。你知道，我們眼下住在紐約。珍妮，你有點兒胖了。」

「是的，萊斯特，我要老了。」她微笑。

「啊，那沒有什麼。」他回答，他固定地看着她。「年齡是無足輕重的。我們都是一樣的。重要的是我們對於人生的觀感如何。」

他停止住，注視着天花板。一陣輕微的刺痛使他想起他經受的劇烈的侵襲。他不能再受得

了許多像上次的病的發作了。

「珍妮，不再看見你，我是不能走的。」當那陣輕微的刺痛停止了，他又能思考的時候這樣說。「我總是想跟你說，珍妮，」他繼續說，「我對於我們分離的方式並不滿意。那究竟不是正確的辦法。我一點兒也不更快樂些。我對不住你。爲了我自己心安，現在我願意我從前沒做過這件事。」

「不要提那個了，萊斯特。」她表示不同的意見，她心裏迴思祇許他們兩人之間的一切事情。這就是他們真正結合底證明——他們真正的精神的相合。「那是對的。那是沒有什麼的。你對我很好。我不願意讓你失掉你底財富。這樣是不行的。我們那種分離使我更爲滿意。那種離別是冷酷的，然而，如愛的，有時一切都是冷酷的。」她停止下來。

「不，」他說。「那是不對的。那件事從頭就沒有做對；然而那不是你底過錯。我對不住你。我想告訴你這個。我現在在這兒告訴你，我是高興的。」

「不要那樣說，萊斯特——請你不要那樣說。」她懇求。「那是對的。你不必對不住我。你沒有對不住我的。你一向對我十分好。啊，當我想到……」她停下來，因爲她難於說出來。愛情和同情窒住了她。她壓他底手。她回憶着他在克里夫蘭爲雜家裏的人租的房子，他對於戈哈特慷慨的待遇，好久以前的一切愛情和溫善的表徵。

「啊，現在我告訴了你，我心裏覺得比較好受了。你是個好女人，你這樣來到我跟前，你真和善呢。我愛過你。現在我逗愛你。我想告訴你這個。這似乎奇怪，然而你是我曾經真正愛過的唯一的女人。我們永遠不應該分離。」

珍妮屏息聽着。這是她這些年裏等待着唯一的東西——這個證明。這是能够矯正一切的唯一的东西——這個精神的，倘若不是肉體的結合底自白。現在她可以快樂地生活了。現在她可以快樂地死了。「啊，萊斯特，」她嗚咽着動情地說，她壓他底雙手。他還壓她底雙手。這時有點兒靜默。然後他又說話了。

「兩個孤兒怎樣？」他問。

「啊，他們是可愛的。」她回答。她開始詳細描述他們細小的性格。他快意地聽着，因為她底聲音對於他是一種慰藉。他覺得她整個性格是悅人的。當她走的時間到了，他似乎渴望把她留下。

「走麼？珍妮。」

「我可以逗下來，萊斯特。」她表示自願。「我要定一個房間。我可以打發人給史文森太太（珍妮底管家婆）送個短信去。這就行了。」

「不必那樣。」他說。

但是她看得出來他需要她，他不願意一個人孤單地呆着。
從此直到他死的時候，她沒有出飯店。

六十二

四天之後，死來到了，這四天裏珍妮幾乎總是在他底牀邊。護士起初把她作爲一種慰藉和陪伴而歡迎她。但是醫生很反對。不過萊斯特是倔強的。「這是我死的時辰，」他用一股鬼惡的幽默口吻說。「倘若我死，我應該得到許可按照我自己底方式死去。」

華特生對於這個人底毫不動搖的勇氣表示微笑。從前他絕沒有見到他這樣的情形。

慰問片，垂意的訪問都來了。報紙上登了通告。羅勃特在「詢問報」上看到了一條通告，他決定到芝加哥去。伊莫金同她底丈夫來訪問了，珍妮回到自己底房間以後，他們得到允許到萊斯特房間裏逗留幾分鐘。萊斯特說的話很少。護士警告他們說他不可以說話太多。他們走了之後，萊斯特對珍妮說：「伊莫金變了許多。」他再沒有做別的評語。

凱恩太太在萊斯特去世的那天下午正在離紐約三天路程的大西洋上。他曾沉思是否能再給珍妮做點什麼事情，但是關於這個問題，他沒有能夠決定。再給她留些錢一定是無用的。她不要錢。當他受到一陣劇烈的病痛底侵襲時候，他急欲知道萊蒂底到達究竟有多麼近了。在給他使用麻醉劑來鎮痛之前，他已經死了。後來發覺致他死命的不是腸病，却是腦大血管底障礙。珍妮因爲守護和憂愁而受了強烈的刺激，她悲傷萬分。萊斯特成爲她底思想和情感底一部

份已經太久了，以致現在儼如她自己一部份死了。她愛他，她想過她永遠不能再愛任何另外一個人，他總表現出來他關懷她——至少有相當程度的關懷。她不能感覺表現在眼淚中的情緒——她只能感覺到一種沉悶的疼痛，一種似乎使她對於痛苦毫無感覺的麻木。他底樣子這麼強壯——她底萊斯特——靜靜地沒有氣息地在那兒躺着。他底容顏沒有改變——雖然平和，但是大胆的，堅決的。凱恩太太來話了——她下星期三到。萊斯特底遺體決定暫時停厝。珍妮從萊斯特那兒知道了萊斯特底遺體要運到辛辛納提去，斐斯家（萊斯底娘家）在那兒有一座地下坟墓。因為萊斯特家裏許多人到了，珍妮返回自己底家裏。她再也沒有辦法了。

最後的儀式表現着對於反常生活的一個特殊的評註。用電報和凱恩太太商議的結果是把萊斯特底遺體運到伊莫金底住宅，葬儀從那兒舉行。萊斯特去世的那天夜間來到的羅勃特；伊莫金底丈夫道濟；米治萊先生和其他三個傑出的公民被揀選出來當扶柩者。魯伊思和地底丈夫從布伐羅來了；阿密和地底丈夫從辛辛納提來了，房子裏的人都擠不下了，其中有的人是真誠願意來弔唁的，有的人是認為來弔唁是為得策才來弔唁的。因為萊斯特和他底家庭是試行天主教教的，所以請來了一個天主教神甫，舉行了天主教的儀式。看着他躺在這個異樣的住宅底談話室裏，蠟燭在他底頭前腳下陰沉地燃燒着，胸脯上放着一個由他底蠟燭的手指撫按着的銀十字架，真令人覺得奇怪。倘若他能親自看見，他要覺得好笑；但是凱恩家庭太保守，它底信仰太

固執，所以在這裏發覺不出一點兒奇異來，教堂當然是不反對了，這個家庭是顯赫的。還能再要求別的麼？

星期三凱恩太太到了。她悲慟極了，因為她底愛情像珍妮底一樣是真誠的。那天夜裏當萬籟俱靜時候，她離開她底屋子，往前轉身向着棺材，在燭光之下審視萊斯特可變的面容。眼淚滴滴流到她底雙頰，因為她跟他在一起時候是快樂的。她撫摩他冰冷的雙頰和雙手。「可憐的，親愛的萊斯特！」她低聲說。「可憐的，勇敢的人！」

沒一個人告訴她說他曾派人叫珍妮來過。凱恩家裏的人也不知道。

這期間在南公園路的房子裏坐着一個孤單地忍受着痛苦，忍受着一種無法補救的損失底痛苦的女人。過去這些年裏，不願任何環境的一個微妙的希望在繼續着——這個希望是無論如何生活要把他帶回到她跟前的。他來了，這是真的——他在死的時候真正來了——但是他又走了，哪兒去了？她母親到哪兒去了？戈哈特到哪兒去了？維斯達到哪兒去了？她不能再有看見萊斯特的希望了，因為報紙已經報道給她萊斯特要被運到米治萊住宅去，還要把他從支加哥運到辛辛納提安葬。在支加哥的最後的儀式將在兩個區一個富裕的天主教堂聖米歇爾教堂舉行，米治萊夫婦是這個教堂底教友。

珍妮對於這件事有深切的感覺。她非常願意把他葬在支加哥，因為在支加哥她能不時地到

坟墓去祭奠他，但是他不能葬在支加哥。她從未做過她自己命運底主人。別人總是能支配自己底命運的。她想把他底遺體運到辛辛納提彷彿——距離毫無作用——把他從她身邊帶走一樣。她最後決定帶上嚴密的面紗到教堂去參加儀式。報紙上說儀式將在下午兩點舉行。然後在四點把遺體運往火車站裝上火車；家裏的人要伴隨到辛辛納提。她認為這又是一個機會。她可以到車站去。

在儀仗到達教堂的時間稍早一會兒的時候，教堂底一個輔弼入口出現了一個穿着黑衣服，帶着嚴密的面紗的女人，她在一個不惹注意的角落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了。起初她有點兒惴惴不安，因為她看着這個教堂黑暗而且是空空的，她想她恐怕弄錯了時間和地點；但是過了十分鐘痛苦的懸慮，教堂鐘樓裏嚴肅地敲起喪鐘來。一會兒之後，一個穿黑袍白袈裟的侍僧出現了，他把聖壇兩個許多的蠟燭點着。唱詩隊樓廂裏一陣微弱的步腳聲表示這個儀式要有音樂伴奏。有些被鐘聲吸引的遊惰者，有些開放的陌生人，幾個沒有直接請的熟人和公民出現了，找了座位坐下。

珍妮用驚異的眼光審視這一切。因為她生來從未進過一個天主教堂。這種幽暗，窗戶底美麗，聖壇底潔白，蠟燭底金燄感動了她。她心裏充滿了一種憂傷，散失，美麗，和神祕底感覺。這個景象似乎代表了朦朧不定的人生。

聖鐘響的時候，從聖器所裏來了一列聖壇童子。最小的是個十一歲的天使似的孩童，他高舉一個堂皇的銀十字架，走在最前。後邊每雙侍者手裏舉着高大的燃着的蠟燭。穿着黑衣和黑飾帶的一邊一個侍者的神甫在最後跟着。這個行列走過入口進了教堂底門廊，直到唱詩隊唱起悲傷的應答的詩詞——拉丁文的乞求仁慈與安寧的祈禱時候，這個行列才又看見了。

然而這個莊嚴的行列隨着這種聲音又出現了。銀十字架來了，蠟燭來了，一邊走一邊神祕地口中念念有辭的臉色淺黑的神甫來了，盛在大黑棺裏的遺體也來了。棺材裝有銀柄，由保持勻整步伐的扶柩者扶持着。

珍妮雖然楞住了，她底神經儼如反應着一次電流底衝擊。扶柩的這幾個男子，她一個都不認識。她不認識繻勃特。她從未見過米治萊先生。在這個兩行的名人底長列裏她只認出，從前萊斯特為她指出過的三個人。當然她看見了凱恩太太，因為凱恩太太緊跟在棺材後邊，靠在她不認識的一個人底胳膊上；她後邊走着齊菲特先生，他嚴肅，優雅。他向兩旁迅速瞥了一下，顯然是期望看到她在什麼地方；但是沒有看到她，他把視線嚴肅地轉向前面，繼續走。珍妮聚精會神地看，痛苦扼緊她底心。她似乎是這個儀式裏很重要的一部份，可是她被完全無限地隔離開了。

行列到了聖壇欄杆前面，棺材放下來了。代表痛苦的白壽衣和一個黑十字架放在棺材上

了。大的蠟燭放在棺材底旁邊。於是唱起來祈禱和應答，往棺材上洒聖水，點香和搖擺香爐；然後是聽者對於主之祈禱和對於天主教底附加祈禱的聲音含糊的回答，對於聖母祈禱的應答。珍妮驚異，她被懾服了，但是什麼五光十色的顯示，十分堂皇富麗的印象都不能移走死底刺痛——無限損失的感覺。對於珍妮，這些香燭和聖歌是美麗的。它們觸動了憂鬱的深處底心絃，使它震盪了她底全身。她好像充滿了悲哀的情調和死底氣氛的房子。她哭了又哭。她好奇地看見了凱恩太太也在搖擺地嗚咽着。

儀式完全舉行了之後，馬車進來了，把萊斯特遺屍載到車站去。客人和陌生人都走了。最後，當一切都沉寂了的時候，她站了起來。現在她也要到車站去，因為她希望看見他底遺體裝入火車。他們一定把他底遺體放在月台上就像他們從前羅維斯達的情形一樣。她僱了一輛車，過了一會兒她便進了車站的候車室。她起先在有大鐵籬笆把乘客和鐵道隔開的人衆聚集的地方留連，後來在候車室迴着，希望發現羅底程序。最後她看見萊斯特底一羣近親在等着——凱恩太太，米治萊太太，魯伊思，阿密，伊萬金，和別的人。她確實把他們大部份辦清了，雖然純是由直覺，不是由知識方面辦清的。

在這樣激動底重壓之下——誰都沒注意到今天是感恩節底前夕。這個火車站裏充滿了一種預期底聲響——從即將來到的快樂底思想中湧出的幻期底奇異的沸騰。人們去度假日了。馬車

停在車站入口的地方。當每次列車快到開出的時候，報告員便高聲宣佈它底目的地。珍珠像磨極大的苦痛聽着他同萊斯特不只一次走過的現在緩慢而嘹亮地加重描述着的一條路。「狄特律，托萊多，克里夫蘭，布伐羅，紐約。」還有關於其他列車的大聲的宣告：開往「感恩堡，哥倫布城，匹夫堡，費城和以東各站，」最後是開往「印地安納波里斯，魯易斯維爾，哥倫布城，辛辛納提和以南各站。」

時間到了。

珍妮幾次到候車室和鐵道之間的人衆騷擾的地方看看她能否從把她和她底愛人隔開的鐵格子最後瞧那棺材一眼，或者在裝着棺材的那個大木箱放入火車之前最後瞧那大木箱子一眼。現在在她看見它來了。一個車站行李搬運夫把一輛重物搬運車推到行李車要停的附近地方。重物搬運車上邊是萊斯特，裝在木頭，布，和銀子裏的他底本體底最後的影子。搬運夫想不到這個棺材所代表的離失底苦痛。他看不見這時候財富和地位如何在她心裏象徵着把她和她底愛人永遠分開的一排大籬笆，一棟大牆。從前不總是這樣麼？她底生活不是她看見和她不能適台的這些東西——財富和勢力——所做成和影響的條件底排澆物麼？她顯然是生來就要給於人而不是取於人的。自從兒時以來，這種勢力底富麗堂皇的飾物就在她面前耀武揚威地顯示着。現在，當這種飾物耀武揚威地走過時候，她除去茫然注視之外，還能做什麼呢？萊斯特是屬於這種飾物

的。這種飾物對於萊斯特是尊重的，對於珍妮是不采的。她從格子向外看。「印地安納波里斯魯易斯維爾，哥倫布城，辛辛納提和以南各站」的喊聲又來了一次。一長列紅色的火車包括行李車，日間客車，鋪着白桌布和銀器的飯車，還有六輛舒適的花車，滾入車站停下來了。一輛大黑色機車噴着汽發着火，十分穩安地被駕駛着。

行李車靠近等待着的重物搬運車時候，一個穿着藍衣服的搬運夫從車裏往外看，向行李車裏面的一個人呼叫。

「喂，朋友！幫個忙啊。外邊有個死屍呢。」
珍妮聽不見。

她所能看見的只是一會兒就不見的那個大箱子。她所能感覺到的只是這列火車立刻要開了，然後一切都成爲過去了。車門開了。乘客湧了出來。羅勃特，阿密，魯伊思，米治萊，——都是要坐後邊的花車的。他們向朋友們道別。三個幫忙者「幫了個忙」把大木箱運進車裏。珍妮心裏懷着一種尖銳的自然的痛苦看着它不見了。

有許多衣箱裝上行行李車，然後車門半關上了，然而不是在機車底警告鐘響了之前半關的。持續的「都上車呀」的喊叫在這兒那兒響着。然後大機車慢慢地開始行動了。它底鐘在搖，它底汽做出嘩嘩的聲音，它底煙囪噴出高高的大股黑煙好像一面槍軍似地落在後面的車上。火夫

意識到後邊沉重的裝載，把冒着火焰的爐門打開，把煤投進爐子裏。煤火底光好像金眼似的發着亮。

珍妮呆立着，凝視這幅圖畫底奇景，這底臉是白的，她底眼睛是睜大的，她底手無意識地緊握着，她心裏只有一個思想——他們把他底遺體弄走了。她前面是鉛色的十一月的天空，幾乎是暗黑的天空。她看，看，一直看到臥車上紅燈底最後的微光消逝在籠罩着伸延很遠的停車場底鐵軌的朦朧的煙霧裏。

「是的，」——過的一個陌生人底聲音說，他預期着即將來到的快樂而感覺高興。「我們到了那兒要有一場大樂呢。記得安妮麼？吉姆叔叔要來的，還有伊拉姆母也要來的。」

珍妮沒有聽見她身邊的那個或其他任何閒談和喧鬧。她底眼前正展開一幅零丁的歲月底幻景，她凝視着這個幻景。現在怎樣呢？她還不太老。還有那兩個孤兒需要養育。過個時期他們要結婚，然後離去，那麼再怎樣呢？沒有止境地一日又一日，然後又怎樣呢……？